

# 人間

8

75年6月2日

特輯 ●  
6萬個孩子的聲音

一頁哀傷 · 莊嚴的聖詠  
和痛苦的人一起流淚  
折翼的天使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現地報告 ●  
《核電廠就在我家後院》

核電危鄉行 / 核三迷惑  
核四 · 一個未知的震動  
毀滅的咒語

「科技獨裁」與「恐懼的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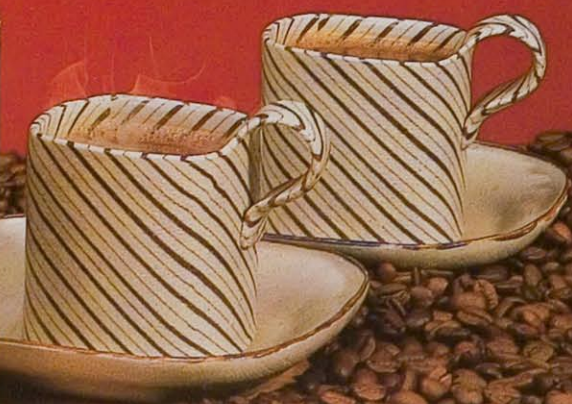


# 雀巢「金」典之作

純金，是至高無上的珍品；雀巢金牌咖啡是咖啡中的珍品，被全世界咖啡品嚐行家評鑑為雀巢的「金」典之作。

雀巢金牌咖啡，擷取世界最高級咖啡品種之精華，每一顆粒都像純金般珍貴，原味獨特、濃郁香醇，將咖啡的深邃內涵發揮於極致。

品嚐雀巢金牌咖啡，你會深深體會它的純金品味。無與倫比。



# 雀巢金牌咖啡



發行人 / 陳永善 陳映真  
總編輯 / 高信彌 高上泰

## 第8期

# 人 間

召集人 / 陳映真  
編輯顧問 / 王禎和 黃春明 郭 楓 尉天駿  
林俊義 王 鑫 徐國士 馬以工  
韓 韓 焦宏志 蔣 勳 林懷民  
張昭堂 阮義忠 蘇俊郎 關曉榮  
吳靜吉 吳嘉賓 梁正居 李乾朗  
法律顧問 / 董良駿律師

總編助理 / 潘庭松  
文字編輯 / 許南村  
圖片編輯 / 郭力昕  
採訪攝影 / 李文哲 官鴻志 蔡明德 陳 列  
特約攝影 / 鍾俊傑  
業 務 / 史庭禪  
行銷主任 / 曾伯堯  
會 計 / 吳文娜  
校 對 / 曾淑美

美術構成 / 蔡雅松  
美術協力 / 凌狂惠 鄭子敏



# 讀者信箱

在此謝謝每一個參與「人間」的工作者；真的感激您們對社會的關切是這麼實在，使整個人間多了好些溫暖和關懷。從問卷調查、改用雪銅紙、增加內容到抽換稿件，如此認真有彈性的反應、決定，是我所樂意見到的工作態度。對您們熱忱犧牲的努力，寄上敬意。

黃晏枝 5月22日

半年多來，「人間雜誌」在生態環境保育、社會文化、少數民族…等方面，投入相當的心力和關注。

希望「人間」提供部份篇幅，讓對這些問題有興趣的在學青年，也能參加採訪和攝影，為我們社會更美好的未來共同努力。

淡江大學 楊 樺 5月8日

編者按：在「人間」第七期中，文化大學的楊聿瑞同學和中興大學的王家祥同學就和我們一起完成了《悲泣的河海》專輯，我們多麼盼望更多的在學青年，來和我們一起工作，一起為這片土地、這個社會和文化努力。

「人間」雜誌的紙質改變了，我個人對這個問題沒什麼研究，盼貴社能加以說明，向讀者群做個交待。

台大圖書館系 施福忠

編者按：出刊以來，由於許多讀者反應：「人間」雜誌原先採用的特銅紙張，反光度高，閱讀起來非常吃力、刺眼，於是，「人間」編輯部特別會同了沈氏藝術印刷公司，一起進行研商和改進。

在長達兩個月時間中，沈氏公司的沈金塗先生不斷嘗試各種紙張，調整各種製版、印務，最後，才找到利於閱讀又能達到印刷品質的目的形式，儘管這種紙張較特銅紙更昂貴，但是，我們堅持服務讀者

的態度，依然做下這個審慎的決定。

已經過了午夜了，我還是不能成眠。一定要向你們表示一點謝意，雖然我祇能寫這麼一封信。

今天傍晚下班，我在書局買了「人間」第七期，一口氣看完「說不出口的愛」，發了一陣呆，然後再看了一遍，時間一霎倒流，十年前我徬徨無助的情景，現在十七、八歲的孩子們還是一樣？還是在最深最深的黑夜裡，無所依歸？「水保悲歌」令我哭泣。「斷袖的青春」却是一塊十幾年來一直壓在我心頭的大石，不得解脫，一至於今。

我不能說什麼，祇是要謝謝你們，這是我所見到最公正而詳細的報導。如果社會大眾能因貴刊21全頁的報導，不再給「我們」異樣的眼光，甚或不再無端辱罵，那你們就真是功德無量了。

我不敢告訴你們我是誰 敬上

四月卅日收到「人間雜誌」第六期（四月號），非常高興。週末仔細翻讀一遍，覺得「人間」不僅印刷精美、紙張考究，而且內容很有份量。「怎樣的兒童，怎樣的未來」專輯，立意深遠，值得有心人反省；特別關於「宋文章」的一篇，前後追蹤五年多的發展，不是隨隨便便的一篇報告。最近有一部英國電影，名叫「28up」，也是追蹤紀錄幾個英國孩子的生長發展過程，現在其中幾位在事業上，已有成就。這部電影在西雅圖已經上映了好幾個月，仍然非常擁擠。「宋文章」的故事，我覺得就是這一類的作品。關於大學生同居的現象，也是一個很有意義的社會問題，被你們發掘出來，深入討論，十分有價值。我們在海外，不曾想到台灣已有

此一問題，所以也仔細看了座談會的報告。

「柯錫杰看中國特輯之二」是這一期另一個重量級的單元，不僅攝影水準高，孫瑋芒和柯明兩位的撰文亦極佳。台灣的高山同胞，對於國內讀者來說，也許不是新鮮題材，但對海外讀者，則應該與大陸邊陲的少數民族，同樣重要；如果將來能由像柯錫杰這樣的攝影家與孫、柯兩位再度合作，挑選他們有意義的文化背景與生活現象，掌握到他們獨特、沈厚、美艷的那一面，做深入的報導，必然也能引起國內外讀者的歡迎和重視。不知貴刊以為然否。

美國西雅圖 馬逢華

編按：謝謝馬逢華教授的建議，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化與生活，一直是本刊積極關切的重點之一；本期我們刊布的「高山上的婚禮」，就是一個回饋。今後我們將有更深入而廣泛的報導，陸續推出。

最近蘇聯的車諾比爾發生了核能電廠最壞的事故：爐心熔化。連日來日本大眾傳播廣為報導，但這些報導中，以日本政府當局所發表者佔壓倒多數，宣稱日本核電安全，絕無危險，甚至說車諾比爾事件是蘇方在科技上落後所致，日本不會發生同樣事故云云，有如日本在侵略戰爭中由軍方「大本營」發佈的捷報。

……蘇聯當局遲遲不公布災變真相，此次事故擴散到全歐的輻射能，估計將在歐洲造成數十萬名癌症病人和白血病患者。

今天，如果人類再不超越意識型態的差異，為反對核能電廠而共同崛起，這個地球終有破滅的危險。在我們日本，已有33座核能電廠……我深深感到人類的愚妄和貪婪。

日本·樋口健二



## 編輯室報告

曾經，托爾斯泰在一封回信裡，告訴當時才22歲的羅曼羅蘭，我們投入人生，不是為了事業本身的愛，而是為了愛人類。

這已經是98年前的往事了。但是，在今天這個科技高度膨脹的時代裡，重新來思考托翁的這句話，份外的引發了我們的感觸。特別是現代科技的尖端走向，愈來愈分裂了專家與人群的親密血源，愈來愈混同了「跨國支配」與「技術獨裁」的冷漠體質時，我們不能不反省：人的價值何在？生命的尊嚴、生活的條件，究竟是什麼？

五月間，震撼了全世界的蘇聯車諾比爾核能電廠「爐心熔毀」事件，闔下了本世紀最嚴重的輻射外洩災難；一霎間，人們自睡夢中驚醒。專家們口口聲聲的保證，信誓旦旦的允諾，全都迅速的動搖了，瓦解了。

事實上，自1974年到1983年之間，非共國家內，先後已發生過16次核能事件。人們對這種高科技的恐懼來自常識與本能，却一再地被少數專家所矮化、淡化，甚至醜化——核能科技已經高高跨越在人們頭上，成為它自身的目的和一套奇怪的價值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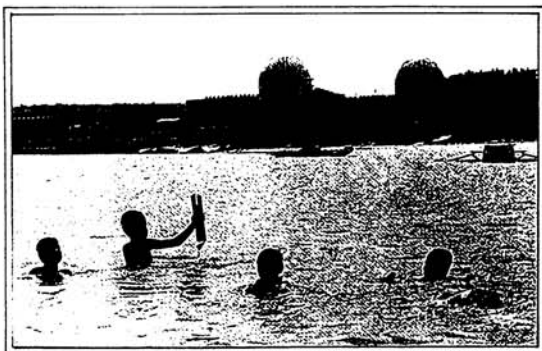
在這個時候，回頭來探看一下我們自己的生活空間，檢視一下台灣的核能處境，我們更恍然警覺到問題的緊迫與艱難，以及那龐大的、無可奈何的迷惑和酸楚。

前後20多天，我們徘徊在核一、核二、核三、核四的邊緣。在核能電廠的百仞宮牆外面，以親身的觀察和接觸，與生活在核電危鄉中的村民相聚相談，相互摸索著試探著這同樣的問題。整理出來，就是我們這一期的系列專輯：「核電廠就在我家後院」。（見80頁「科技獨裁與恐懼的自由」、84頁「核電危鄉行」、94頁「核三迷惑」、102頁「核四？一個未知的震動」、106頁「毀滅的咒語」各文。）

人們在危疑不安中，或期待或爭取的，只是一種起碼的「生活權」和防護救援的補償罷了；而人們所傳遞出來的，也不過是一點點「恐懼的自由」而已。



(75年6月)人間



可是現實裡，却還有更黯淡的一些死角。在其中，甚至連「恐懼的自由」都被剝奪了。這是本期的另一個主題：智能障礙、肢體障礙的孩子。

這些孩子們，侷處在一個個暗黑的天地裡，得不到應有的照拂與人間的溫情，基本的人權和生存權距離他們很遠，可能的「醫療權」和「教育權」，也更飄渺；他們的數目廣泛，據統計，超過了幾十萬人。

是怎樣的社經結構、人文生態縱容了、漠視了這個可怕的偏誤呢？

為了進入問題的內裡，深刻地觀察，多樣地理解，我們曾投下半年的時間，以最大的努力，調查採訪了台灣南北的20餘所肢障、智障兒童中心，訪問了更多的家長與專家，澄清、過濾，作出了這一組令人不忍的特別報導：「6萬個孩子的聲音」。（8頁「一頁哀傷而又莊嚴的聖詠」，18頁「和痛苦的人一起流淚」，30頁「折翼的天使」。）

我們痛心於那些傷殘、畸零、無助的生命；我們却也感動於少數家長、褓姆和教育家的奉獻與愛心，在他們身上，我們終於讀到了「愛人類」的光輝……。

同樣是失落在現實谷底的一群，本期的「阮義忠速寫簿（72頁，「黑暗啓示」）」與「世界報導攝影名著選讀」（124頁，「茫茫天涯路」），却呈現了另外兩個全然不同的世界：前者，阮義忠以凝練的筆觸，素描了盲人的幽邃與深情；後者，却冷靜的引領我們，面對了美國新游民世界的人性荒漠。

本期的「人間燈火」，記錄了兩位古琴熱愛者的兩極故事。他們都懷抱著同樣的志節，却走向了兩條背離相反的道路……在東西文明激盪湧湧的夾縫中，他們的文化自覺與獨力抗爭，無疑都展示了一定的意義。（見114頁「叩寂寞以求音」）

「三種中國婚禮」特輯，也是這一個文化夾縫下的鮮活見證。我們同時介紹了傳統的侗族婚禮、簡化了的桂林農家婚禮，以及新舊交融的本省排灣族婚禮。透過這三個第一手的現場報導，是不是也能為我們排比出一個更深的反省與思考呢？



# 8 目錄

75年 6月 2日



8 封面報導《6萬個孩子的聲音》特別報導之一：  
撰文■潘庭松 攝影■郭力昕

## 一頁哀傷而又莊嚴的聖詠

只爲了女兒一個回應的眼神，他們苦候了七、八年……  
這裏報導了幾位智障兒童的父母，  
如何艱辛備嚐的逆泳而上，向命運抗爭的故事。

18 《6萬個孩子的聲音》特別報導之二：  
撰文■余小民 攝影■潘庭松／郭力昕

## 和痛苦的人一起流淚

這些孩子都有名字，但是却不能具備任何意義；  
他們像空山裡孤寂的花草，空自生長然後凋落了。……

30 《6萬個孩子的聲音》特別報導之三：  
攝影／撰文■潘庭松

## 折翼的天使

6萬名智障兒童的教育權和人權，受到了最大的忽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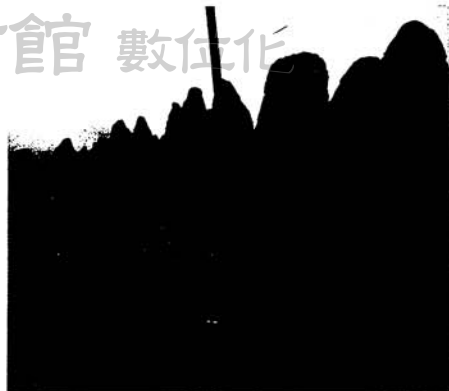
慈林教育基金會典藏

36 《人間座談》 攝影■余小民 記錄／整理■李瑞  
**不可兒戲：真誠之必要**

本刊「青少年同性戀現象討論會」記實

46 《三種中國婚禮》之一／之二  
訪談對象／攝影■柯錫杰 訪談記錄■林清玄  
**花傘·黑傘·嫁**

一個是熱鬧的侗族婚禮，一個是淒冷的桂林婚禮；  
一個是花傘，一個是黑傘；一個是淋花雨下的笑靨，  
一個是鞭炮聲中的哭泣……



58 《三種中國婚禮》之三： 攝影■鍾俊陞 撰文■官鴻志  
**高山上的婚禮**

在這個新舊交融的排灣族結婚儀式中，驚識了「婚前服役」的傳統內容，也親炙了「抬新娘」的林林總總……

72 《阮義忠速寫簿》 攝影／撰文■阮義忠  
**黑暗啓示**

阮義忠爲我們展示了一個崎嶇而堅強，  
清冷而多情，深邃而廣闊的世界。





# 人間

80 〈核電廠就在我家後院〉系列專輯之一  
攝影■沈英 / 鍾俊陞 撰文■楊憲宏

## 「科技獨裁」與「恐懼的自由」

從人間性剝落的現代科技，原就有着高度的獨裁性格，爭取對核電「恐懼的自由」，是反省的重要起步吧……

出版者 / 人間雜誌社  
登記證 / 局版臺誌字第 4880 號  
社址 / 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7巷  
11弄17之1號  
電話 / (02) 700-6304

84 〈核電廠就在我家後院〉系列專輯之二  
攝影■梁辰 撰文■李明

## 核電危鄉行

徘徊在核一、核二的邊緣，聽他們說：「在劫難逃啊，怕，有用嗎？」……他們都不喜歡核電，為什麼？

94 〈核電廠就在我家後院〉系列專輯之三  
撰文■黃小農 攝影■沈英

## 核三迷惑

102 〈核電廠就在我家後院〉系列專輯之四  
撰文 / 攝影■鍾俊陞

## 「核四」？一個未知的震動

106 〈核電廠就在我家後院〉系列專輯之五  
改寫■荆果 原著■廣瀨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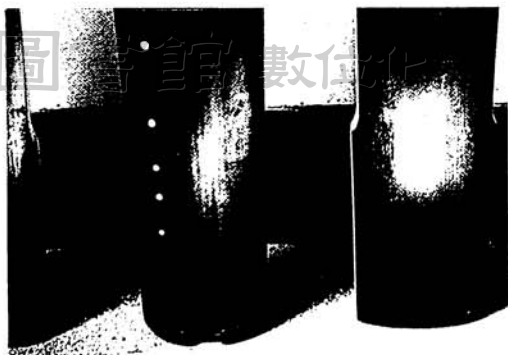
## 毀滅的咒語

單只日本一國，核電廢料中所含的「鍍」，已足可殺死七億人口。

114 人間燈火 攝影■李文吉 撰文■陳麟

## 叩寂寞以求音

面對着這樣的大寂寞與大缺憾，有人從黑暗中走了出來，



要尋回失墜的遠古意境，要開拓堅實的現代音色；  
要為古琴傳舊韻、續新聲……

124 世界報導攝影名作選讀 撰文■Dale Maharidge  
攝影■Michael Williamson 譯述■宋碧雲

## 茫茫天涯路

美國加州「蜜蜂報」的兩位記者，以數月時間，橫越全美，作成的這個報導，不僅戳破了「美國神話」的幸福假面，也裸呈了貧困流離下的人性荒涼……

封面解說：

中壢景仁育幼院裏，一名靠在學步車上的智障兒童，漫無目的的遊盪在昏暗的寢室長廊上。(郭力昕攝影)

印刷所 / 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 雨辰書報社  
電話：(02) 3811897  
美洲代理 / Miss Bao Wang  
Scholar's Books, Inc.  
1379 E. 53rd St.,  
Chicago, Ill. 60615, USA

# 美國：National Geographic 中國：人間雜誌



美國的National Geographic，是全世界著名報導地理、風土、人文和環境的雜誌。她創刊於1890年，現在已經是象徵美國極少數幾本人文文化標高的傑出雜誌之一，是美國人民和文化的驕傲。

人間雜誌是1985年11月才創刊的報導台灣人文、社會、環境和自然的雜誌。雖然創刊不久，她的攝影、報導、人文和文化水平，印刷和設計的品質，不但迅速獲致台灣廣泛文化界、工商界的高度評價，也使日本和歐美文化界驚歎讚譽不止。

人間雜誌象徵著台灣反省的、進步的、參與的文化水平奇蹟般的標高。

您的訂閱，是您參與和支持人間雜誌最直接、最有力的途徑。

### 電話訂閱·專人送書

電話訂閱專線：(02) 7008113

大台北地區專人送書收款 /

電話訂閱時，請說明所需期數、收款時間、詳細地址及電話即可。

訂閱全年12期1480元，學生優待：全年1380元

## 人間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樓

電話：(02) 7091920-3

郵政劃撥帳號：1002791-0號



# 鄭重推薦！

## 一本標示社會文化高度的好雜誌

王曉波(評論家) 王榮文(遠流出版社發行人) 王杏慶(評論家)  
 王菲林(聯合文學編輯) 心岱(作家) 白先勇(小說家) 古蒙仁(作家)  
 丘彥明(聯合文學副總編輯) 李昂(作家) 李歐梵(芝加哥大學教授)  
 李賢文(雄獅美術發行人) 沈登恩(遠景出版社社長) 沈謙(中興大學中文系主任)  
 邱勝男(教師) 季季(作家) 周安托(業強出版社總編輯) 林永豐(醫師)  
 林清玄(散文作家) 林明德(輔大教授) 林懷民(藝術學院舞蹈系主任)  
 姚一葦(藝術學院藝術系主任) 施淑女(淡大教授) 胡鴻仁(中國時報採訪組主任)  
 高信譚(華視新聞雜誌主持人) 孫密德(畫家) 馬以工(作家)  
 陳雨航(時報文化公司編輯) 陳怡真(人間副刊編輯) 陳曉林(評論家)  
 尉天驄(政大教授) 曾祥鐸(世界新專教授) 曾榮宗(企業家) 曹永祥(教師)  
 詹宏志(評論家) 駱紳(人間副刊編輯) 楊敏盛(作家) 齊益壽(台大教授)  
 鄭淑敏(華視節目部副總經理) 蔣勳(東海大學美術系主任) 謝春德(攝影家)  
 魏清志(教師) 韓韓(作家) 蘇小歡(作家) 簡志信(時報週刊發行人)  
 關曉榮(攝影家) 鍾郁文(作家) 鍾麗慧(自立晚報副刊編輯)(依筆劃順序)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以上具名人都是「人間」的讀者。

現在每人特捐出三千元，購買此一文化廣告，以負責和誠懇的態度，向社會推荐這本純良、優秀的刊物。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 人間



「人間」雜誌自十一月創刊以來，已經成為我們文化界、知識界、青年、學生和市民談論的話題與關心的焦點。這是因為在許多方面，「人間」雜誌在向來的台灣雜誌文化中，顯出她的獨特性和重要性：首先，「人間」雜誌表現出開闊的人文關懷與理想的性格，報導人和生活中自有的尊嚴、智慧、愛和力量，感人至深。其次，「人間」雜誌不是新聞雜誌。但她以生動的報導，廣泛地報告了台灣的人、社會、文化、環境、公害等，有新聞雜誌所不能見的人間性和豐富的啟發性。「人間」雜誌絕非攝影雜誌。但她却是台灣罕見的以獨立、重要的地位，透過精緻的印刷，大量刊登報導攝影的雜誌，預期對台灣的攝影文化，將產生開創性的作用。而人間雜誌所表現出來的，高度嚴謹的工作態度，尤其值得敬佩。「人間」的成品顯示：從策劃、採訪、拍攝、編輯、美術構成到印刷、裝幀的每一個環節，都換發著高度的專業態度，形成了她具有國際水平的文化和物質品質。「人間」雜誌的公刊，是台灣文化記事曆上的大事。我們認為，像「人間」這樣一本雜誌，是台灣少數幾本足堪標示我們社會文化高度的出版品之一，因此，我們期望，一切關心此間文化向上發展的智識份子、青年、學生和教養的市民，都應該至少以訂閱「人間」雜誌一年支持她，培養她，使她得以繼續生存、成長和繁榮。

榮譽膺選去年台北金石堂系書店舉辦

「年度文化・知識界票選十大最具影響力的書」之一

# 劉賓雁報告文學精選《全三冊》

劉賓雁報告文學精選(一)

劉賓雁報告文學精選(二)

關於劉賓雁文學的評介及其他



國際知名中國大陸最重要的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的精華作品；已經在台灣結成兩巨冊堂堂出版！

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中，文學、歷史和思想中所表現出來的真實，往往招人忌恨、疾視和逼迫。

但歷史上却總有一些不避自身的慘禍、堅持說出真話的文學家、歷史家和思想家。

劉賓雁正是這樣一個現代中國最受尊敬的報告文學家。

在官僚主義、贖職、特權泛濫，理想和信念枯竭的時代，懷著對人間性最深的信賴；

懷著對信仰、理想和愛最後的執念，

劉賓雁孤獨地撞擊一道愚昧、自私而殘酷的冷牆。

劉賓雁的勇氣、道德與正直，使他的作品發散出不可逼視的光芒與魅力。

深深相信民衆書寫和創造歷史的劉賓雁，

向一個日益與民衆異化的社會發出最尖銳而悃誠的控訴。

從來還沒有典範性報告文學的台灣文壇，

劉賓雁的作品集中表現出報告文學的思想、道德與藝術的典範，為台灣「非小說」的思考與創作，開啓了遼闊的道路。

## 第二種忠誠

計編收：關東奇人傳／告訴你一個秘密／路漫漫其修遠兮／畢竟有聲勝無聲／第二種忠誠／一個人和他的影子／好人啊！你不該這樣軟弱／艱難的起飛等，計367頁，24萬字左右。

## 人妖之間

計編收：人妖之間／本報內部消息／本報內部消息(續)／川行隨想／在橋樑工地上／傅貴浮沈記／風雨昭昭／在罪人的背後／千秋功罪等，計367頁，24萬字左右。

## 人血不是胭脂

計編收：我所知道的劉賓雁／我的日記／時代的召喚／關於《人妖之間》答讀者問／劉賓雁的血淚歷程／人的解放和言論自由／路子還可以更寬些／人血不是胭脂(上)(下)／自我檢查／劉賓雁和他的時代／劉賓雁：撥開迷霧、現其真相的勇士／劉賓雁—我的朋友／「做人還是要傻一點好！」—訪劉賓雁／劉賓雁談文藝與改革等，計320頁。

- 每單本訂價：150元，(三本合購定價：450元)
- 郵撥85折／優待：單本／128元，三本合購／384元。
- (以上價格均含掛號郵費) 郵撥帳號：1174647~3號

人間出版社

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電話：7091920~3



# 人間 報導攝影 夏令營

## 《課程表》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時間						
9:30 11:00	名著選讀	名著選讀	名著選讀			分組操作
11:10 12:30	人文攝影的傳統和精神的	報導攝影的畫面觀	影像語言的意義	分組操作	分組操作	
2:00 5:00	暗房實作示範	1.攝影材料介紹	座談:			1.學員作品討論會 2.結束頒獎

《報名費》3500元

- 《主旨》透過人文攝影的理念，讓照相機成為人們記錄、捕捉人間萬象的眼睛。
- 《對象》對報導攝影有興趣，並希望獲得實際經驗者，有無攝影經驗均可。
- 《時間》第一梯次 / 7月27日至8月1日  
第二梯次 / 8月3日至8月8日
- 《地點》耕莘文教院6樓視聽中心
- 《報名日期》5月1日起至7月5日
- 《報名辦法》索取報名表，一律通訊報名，每期以50人為限，額滿為止。
- 《師資》關曉榮、陳映真、阮義忠、張照堂、郭力昕、黃春明、蔣勳、梁正居、陳傳興
- 《小組老師》林柏樑、蔡明德、李文吉、廖嘉展、鍾俊陞、賴春標
- 除已安排的課程外，參加學員可以：

- A、分享「人間」的戶外採訪工作全部實際經驗
- B、學習「人間」攝影暗房操作實務內容
- C、無限制使用黑白及彩色幻燈底片及沖洗相紙
- D、可獲得4本免費「人間」雜誌
- E、夏令營期間的佳作作品將在「人間」發表，並支本社最高稿酬

## 《注意事項》

- A、分組操作課程，由各組老師安排採訪，地點或許不在台北地區，不能外宿的學員，請於報名時註明，以便分組作業進行。
- B、外縣市學員請自行預先安排住宿。「人間」備有簡便公寓住宅，若需要使用者，亦請報名時註明，每日酌收水電費100元。
- C、學員需自備相機。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 人間雜誌呈獻給讀者的第一本報告攝影集

# 阮義忠：「人與土地」

本書拍攝時間長達13年，編輯作業費時8個月。全書的80多幀作品，係由1000多卷底片中的4萬多格影像中精選而出，每一張照片都是阮義忠向人與土地學習的見證。

「人與土地」的印製由沈氏藝術印刷公司全力支援，不計成本的以3個月時間從事分色、拼版、務求張張忠於原作，充分表現出以ILFORD MULTIGRADE II 44M相紙放大的優異色澤與層次。每一頁印刷都由阮義忠親自督印，是國內黑白印刷水平的極致表現。

版本：12開正方形頁數：110頁150磅特銅  
印刷：双色套印定價：精裝400元 / 平裝280元

85折供應人間雜誌讀者：  
精裝：340元 平裝：238元  
(以上價格均含掛號費)

**人間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107巷11弄17-1號  
電話：7027609 / 7056801

劃撥帳號：1008791-0號人間雜誌社



● 阮義忠攝影全集：  
「人與土地」加上「八尺門」及「北埔」兩本攝影集  
合買，只需670元(定價840元)。





1989亮冠工商日誌

Keny® 萬用手冊

ORGANIZER

- 9種款式, 10種皮面 (包括皮、合成皮……等任您選購)
- Keny 萬用手冊1989亮冠工商日誌精美小說明書備齊 總公業務專線: (06)2633124
- 鱷魚皮、蜥蜴皮、駝鳥皮 (特殊動物皮) 萬企百貨專列。



本產品榮獲 1988年中華民國 優良產品設計獎

# 手中乾坤 勝券在握 掌握人生 Keny® 萬用手冊

今年送禮、自用，選擇 Keny 萬用手冊，1989亮冠工商日誌，展現您高超的品味。

## ■ 為什麼要有 Keny 萬用手冊？

即使是最有名的手冊，都有它們的限制，雖然它們可能包含大量使人印象深刻的資料，但也可能大部份和您職業上的需要無關，您幾乎沒有選擇手冊型式的權利。一天接著一天，這本手冊貯存了許多非常珍貴的資料—名字、電話號碼、地址、雜記、備忘錄……所有個人寶貴的資料都在裡頭，但是，在一年結束之後，它還是被丟棄了，我們總是如此一次又一次的在更換我們的手冊，也浪費寶貴的資料。Keny 萬用手冊，就是為了消除這種困擾而設計誕生。

## ■ 什麼是 Keny 萬用手冊

● Keny 萬用手冊是整套活頁式的個人資料情報系統，您可以隨意儲存您所需要的資料和必需品，而使您的商務和個人生活更順利。

● Keny 萬用手冊豐富的收存機能，有如電腦的變化性，它包括了年曆、日曆、週計劃、日計劃、財務表、目標表、管理表、便條、DON'T FORGET、收據信封、牛皮袋、尺、地圖……等40多種功能，百餘種內頁。

● 活動性內頁改變定性內頁裝訂的缺點，變怎麼更換就怎麼更換，一年接著一年持續使用。用畢資料，又可以完整的保存、回憶。

● 首創採用百年中性紙，連續使用七萬次的六孔夾。

● Keny 萬用手冊獨創世界通用的五國語言—英、義、德、法、西班牙，成為世界通用性的商務文具。

今年更為了傑出的您而特別推出中文內頁。

## ■ 國內外報章雜誌一致推薦

● 20世紀除電腦以外最有創意的產品—美國新聞週刊。

● 大企業家和他的幕僚人員都使用萬用手冊—美國財經雜誌。

● 一流的老闆要讓您的幹部使用萬用手冊。一流的主管要教育您的屬下使用萬用手冊—日本 REFLI 雜誌。

● 重新創造您的生活—觀察家雜誌。● 上班族的隨身看—工商時報。

● 文具界的超級龍捲風—日本文摘。● 工商界的小百科—統領雜誌。

● 20世紀的紙電腦—新生報。





# 一頁哀傷 而又莊嚴的 聖詠

他，吳瓏先生，一個尋常的鐵匠，  
經過無數次的希望、挫折和努力，  
踐履了一份不尋常的人間親情。  
就只爲了女兒一個回應的眼神，  
他們苦候了七、八年……  
在另一個黯淡的角落裏，  
王光旭卻挺身而出，  
把他的見證和艱辛備嘗的歷程，  
捶煉成懷抱衆生的大愛，  
鼓舞其他智障兒童的父母，爲他們，  
更爲了所有的智障者，  
四處奔走、奮鬥著……

撰文■潘庭松 攝影■郭力昕

慈林書畫會 贊助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既然我們能生下來，當然就能把他養大……」  
這句話的背後，却是多少辛酸和愛心的昇華。



王萬吉先生，一個單純、黧黑、壯碩的漢子。他從小在貧苦的環境中長大，靠撿食甘藷度日。十多歲，他就離開故鄉——高雄，以他健壯的體格、靠著一雙手，到鐵工廠、建築工地工作。經過十多年的時間，日夜辛勤地勞動，才一分一毫地積攢起娶妻成家的本錢，一分一寸地建立起屬於自己的家園。

民國58年8月5日，燥熱的天氣讓人感到格外鬱悶。王先生焦急地等候在產房的門口。當嬰兒的第一聲啼哭從產房傳出來，他內心感到短暫的失望。他回憶著說：「那聲音聽起來不帶勁，我想準是個女娃娃，沒想到……。」

接生婆很快地出來了，但是，她看見王先生兀自傻傻地坐在門口。

「恭喜囉，要讓你請吃紅蛋囉！」

「不是個女娃兒麼？」

「不信，你自家去看。」接生婆略有愠意地走了。王先生望著她的背影，內心萌生了一個很簡單的念頭和心願：不管是男的、女的，都要靠自己這一雙胳膊給妻兒溫飽，讓孩子唸書，……。

### 是不是上天的譴責？

王萬吉夫婦盼到了他們的第一個兒子——王文祥，欣喜萬狀。他每天下班就逗著小嬰兒玩耍，但是，他們很快地就發覺，王文祥不像其他嬰兒那樣活潑，他的眼神呆滯、空漠，不會回應父母的逗弄，他的小指頭不會抓握。王先生夫婦開始感到深深的惶惑、不安，隱隱的惡兆已經降臨。

「這是一種病嗎？以後會不會好起來？」夫婦倆互相問著。但是，一切的困惑並沒有得到任何回聲。最後，甚至讓他們沮喪地自責：「是我們做錯了什麼吧！是不是前世造了孽，上天要譴責我們？」

王文祥從小就很容易感冒，骨骼發育不良，一直到四、五歲才會走路。他的新陳代謝，血液循環系統尤其不好，每天睡醒，胸、背的皮膚上經常烙印著床板的木紋和被蚊蟲咬傷的紅腫，許久不褪。王太太看著這些點點的紅斑，就像無數的螞蟻啃噬著自己的心，卻又束手無

策。

直到有一次，王文祥發高燒不退，引發了肺炎，送到馬偕醫院就診。經過反覆的檢查和診斷，報告下來了：「先天性心臟病」。

### 能生下來就要把他養大！

在一個工人的家庭中，這份報告不啻是轟頂的響雷，一下子令他們陷入憂悵、絕望的痛苦中。

「這種病，要花多少錢？要治療多久？有多少治癒的希望？會不會完全痊癒？……」諸多的疑問困鎖著王先生夫婦，使他們四處去追索答案。

先天性心臟病當然不是絕症，但卻必須終身與病魔奮鬥，醫藥費用更是背負一生的沈重負荷。有一大段時間，王先生夫婦在一直發愁，畢竟這些都遠遠超出他們所能負擔

的能力。

王先生從小失學，但他卻有一個單純的信念：人只要肯幹，上天斷斷不會把人的路都截死了。只要節省、勤奮，沒有過不下去的日子。他面對兒子的病痛，儘管內心憂傷，卻力持鎮定。他說：「老伴，既然我們能生下來，當然就能把他養大……」

王太太也是那麼簡單地回答：「是啊！不然怎麼辦？」

有許多例子告訴我們，一個五官有缺陷或身體殘障的嬰兒，經常被父母棄置在醫院、孤兒院門口。棄嬰的身上只附著一張隨手寫的字條，註明出生的資料，像是他的父母要揮去一場惡夢似的。如果真是一場惡夢，王先生夫婦卻選擇了擁抱這一場終生纏繞的惡夢，勇敢地地面



對它，從不推卸養育的責任。

從此，王先生加倍辛勤工作，儘力爭取加班的機會，因為他心裡還惦記著孩子的教育費用。「身體要健康，書也要讀，總不能像我一樣。你說是不是？」他說。

### 更錐心的苦楚

在父母悉心的照顧下，孩子逐漸長到了適學的年齡。王文祥的口齒卻依舊含混不清，只能說幾個簡單的字眼。他的肢體的小部動作笨拙。在社區中，還經常被其他的小孩唾罵、丟石頭。王先生夫婦倆的心又冷又痛。一次又一次，他們看著在外頭受到委屈跑回來的孩子，除了忿恨、悽楚，便是滿心的沮喪。

有時候，找不到人理論，王太太站在自家土塼厝的門口，向著無人的巷道淒聲嚷著：

「我們的孩子，够可憐了，爲什麼還要欺負他？你們這些沒有良心的……」

回答她的，卻只是更錐心的空寂和無助。

更叫人心酸的是，王文祥常常無法告訴父母，他受的是什麼樣的委屈，是誰欺負了他。孩子只是一個人躲在屋角流著漣漣的淚，爲那說不出來的屈辱，苦毒著自己。

「別人都罵他是瘋子，我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其實，這孩子只不過是笨了一點罷了。」王太太悲憤地說。

王先生夫婦無法理解這種事情，而當時的社會對智能不足兒童的態度又是漠視和冷淡，一般民衆對待這樣的兒童，更是歧視和嘲笑。他們除了一再問老天爺，爲什麼還要增加這麼多的苦難在孩子身上，簡直是一籌莫展。哀哀無告的王先生夫婦一直企盼著自己的兒子，能够經由醫療或教育得到矯治，他們眼巴巴地等到孩子可以上小學的年紀。滿

懷希望的母親，牽著孩子的手，到大橋國小去，她想：小學老師一定有辦法的。

### 彷彿是宣告了死亡

那一天，成千上百的家長和學童到校註冊，王太太就在恁多異樣眼光的注視下，帶著王文祥走進教務處。她說，我沒想到有那麼多人，都用好奇的眼光看著文祥和我，我覺得路好長，怎麼也走不完似的。

「我們不收這種孩子。」教務處的人說。「但是，我們的學籍是在這裡啊！」王太太不解的說。「我是說，我們不收智能不足的學生。」

「但是……」

儘管王太太哀求著，但是，王文祥依舊被摒拒在教育的門外。事後，經由在葫蘆國小教體育的陳勝財老師的介紹，王太太又帶著孩子到聾啞學校去，結果，是一樣的無望。

一切的管道、契機似乎都已經被堵死了，所有的希望也被斬斷，彷彿是宣告了這個孩子的死亡。但，王先生夫婦仍然在一次次希望破滅後，堅決地踐履著親職和親情，他說：「這類的孩子沒有別人會疼愛，只有我們自己來疼愛，如果連我們都放棄，就一點希望都沒有了，……雖然他也知道希望是渺茫的。」

### 另一道希望的曙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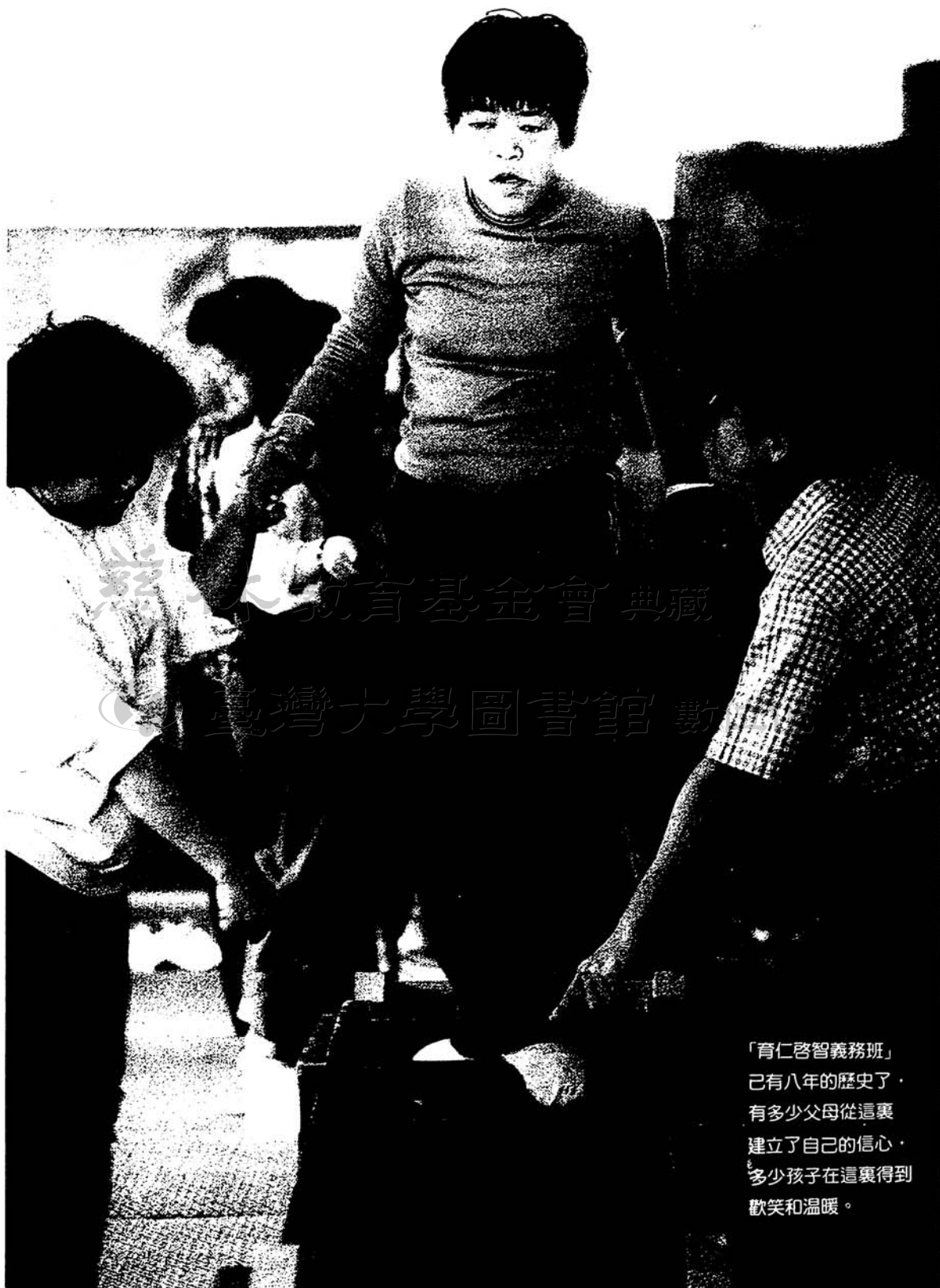
民國69年，經過長達12年之久的等待、挫折和抗爭，他們終於找到另一線希望的曙光。按照報紙上刊登的廣告，王太太帶著孩子到剛創辦的「雙溪啓智中心」去，一進門，她有點不敢相信那些並不起眼的設備、簡陋的校舍，真的能够幫助她的孩子？真的能够解除長年來的心理挫傷？

從集中孩子的注意力開始，老師教他如何使用手指頭捏握器皿，進而可以利用湯匙吃飯。然後，讓他一步步地從小動作到大動作，學會了穿衣、飲食、盥洗……，甚至，如何搭公車上下學。

在雙溪啓智中心老師的教導下，他的大部肢體動作，越來越運作自如，語言的發展也有相當的進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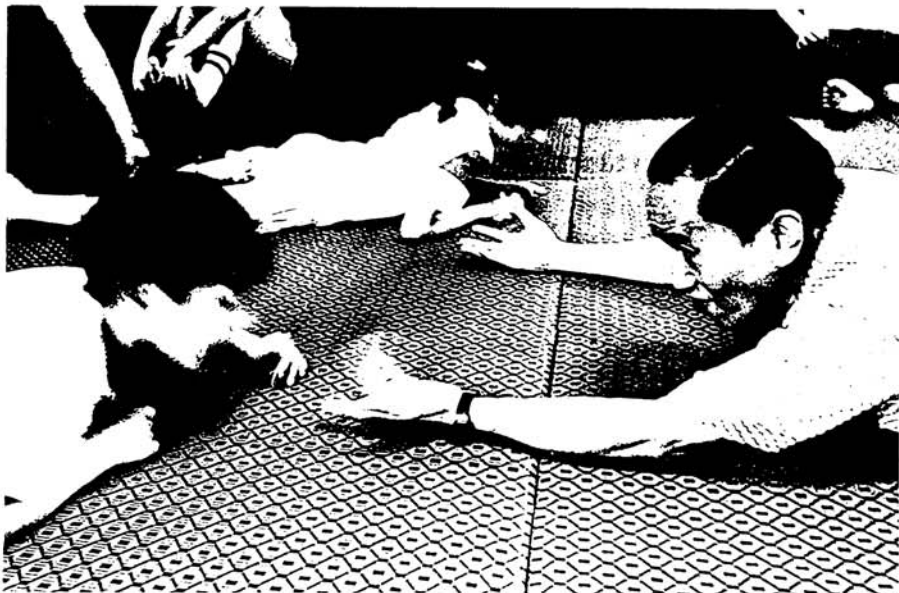
雖然有一個智障的孩子，他們說：「我們做父母的，儘量給他，照顧他就是了！」他們的努力，逐漸贏得了社區鄰里的欽佩和同情：孩子也更愉快的成長了起來



「育仁啓智義務班」  
已有八年的歷史了，  
有多少父母從這裏  
建立了自己的信心，  
多少孩子在這裏得到  
歡笑和溫暖。



當家庭裡誕生了一個智能不足或肢體殘障的孩子，家庭成員之間的相互扶持、鼓舞和寬容，又是何等不易。而國家更應積極提供良好的教育環境，以維護他們的教育權。



王太太說：「我和我先生日夜盼望著他能够聰明起來。」話中的心酸，令人不忍。

從雙溪啓智老師的家庭訪問的談話中，從王文祥學習的過程和進度，王先生夫婦清楚地瞭解到，王文祥得的是「唐氏症」，亦即俗稱的「蒙古症」（因為症狀外表具有斜吊的眼睛像蒙古人，而得名），是一種和「先天性心臟病」一樣不能完全痊癒的病，必須終其一生在被註定的障礙中，不斷地去尋求限度內的超越。

當他們知道自己的孩子，不可能像他們所期望的一樣聰明起來，王先生並沒有因此而沮喪，相反的，他豁達地說：「每個人有自己的命，像我這一輩子就是註定做『黑手』，文祥也有他自己的命運，我們做父母的，儘量給他、照顧他就是了！」

王太太爲了每個月4000元的學費，夏天裡推著賣冰水攤子，冬天時候叫賣麵食，閒暇時還向鄰近的工廠接點零工回來做；一張兩張紙地摺著，一毛、兩毛錢地攢，心裡盼著的，無非只是平安。

那多年來頂著炎陽、逆著寒風，沿街叫賣的王太太的身影，逐漸地，讓社區裡的人們感到欽佩和同情，王文祥也因而得到鄰居們的照顧

，不再受到歧視和屈辱。

但是，就在王文祥上學兩年之後，平靜的日子裡又湧起了災難的浪潮。王文祥的頭髮無緣無故地開始掉落，啓智中心的家庭連絡簿上，天天都寫著警句，沒有多久，王文祥的頭頂已經禿了一塊，身體虛弱，而且逐漸消瘦下去。

王太太趕緊把孩子帶到榮總看門診，從皮膚科轉心臟科，檢查結果是，心臟病已到了非開刀不可的地步。

光是一次身體檢查就花掉了一萬多元，王先生的大半儲蓄，開刀手術還需要十多萬，而且，開刀後所裝的「心律調整器」電池，一個也得十多萬元，這龐大的費用頓時讓貧苦的家庭，臨了崩潰的邊緣。

透過雙溪基金會董事陳永興醫師的幫忙，榮總社工人員的協助申請，王先生才從社會局籌措了手術費用。但是，即使夫婦倆四處告貸，到了進開刀房的前夕，「心律調整器」的費用依然落空。

王萬吉先生一家焦急、驚慌地，眼看著細心照顧了14年的孩子，即將要離去，莫不哀痛至極，那一天，有好幾次王太太哭得昏厥過去。

「下午就要開刀，心律調整器一定要準備好喔！」榮總外科的電話來了。醫學器材公司的電話也在催

促著：「王先生，你們到底要不要買？」

就這樣放棄嗎？「不行，我們做父母的放棄了，就真的一點希望也沒有了。」王先生挨家挨戶地去哀求，終於向鄰居的林太太借到了十萬元，才及時挽回一條幼弱的生命。這筆龐大的費用，王先生夫婦日夜辛勞地工作，花了將近三年的時間，才償還清楚。

現在，王先生在鐵工廠工作，一個月有萬餘元的收入，卻得負擔家裡四個孩子，平均每學期一萬柒仟元的學費，相當沉重和吃力。經過無數次挫折和災難，他知道在可見的未來，還會有更多的橫阻、艱苦，等待他繼續奮戰下去。多次經驗了希望、繼而幻滅的過程，王先生夫婦學得如何在一次次的挫折、失望和悲傷中，堅強地再度鼓起勇氣面對災難，繼續戰鬥下去。他們知道還有一段很漫長、崎嶇的路要走，但是，這樣的拮据的家庭狀況，能承受幾次打擊而不崩潰呢？王先生的回答依舊是簡單的，卻又充滿無比的勇氣和堅毅：「只要人能活下去，總會有辦法的。」

在我們的社會裡存在著許許多多的父母，他們也像王萬吉一樣，在被我們所忽視的角落，散發著勇氣和光熱，爲自己的智能不足的女子



在被我們忽略的角落裏，正有許許多多的父母，散發著勇氣和光熱，為智能不足的孩子付出了所有的心力、金錢……無悔無怨。

外在社會的支持和鼓勵，對於智障或肢障的孩子是多麼重要的事！



，付出所有的心力和金錢，向惡夢和災難挑戰、抗爭，他們無怨無悔、百折不撓。住在新店的吳瓏先生，就是另一位很好的典範。

吳先生的女兒吳哲如是一個患有自閉症的孩子，她一生下來頸骨就很軟，也不會抱奶瓶，眼睛的視線顯得空茫而又渙散，不能理解父母的手勢、表情和音調。

爲了這個孩子，吳先生遍訪名醫，找過許多兒童心理學家，收集和閱讀了各種書刊雜誌，但是，截至目前為止，「自閉症」依舊是個謎樣的難題，它的病因不明，在醫學上，甚至尚未發現「自閉行爲」與大腦結構或功能的病變，有任何關係。即使在「特殊兒童教育」的臨床和理論中，沒有兩個「自閉症」兒童在發展和行爲上是完全相同的，也沒有固定的教學、訓練的方式可以依循。

一般說來，「自閉症」的小孩通常都有語言障礙，動作控制困難，喜歡重複刻板的動作，對一些無害的東西深感恐懼，反而對危險視若

無睹，不知道提防。

由於吳哲如不會分辨什麼是危險，九年來，吳先生夫婦時時刻刻不敢讓她離開他們的視線，他們每天還得替孩子穿衣服、餵食……定時帶她如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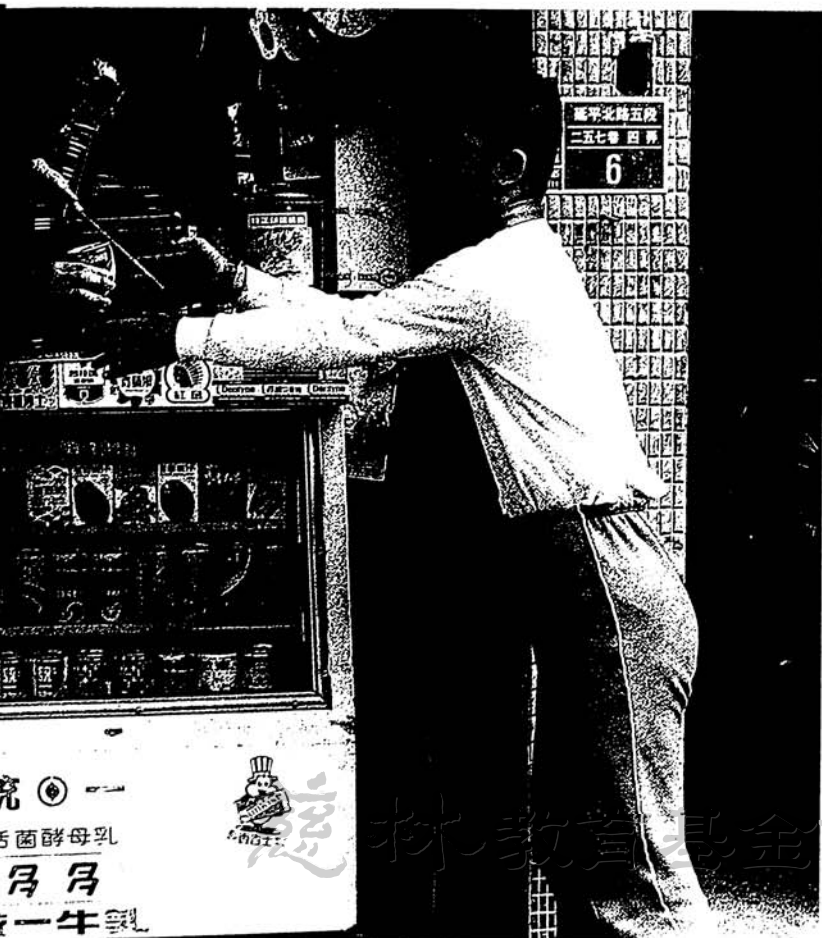
哲如從小就怕冷，吳太太在夜裡得幫她準備熱水壺暖身，吳先生特地在客廳的地板，鋪上地毯。但是，哲如並不會控制便溺，吳先生夫婦一不留意，地毯就尿濕了。吳哲如根本沒有辦法集中注意力，也常使她的父母有被拒絕的苦惱。哲如不會說話，甚至，連「爸爸、媽媽」也不會喊過一聲。

在她誕生後的三年內，父母帶著她四處求診，總希望能找到一個能夠幫助這個孩子的機構、學校。直到民國69年，第一兒童發展中心成立，他們才找到了提供孩子教育、訓練，發揮她的潛能的機構，也是第一次有人用具體的行動告訴他們，自閉症的孩子是可以被教導的。

將近六年的時間過去了，吳哲如僅僅學會了吃飯，穿衣、盥洗、如

廁……，還都得由父母來操心，幫她完成，而語言發展更爲遲緩。雖然進步不多，但是在父母的眼裡，卻是多麼喜悅和安慰；吳瓏先生描述著說：「哲如以前根本不會注意到我們，現在不同了，我們送她去上學，跟她說再見的時候，她的眼睛會注視、會有回應，真的！」等這麼一個眼神，卻必需苦苦地守候將近六年的時間，投注偌大的精神、物力，而且還依然不悔、毫無奢求，這點點滴滴的熱愛，實在令人感動。

很多父母知道自己的孩子不能有正常的發展，以至獨立成長，他們的心情沉重、無奈，彷彿孩子已經象徵性地死亡，一切對孩子的期望也盡成泡影。吳先生也曾有過一段灰心的時刻，是時間使他們平靜下來，「不再怨天尤人，也更有勇氣走下去。」吳先生的寥寥數語，不僅



透露了他的執著，簡單的話語背後也隱藏了無限艱辛和挫敗的歷程。

### 相携相伴，終其一生

雖然面對了患有「自閉症」的孩子，這揮不去的惡夢、跨不過的障礙，卻反而使得吳先生夫婦在精神上更緊密地依靠著，在生活上更相互地扶持著，不分內外，不講彼此，共同為女兒勞心、勞力。他們在臥室門上，掛起親戚贈送的門聯：「室內應無交謫聲，房中雅奏同心曲」是吳先生夫婦感情的很好的註解。

他們也曾想過再生一個孩子，但是經過夫婦長時間的反覆思量，最後，根本棄絕了這種想法。因為，吳先生不自禁地問自己：「目前這種特殊兒童教育環境，能提供什麼樣的資源和協助？如果哲如得不到好的照顧和教育，我們那有心力再去養育第二個子女？」

吳太太的心意也是如此，她說：

「已生的，還未能養好，如何能冀望未生的，能够養得妥善？」他們不再生育的決定，是向自己宣告了一個信守；不是只陪她走一段，而是和自己的女兒終生相伴。

### 為孤單「無助的父母」打一劑強心針

長年照顧女兒的經驗讓吳瓏瞭解到，當家庭裡誕生了一個智能不足或肢體殘障的兒童，家長馬上陷入長期的失敗、沮喪的情緒中，不克自拔，家庭成員之間的互相扶持、鼓舞和寬容又將是何等不易；此時外在社會的鼓勵、支持多麼重要，而國家的教育體系更應積極提供良好的教育環境、庇護性工廠、養護性機構，以維護這些孩子和父母的受教育權和生活權。

於是，他挺身而出，現身說法，

勇敢地站出來，他的行動為許多孤單、無助的父母打了一劑強心針。他更參加了多次有關特殊教育的會議和家長團體的活動，貢獻出一己的心力。如同第一兒童發展中心的張培士主任說的，吳先生為的不是自己。他燃燒自己，只為照亮別人，他和其他的家長們為特殊兒童教育法催生，讓智障、肢障的兒童能早日得到教育的機會，但是他並不寄望吳哲如能够入學，因為他認為私立的特教機構對女兒的幫助較大。

在華僑實驗中學任教的王光旭先生，和吳先生是好朋友，同為智障兒童的父母，努力不懈地在奔走、呼籲著，他們秉持著「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共同為智障或肢障的兒童能有一個更好的明天而奮鬥。

王先生的家裡，也有一位智障的女兒——曉來。她出生後的第十八天，就因為幽門阻塞、肚子發脹而送醫就診。六個月後，經台大兒童心理衛生中心的幾番檢視，測出是腦神經麻痺，有輕度的痙攣症，智商在35~40之間。

民國60年，王曉來六歲的那年開始，每天由母親從板橋送到台大醫院兒童心理衛生中心，接受語言、動作訓練；中午再接回家裡。這樣風雨無阻地接送了兩年半的時間，王太太每天默默地忍受路人的冷眼和揶揄，以及公車上乘客的埋怨，備嚐辛酸。

### 永遠的試煉

在往後的幾年裡，曉來換了幾家啟智中心，但是她情緒不穩定，成為學習的最大障礙，雖然已能自行處理基本的生活，如穿鞋、吃飯。但是，對危險的辨識能力很低，有一次，從窗口摔下，造成腦震盪。她十二歲的時候，在家看電視，因極度興奮、前俯後仰，致右眼撞到電視機，眼球瘀血。右眼開刀後，卻逐漸成為青光眼，終至右眼失明。廿一年來，王光旭夫婦嘗盡悲辛和痛苦，但是，他們沒有氣餒，王先生還舉了聖經上的故事說：



「亞巴郎九十九歲才得子——依撒格，但是他服從天命將兒子獻給上主，毫無怨言。這是天主對亞巴郎的試煉，而曉來也是天主賜給我們的試煉，我們夫婦一定要好好的養她、育她。」（事見聖經舊約·創世紀第廿二章一至十九節）。

王先生更把對女兒的愛和關懷，擴大到其他的家庭，他有鑑於智能發展中心費用較高，一般家庭可能負擔不起，但是，若聽任這些孩子留在家中，將會因缺乏外在刺激，原本已經閉鎖的心靈更形閉塞。民國64年，他向台北育仁啓智中心提出附設義務班的計劃，創辦了純義務性的服務機構。藉此鼓勵不願或不敢帶子女拋頭露臉的家長們，一方面也利用體能、唱遊、智能和室內的各項活動，讓那些可愛但不幸的孩童，得以享受人世界的歡笑和喜樂。

育仁啓智義務班創辦至今，已有十一年的歷史，這期間，有多少的父母從而建立了自己的信心，也能從原本陰暗的心情中解脫出來、甚至，將自己經歷的希望、挫折、害怕，和其他的家長相互分享、溝通。他們臉上不再憂悒和悲愁，心靈已變得平靜和安祥。恁多的兒童在每個星期六、日到這裡來，盡情地蹦跳、歡唱，得到社會的溫暖。望著在班上翻筋斗、走平行台的孩童，王先生半是欣慰半是感慨的說：「孩子的笑聲，就是我們最好的回報，最應該感謝的是，十一年來那些默默、熱忱地工作著的義工們。」

### 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民國72年，中華民國啓智協會成立，王先生擔任了協會理事。從此，他接觸了更多的家長、專家，汲取了更多寶貴的經驗和知識，他發現自己做的還不够。在台灣地區，光是6~12歲的兒童中，就有六萬多名智能不足。而每個星期到育仁啓智義務班來的，最多也不過幾十位而已。

他開始積極地透過演講、座談，希望引起更多人重視這些有關的問

題。他知道唯有通過立法，才能真正地保障這些不幸兒童的受教育權和生活權，也唯有如此，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

他聯合了吳瓏、鄭文正……等535位智障或肢障兒童的家長，聯名簽署了一份陳情書，於73年10月25日，分送總統府、中央黨部、行政院、立法院、教育部、省議會……等，希望促成當時正在研議的「特殊教育法」順利通過。

該法的母法雖然三讀通過，但是一切施行細則、特教專業人員的培訓、教育設備的添置……，都沒有具體、詳細的規劃。而且，許多中、重度智能不足的兒童，依舊被摒拒於學校的門外，不能進啓智班就讀。王光旭先生又於74年2月發起30多位家長及兒童，向教育部請願，要求應有的教育權。

在美國，經過卅年來的不斷努力，代表特殊兒童的父母所組織的公民團體、組織，促使教育體系做了很大的改革。例如：立法、專業資源的增加、法院的判例……等等，都是這些有組織的家長運動所造成的結果。王光旭先生也相信，有組織的家長團體能更有效地推動工作，掌握各個地區、不同性質的智障

兒童的需要，謀求妥善的變革。

他和其他400多位家長發起了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組織，但是在74年8月送內政部申請核准時，被承辦單位以「已有啓智協會成立，性質、任務雷同」而批駁了。現在，這個家長組織的400多位成員，改隸於啓智協會的「家長委員會」，繼續為智障兒童爭取教育權而努力。「這不是結束，還只是開始。」王先生說。

雖然特殊兒童教育的問題，漸漸受到了人們的重視，但是，孩子們一天天的長大了，將來呢？

曉來今年已經21歲了，不僅不能從事工作，連生活自理的能力還有待加強，她今後的就業、生活，都將發生問題。王先生憂悒和苦惱著，他說：「目前國內為年長的智障或肢障者設立的庇護性工廠很少，這些長大的孩子將往何處去？我們做家長的除了繼續推動特教工作，還得多朝殘障者福利方面鼓吹和努力，督促政府多設立庇護性農場、工廠，讓這些長大的孩子，有所用有所養，才不會造成社會的負擔和問題。」他感慨著，一邊接著說：「這真是一條很漫長、很崎嶇的道路啊……」



唯有通過立法，才能真正地保障這些不幸兒童的受教育權和生活權。

雖然特殊兒童教育的問題·  
漸漸受到人們的重視·  
但是孩子們一天天的長大了·將來呢？



# 和痛苦的人 一起流淚

這些孩子們都有名字，  
但是却不具備任何意義。  
他們像空山裡孤獨的花草、  
空自生長後凋落了，  
沒有一聲歎息……。

這是一篇費時半年，  
往來南北十餘所殘障兒童教養院的調查採訪；  
也是一聲為殘障廢疾者吶喊質疑的天問！  
在這裡，  
我們灼痛於生命的傷殘與畸零，  
我們也仰望著人間的熱情和光輝……。

撰文■余小民 攝影■潘庭松 / 郭力昕





在中壢的景仁教養院裡，兒童經常  
像這樣倚窗向外望。

相對於院裡的生活空間，  
外面的世界卻是那麼生動、活潑，  
令人嚮往。



一天，有一列送葬的車隊經過，即使是對死亡表示哀悼的嗶嗶聲，也吸引了多位能够走動的院童前來觀看。

五月裡的一個星期六早上，在桃園縣八德鄉的第一公墓，有幾個來上墳的男女正在焚燒紙錢。天空陰沈昏暗，還飄著霏霏的細雨，燒紙的火光在雨中微弱地閃爍，空氣中氳氳著一股紙灰和青草相混合的氣味。

不遠處，一列送葬的車隊正朝墓地駛來，嗶嗶和鑼鼓交疊地吹奏著一支哀曲，濕漉漉的祭幡黏搭在車身上，顯得了無生氣。送葬的人一個個神情木然，身體隨著顛簸的車子在搖晃，靈柩車上的花一瓣一瓣被風雨吹得沿路紛紛掉落。從後面跟上來的車輛，隨即碾碎了這些離枝的花瓣。

### 連塊墓碑都沒有

和第一公墓緊隣的紅色建築，是收容中、重和極重度智能不足兒童的中壢景仁殘障兒童教養院。這時，正有許多兒童攀上圍牆，探出頭來凝神觀看。他們緊緊地被嗶嗶、鑼鼓聲所吸引，無視於圍牆上的鐵絲網，眼睛痴痴地隨著那一群送葬的人移動。

景仁教養院已經創辦了十六年，

在開始的數年間，廿多位死亡的院童就葬在公墓裡。

那些生前被父母遺棄的孩子，死後只有一方由教養院砌築的小墳能够安身。他們生來不被憐惜、疼愛，去世了也沒有一塊墓銘足以辨識。加上其他大墳的擠壓、傾軋，經過幾年，這些小墳便湮沒在蔓草幽徑之間了。

送葬的車隊到達公墓邊，扛下了靈柩，由披麻帶孝的死者家屬領隊，沿著小徑走向預定的墓地。穿著草鞋、皮鞋的腳走過泥濘的路面，留下亂糟糟的鞋印。

儘管人群越行越遠，嗶嗶的聲音也逐漸消失在雨中，那些院童仍然佇立在原地，目送他們離去。這裡的院童長期被隔離在高牆深院裡，對外面世界的林林總總，充滿了好奇和嚮往；即使是悲愴嗚嗚的嗶嗶聲、壓碎的花瓣的顏色，甚至是一個人死亡前的儀式，卻都變成他們的視野裡，最鮮活、最新穎的感官上的刺激。

### 那一跛一跛的脚步

「阿德、小明！你們幹什麼！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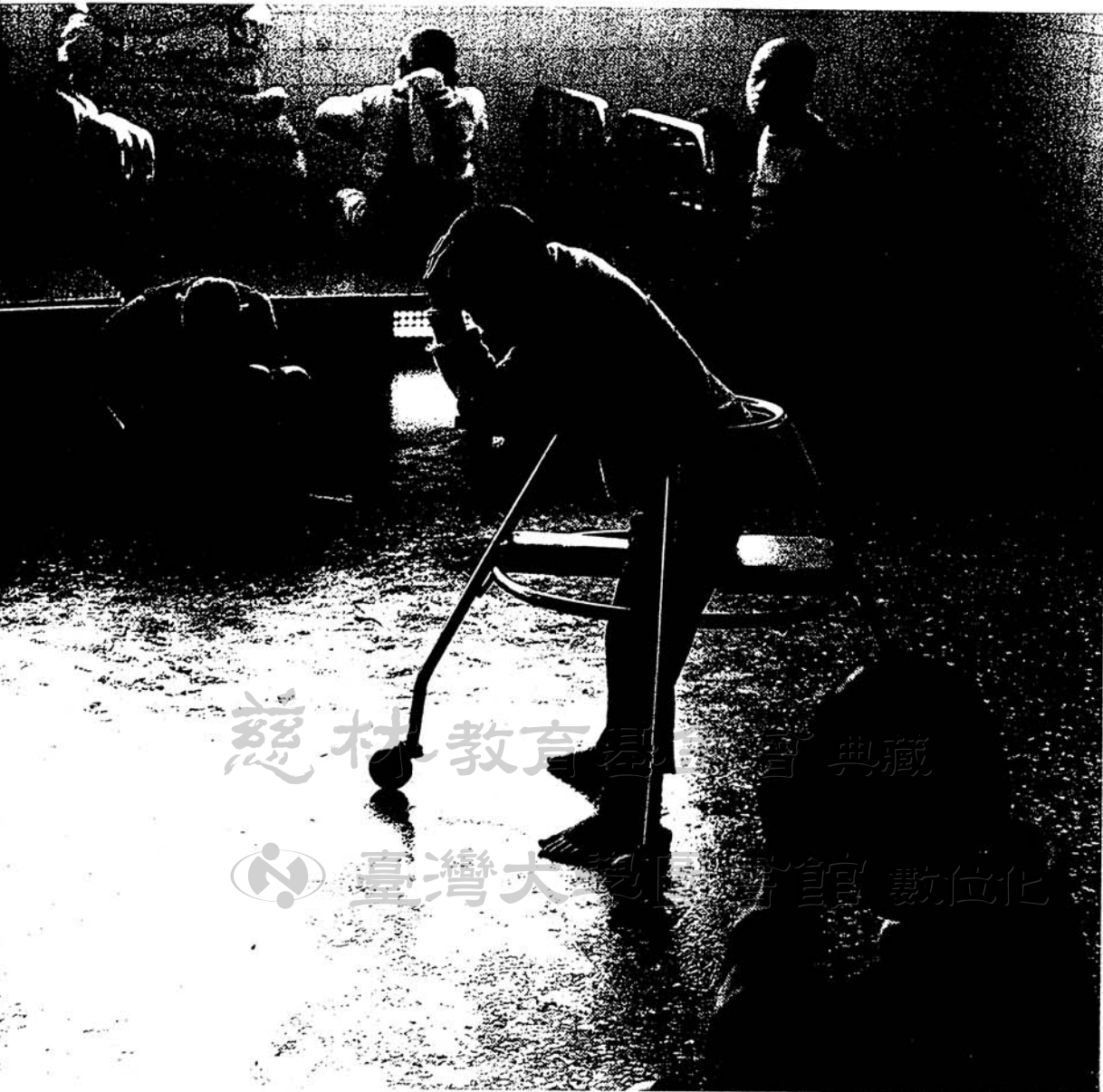
在那裡淋雨，快點進來吃飯！」一位瘦小的褓姆尖聲地叫著。

院童並沒有真正移動，只是在原地緩緩的繞著圈子。

另一個高大、粗壯的褓姆也幫腔似地吆喝起來：

「再不進來，今天中飯就不給你們吃！」

有一、兩個聽懂話中含意的孩子，開始穿過廣場朝屋子走來，其他的兒童機械地跟在他們後面挪動脚步。這些孩子裡只有一些是跟著一支拖鞋，大部份光著腳，走在剛除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過草的廣場上，他們的腳板被草根和碎石子戳著，走起路來一拐一跛的。

「阿德，你給我當心點！」那個瘦小的褓姆做勢要打他，阿德快步地逃開。其他的孩子也被驚嚇了，往屋裡的廊道四處逃竄。

雨不停地飄著，廣場上已經空蕩無人，只是在場邊的垃圾焚燒的地方，還有兩個滿臉污黑、鼻涕流到嘴邊的孩子，在垃圾堆裡撿東西吃。塑膠袋、破衣服和斷了的電線，在他們的口裡都咀嚼得津津有味。

追丟了孩子的褓姆蹣手蹣腳地潛到他們背後，惡作劇地大叫了一聲：

「嘩！你們還不進去吃飯啊？」

兩個孩子無動於衷，只在被吆喝之後，習慣性地走了開去。嘴巴還掛著長長的、綠濘濘的鼻涕。

看到自己的威嚇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身材瘦小的褓姆追上去半推半拉著，一邊粗厲地嚷：

「不會走快一點啊！」

### 泥糊狀的食物

這是我們第八次到景仁教養院來

在景仁教養院裡，不能自己活動的孩子，成天就坐在便桶上。

，在屋子裡依舊散發著異味，幽暗的長廊上，有些孩子機械地沿著牆壁，來回反覆地走著，日復一日。一個剛被褓姆沖洗完畢的院童，光著身子從這裡爬回他的寢室。提著





被綑綁著雙手的小孩，  
他成天只能躺著，  
不僅失去活動的機會，  
也妨礙了他們的智力發展。

##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這種禁錮的方式，  
是不是唯一的選擇？



飯桶的褓姆撥開廊道上的小孩，陸陸續續穿越過去。三層樓建築的養護院中，充斥著褓姆的吆喝、孩子們唧唧唔唔的聲音，充滿了房子。

能够自己走動的孩子，全都聚集到一樓的大餐廳裡，等待褓姆來餵食。為數四十個左右的院童擁擠在沾滿了油水的室內，更讓人感到環境的污穢不淨。飯菜是由鹹菜和米煮成的大鍋湯飯，攪和稀泥似的午餐，不僅看起來倒人胃口，還叫人噁心。

在餐廳的另一邊，是智商稍高、能够幫忙做點家事的孩子，正在吃飯，他們的碗裡除了糊狀的食物，還點綴著幾塊鴨肉，算是一種殊遇和賞賜。

兩位肥胖、高大的褓姆走進來，端起一個鐵製的臉盆裝的菜飯，走了出去。臨走還回頭說：

「阿榮啊，鴨肉好吃吧！」

他們是三樓寢室的褓姆，負責照顧極重度的智能不足兒童。他們一路上嘻笑著，走到樓上去。

### 跟死人沒有兩樣

在他們負責的寢室裡，共有14個兒童，其中一位屬於腦性麻痺兒，肢體已經萎縮得只剩皮包骨了。褓姆一邊餵著孩子，一邊說：

「他是植物人啦，12歲了，什麼也不會，就跟死人一樣。」

另一位褓姆走過來，把果汁機打好的菜飯裝到奶瓶裡，然後隨手就塞進這個孩子嘴裡。孩子的胸部隨即發出呼嚕呼嚕的聲音，他緊鎖著眉頭，兩眼瞪著天花板，但是褓姆卻不太注意到他的反應。

先前說話的那一位褓姆則用湯匙，把菜飯塞到其他孩子的嘴裡。這些院童全都被綁在鐵床上，由於仰面躺著吞嚥困難，而拚命掙扎、擺動著身子，反噁出來的菜飯順著臉頰流向頸邊。

順著床位一匙一匙餵食的褓姆折回來，又是一湯匙硬塞了進去，然後，把孩子嘴旁的飯再塞回他們的口中。在這個寢室入口處的三張床上，是三個被父母拋棄的兄弟，還



不滿十歲的孩子因為長年被綁在床上，肢體缺乏運動，都已逐漸萎縮，而且沒有學習語言的誘因，連說話的能力也被剝奪。

### 失去了站立的能力

「嘔唔，嘔唔」含混不清的語言，夾雜著敲打床板的聲響，傳了過來。那位肥胖的褓姆說：

「隔壁那個孩子又在作怪了。」

她所說的「孩子」是一個年近廿歲的青年，有著很嚴重的自傷行為，他不斷用頭部撞擊床板，不停地掌摑自己的腦袋和臉頰，口中呢喃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著嘔唔、嘔唔的聲音。

負責這個寢室的褓姆，一邊餵著孩子，一邊大聲地喝斥：「好了啦！你快住手！真是的。」

但是，這個孩子並不理會她的喝止，直打得整個臉頰紅腫起來，這種漠視命令的行為讓她不滿，她放下菜飯衝了過去，順手按住孩子的臂膀。

「你再打，我就幫你打，讓你爽快一點。」她悻悻地接著說：「反正打了也是白打。」

房裡的孩子彷彿看慣了這種場面，一點反應也沒有。他們都坐在一

個個由木箱子固定起來的塑膠便桶上，脫了褲子的雙腳邊還依稀殘留著流出來的溺尿。屋內沒有點燈，只有微弱的光線，從窗口透進來。有幾個孩子嘗試著要從便桶上站起來，卻又再跌坐下去，他們缺乏運動的四肢萎縮，失去了站立的能力。

褓姆餵完飯，反手把門從外頭加上鎖，走了。

他們留下十八個孩子，面對著空白的牆，在陰暗的室內，一直坐到吃晚飯的時候。褓姆吃完飯後，各自回房去午睡，整個養護院就更冷寂無聲了，戶外的細雨無言地飄著

目擊這一個個被綁起來的院童，我們的心是傷痛的，我們的眼睛濡濕了。

，只有簷上滴落的雨水，規律地打在地面的水窪上，發出沉悶的聲音來。二、三樓的孩子也都在寢室裡或坐、或躺地推過一個下午。

沒有人為他們發出一聲嘆息在這裡，一切都靜止了

在景仁教養院，時間彷彿是靜止的。一年一年過去了，而兒童除了



一個個的鐵籠子，  
關著一顆顆幼小、  
無辜天真的孩子。

上床睡覺，就是這樣坐著、躺著；能够走動的孩子，則像在荒地上遊走的靈魂，毫無目的地沿著長廊來回走動。

光陰流逝，孩子的軀幹和頭部長大了，但是四肢卻越發曲扭和萎縮。他們每個人都有名字，只是並不具任何意義，除了用來傳呼和使喚。他們像深山裡孤獨、乏人問津的花草，空自生長然後凋落，沒有人為他們發出一聲嘆息。

他們所過的每一天幾乎是完全一樣的，昨天、今天、明日所吃的同樣是泥糊狀的菜飯，除了是用不同的蔬菜所攪和而成的。大部份的兒童都被景仁教養院認定是無法教育、訓練的，而被委置在寢室內，得不到語音、顏色……的刺激，來幫助他們發展語言能力，甚至，他們沒有玩具可以玩耍；當我們詢問院方，褓姆才從鎖著的倉庫裡，拿出僅有的兩個玩具來。在這樣的環境中，連正常的成長都談不上。即使是智商正常的孩子，也會在這兒因長期的幽閉，而達不到他們應有的發展可能，形同智能不足的孩子。

一切都像死水一樣靜止，繼而變為腐爛，發出惡臭。有些孩子的身體，由於經年累月地躺著，長出嚴

重的褥瘡，有的孩子在不潔的環境中感染了皮膚病，不斷地傳染、惡化，終於於整個教養院裡充滿了滯留在兒童身上的異味。

### 關在鐵籠子裏的孩子

在景仁一樓的樓梯口轉角處，有一間鐵門深鎖的寢室。裡面總共禁錮了12個孩子。褓姆們都宣稱他們是具有攻擊性行為、經常打架滋事的孩子，「所以把他們關在鐵籠子裡做為處罰。」那位負責看管這間寢室的褓姆說。

寢室的四周、地面都是由白色的磁磚鋪成的，但是牆面有不少污損和灰塵，使得室內看起來極為陰暗。這些兒童都光著腳，蹲在磁磚上面，似乎已經習慣於地面的冰冷。每個鐵籠子裡，都砌了一個高約50公分的平台，算是他們的睡榻。有的籠子裡關了兩個孩子，他們就必須合用寬僅一公尺左右的平台。

他們不像其他寢室的兒童那樣，還存有對外界事務的絕大的好奇和興奮，他們是完全冷漠的。

當我偷偷潛入這個寢室，他們沒有訝異、驚奇或任何不悅的情緒，有的孩子甚至連頭也沒有擡起來看一下，只有一、兩個對著我笑。而

那笑容又極為短暫，他們馬上又回復到原先的動作，有的面對著牆，有的低著頭做沉思狀，有的仰天躺在平台上，有的蹲著地面上，許久許久不動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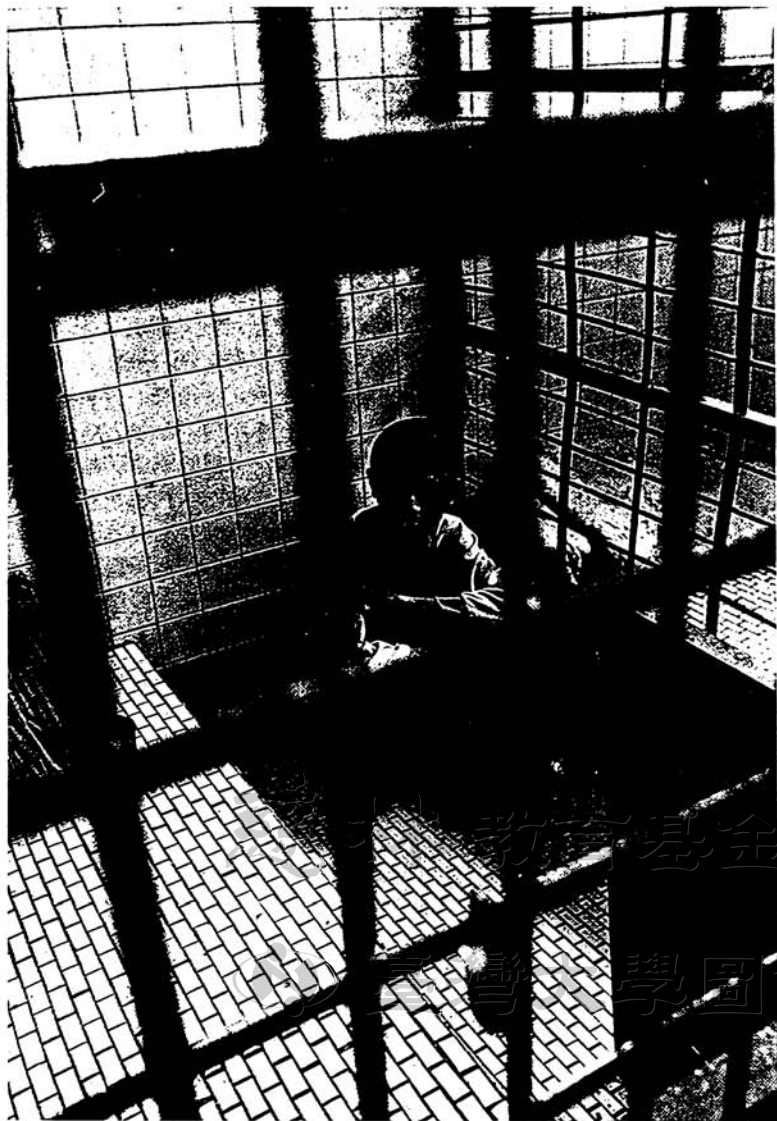
每個鐵籠子裡都有糞坑。人類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飲食、睡眠、排泄，他們都在這三尺見方的籠子裡得到了。但是，除了這些，做為一個人起碼的心理需求他們又得到多少？

這些兒童就這樣日復一日地被關在鐵籠子裡，或被綁在床上、坐在便桶上，即使能够走動的兒童，也因為沒有施以教育和訓練，逐漸地阻礙了他們的智力發展。

### 那麼沉默、黯啞的表情

景仁養護院的創辦人陳先生告訴我，偶而的禁錮是改善兒童異常行為的方法。但是，在實際的接觸中我們發現關在鐵籠子裡的孩子，是那麼沉默、黯啞，似乎已經不需要再加以禁錮和處罰。而且，禁錮或體罰是否真有多少助益？也令人懷疑。他說，辦孤兒院比辦智能不足收容所要好，因為孤兒院的孩子長大了，還會帶著感激的心情回到院中，但是智能不足的兒童將會傻一





如果說這個孩子已經習慣於這個生活空間，那是因為他未曾受到更好的照顧，使得他無從認識這其間的分野。

沒有聞到院中滯留的異味？難道沒有發覺細綁兒童雙手的繩子？或深鎖房中的鐵籠子？還是他們都從來沒有進入院中，只是到貴賓室接受奉茶後，捐獻財物就離去，而不知道錢花在什麼地方？

而院中367位兒童的家長們，又為什麼將自己的兒女送進了教養院後，却對院方的教養方式很少提出異議。這些父母是真的甘心讓子女，成天被綁在床上，還是根本就遺棄了這些無辜的孩子，而不聞不問？

和景仁教養院一起合辦的榮民輔導會、社會處，除了每個月撥款補助以外，難道無從管理和監督景仁教養院的環境衛生、教養方式，而任由校方自己去執行和經營？

我們在想，是我們整個社會、這些兒童的父母、政府機關，都默許了這種粗疏的教養方式，繼續存在下去，是我們在缺乏正確的教育觀念下，助長了景仁教養院的態度和信心，是因為我們對這些智能不足的兒童缺乏愛心、耐心的態度，而一步一步成了景仁教養院的同路人。

### 「聖安娜之家」的音樂

我們每一個人都渴望乾淨的衣服、好的飲食、被照顧和愛，以及美好的未來。但是，為什麼景仁教養院兒童卻在高牆、鐵籬笆圍起的建築裡，渡過他們的一生？

同樣是智能不足、甚至是極重度的智能不足兒童，卻也有殊異的遭遇，他們在啟智學校、收容機構裡，得到做為一個人應有的教育及照顧。在聽取景仁教養院的陳先生抱

輩子，不可能變得聰明、伶俐。

事實上，特殊教育的專家告訴我們，每一個心智障礙的兒童都具備了接受教育的能力。這種教育指的不是傳統的教育方式，而是針對個別兒童的需要所設計的特殊教育。它包括了：認知能力、交談與溝通、生活自理能力、感覺中樞神經的發展，音樂和美術的發展，以及工作能力的培養。但是，我們在景仁教養院中看不到明顯的訓練，孩子的智力當然無法發展和進步。

陳先生又表示，創辦景仁教養院完全是在很拮据、困難的財務狀況下，獨力苦撐了十六年之久。但是，我們所曾看到的又是另一種截然

不同的景狀；一座三層樓的建築正在興建中，它的230萬經費來源是社會處和榮民輔導會撥出來的。景仁教養院的367名兒童，每個月都由社會處和榮民輔導會補助每人3700元的生活費用，這筆金額雖然不多，但是，也該可以吃得更好些吧！

### 細綁兒童雙手的繩子

這種種的疑雲、一個個令人困思的事實擺在眼前，我們當然要問；誰必須為這些既成的事實負責？

在景仁教養院工作記事的黑板上，我們看到每個月平均都有六、七個民間團體、公家機關，到景仁來參觀、捐款贊助，但是，他們難道



看得出這是幾歲的孩子嗎？曲扭、萎縮的肢體，只留下皮包骨了。

怨人手不足、經費短絀之餘，我們特地拜訪了一間這樣的收容所——聖安娜之家，在同樣的人員比例下，做為比較。

清晨六點，聖安娜之家就傳來清妙的音樂，工作人員忙碌地在院中穿梭著，準備替所有的兒童進行沖浴，讓他們都能在清爽的心情中，迎接這新的一天。

羅布多，一個患有腦性麻痺的孩子，他眼睛看不到、耳朵聽不見、全身肢體動彈不得，但他却由褓姆細心的清洗乾淨。儘管他聽不見，褓姆還是不斷地向他說著：

「睡得好不好？嗯——」一邊幫他灑上爽身粉，一邊問，「舒不舒服？」

穿上衣服後，褓姆親濡著他說：「嗯，羅布多好香。」彷彿是照顧著自己的子女。

聖安娜之家的白神父，已經七十多歲了，他每天早晨巡視著每個兒童的沐浴之禮，他說：「在天主的眼裡，每個兒童都是平等的，這些



兒童的身體本來就很虛弱，容易感染病菌，所以，我們非常注重他們的身體健康，和環境衛生。」

### 一幅寧靜祥和的圖畫

在聖安娜之家，不僅窗明几淨，真是一塵不染。每隔三天，全體工作人員就展開清潔工作，每個星期舉行一次大掃除。根據負責院務的一位陳小姐的形容，每次大掃除的時候，就像地毯式的搜索行動，深怕有一點小地方被疏漏了。這樣乾淨的收容機構，難怪有1000位家長正在向院方申請，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被收容。

每天兒童進餐的時候，都由褓姆抱到客廳，在陽光充足、空氣新鮮的地方用餐。每個腦性麻痺、不能自己坐立的孩子，由褓姆抱在懷裡，耐心地一口、一口餵著食物。窗

外的和煦陽光透射進來，使室內寧靜的氣氛，更增添一份祥和。

在這裡也有自傷行為的孩子，他不斷地啃食自己的手臂，用手指使勁地抓自己的臉頰。和景仁教養院不同的是，這裡的褓姆用白色的紗布，將他的手臂和指甲包紮起來，以便保護他的身體，避免受傷。

他和院內其他被父母遺棄的孩子一樣，都跟著白神父的姓。白神父深深地擁抱了這些不幸、無辜的孩子，他秉持著天主「和痛苦的人，一起流淚，和快樂的人，一起歡笑」的旨意。院內的工作人員、褓姆，也在這種精神的引領下，每個月只領7000元的薪俸，刻苦、辛勤地工作著。

### 無微不至的照顧

一樣是在宗教氣氛、信仰力量的驅動下，台東縣大武鄉的救星教養院，為重度智能不足兒童，走出了一條無限寬廣的道路，給出了更多的照顧和教育，讓這些兒童的潛在能力，發揮到了極致。

在這裡，空氣流通、環境優美。院裡收容了20個重度智障和肢障的兒童。院方為每個孩子準備了外出服、睡衣、家居服和參加彌撒的禮服，除了起居室、餐廳、物理治療室、教室，還有一座花木扶疏的院子，供兒童盡情地活動、玩耍。也許這些兒童無法分辨其間的不同意義，但是，救星教養院的雷院長依舊周全、盡心地給予各種需求。她說，人和動物之間的差別也就在這裡；吃飯當然要在餐廳，在家裡要穿乾淨、舒適的衣服，外出的時候，就得穿漂亮一點。

許多肢體有障礙的孩子，骨骼發育不正常，坐臥都無法自如。院方特地購置了多種肢體矯正的器材，來幫助他們，從糾正姿勢到訓練他們坐臥、爬行和開步走路，逐漸地發展到生活自理，例如：盥洗、穿衣、吃飯，是一段漫長、崎嶇的道路，其間每個褓姆、修女日夜苦心期待著，所付出的心力、勞力，又是多麼艱辛和鉅大。

「看到孩子有些微進步，我們



這種躺臥的姿勢、這一團麵糊，不知如何下嚥？

的心就滿盈著喜悅，畢竟，這小小的一步，對智能不足兒童來說，是多麼艱難。」一位姓高的修女說。話裡充滿了對孩子的體恤和愛心。

### 孺子親慕的和樂笑聲

從飯廳到寢室之間的廊道上，不時有褓姆帶著小孩一步一步地訓練著他們走路，笑聲不時地迴響在走廊上。那種和孺子之間親慕、和融的氣氛，不啻是人世間最雋永的情境。

一位修女抱著女童到復健室去洗「池球」澡。孩子全身泡在紅、白、綠的池球裡，眼睛經歷了色彩的刺激，身體也因為池球的摩擦，受到全身按摩的效果。修女不停地誘導著女孩去抓握池球，訓練她手部的動作，他們嬉鬧著，同時也獲致教育的目的。「遊戲和復健結合在一起，孩子才不會疲倦，這是最好的教學方式呢！」這位林修女抬起頭來說。這樣的認識和心靈，除了是一位虔誠的信徒，和教育家又是何等神似。

在復健室的牆上，掛著一幅字：「你們為我最小的弟兄做的，就是為我做的。」

慈林



臺

廣大的世界容不下他們：隔離在高牆深院的一個角落裡，就是連陽光也那麼吝惜。



「救星教養院」的修女，正抱著一位重度智能不足的女童，在復健室裏洗「地球」澡。



在救星教養院，幾乎隨處都出現著同樣的字句。提起這幅聖經上的引文，高修女很謙虛地說：「我們時時提醒自己、勉勵自己，不要忘記天主的教誨。我們做得其實很少，還要不斷地充實自己，為這些孩子繼續努力下去。」她從書籍上影印了許多的資料，也參加歷屆有關特殊教育的會議，吸取更多的專業知識，然後教導褓姆們，一同攜手合作，朝特殊教育更深、更遠的道路邁進。

從以上兩個例證看來，我們不難瞭解到，即使是極重度智能不足的兒童只要及早治療和教育，也能經由不斷的訓練，發揮出他們各自的學習潛能，進而達到生活自理、語言溝通……等目標。就算缺乏專業的知識和訓練，工作人員只要有愛心和耐心，也至少能夠提供這些兒童一個乾淨的生活空間，和無微不至的日常生活的照顧。

在救星教養院或是聖安娜之家，院內的褓姆平均一個人照顧了四～五個孩子，這種比例和景仁教養院的情形，相差無幾，但是，為什麼救星教養院或聖安娜之家的同仁，能夠把兒童照顧得那麼好，甚至給予應有的訓練和教育，而景仁教養院的褓姆們，卻連基本的環境衛生維護，都沒有做好。誠如雙溪啓智中心的方武老師所說，只要有心去辦智障兒童的教育或收養工作，就能辦得很好，如果不是很用心、努力，縱使有再多的人力、財力

，也不能把工作做好。

### 一個反省者的追尋與實踐

方老師畢業於文化大學哲學系，民國66年，他在一家收養智障兒童的住宿型機構裡任職，在四個月的時間裡，他內心充滿了疑問和困惑，不斷地捫心自問：

「這種教養的方式是正確的吗？」

「在臺灣存在著多少智障兒童？他們的未來又是什麼？」

「這種問題的答案在那裡？」

方武毅然地離開了這家收養機構，開始他追索、求解的歷程。

他親自去拜訪教育界的學者、專家，數次到立法院借閱資料，一邊自修苦讀有關特殊教育的書籍。他還利用整整兩年的時間、自費環島旅行參觀全省的啓智學校、各種收容智障兒童的機構，一家一家地去造訪、請教，仔細地記錄、分析各種學校、機構的優劣點。最後，他整理出了一個頭緒，智障兒童所能獲得的社會福利，事實上是極為有限的。

「智障兒童的問題和教育也應該屬於教育體系來統轄，這不是一個如何施予福利的問題，而是如何提供教育的事，所以，我們流行的一句話是，請不要可憐他，請教育他。」方武略帶激動地表示，社會普遍存在一個不正確的觀念，並不重視智障者的基本人權和教育權，而只是一時地以施捨的態度，來對待這些智障者。

經過兩年的摸索和探究，方武更積極地創辦了「雙溪啓智中心」，以教育、訓練這些智障的兒童為自己終生的職志。他原本是特殊教育界的門外漢，但是僅靠一己的努力和奮鬥，體現了一個楔而不捨、可貴的教育界典範。他用具體的行動，向許多搪塞責任、漠視智障者人權、教育權的人，提出了一個有力的抗辯。

### 無可遁逃的責任

比起中壢的景仁教養院，「救星」地處窮鄉僻壤，僅靠時斷時續的善心人士捐款、苦心經營，財務狀況更形短絀。而方武是獨力自修，從業餘邁向專業的特殊教育領域，所秉持的無非是一顆摯誠、奉獻的心，所依恃的也只是努力不懈的意志。這些歷歷在目的事實，都不是如景仁教養院所說的「財務短絀」、「人手不足」，可以一筆帶過的。

景仁創辦人曾經向我們這樣陳述：「有時候，我們做得很疲憊，就想：『也許上輩子我曾經使用具有鉅大殺傷力的武器，殺了人、造了孽，所以這輩子來償債，來照顧這些小孩。』心情就舒暢一些，有力氣繼續奮鬥下去。」

我們真的很感動於他的這份心情，這種負罪與救贖的動力。可是我們所實際觀察、體驗和比較的結果，却不能不深深感歎了。

如果這些院童是留在家裡，可以預期的是，至少他們能夠獲得父母的照顧，飲食不缺而不是一成不變的菜飯；他們能夠享有和兄弟姊妹相同的乾淨衣物，而不會滿身異味、感染病菌；他們也至少聽到家中天倫的笑聲，而不至於成天只聽到大聲的吆喝。面對這些無奈的事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着無可遁逃的責任。

相信景仁教養院也有相同的自覺與期許吧，請和我們一起來為過去的疏失禱告和懺悔，一起來淨化我們的心靈，至少還給這些無辜的孩子一個快樂、乾淨的生活空間。



「每個兒童都是平等的。」我們的耐心和愛心  
可以提供孩子們一個乾淨的生活空間和無微不至的日常照顧。

# 折翼的天使

## 爲六萬多智障兒童的教育權請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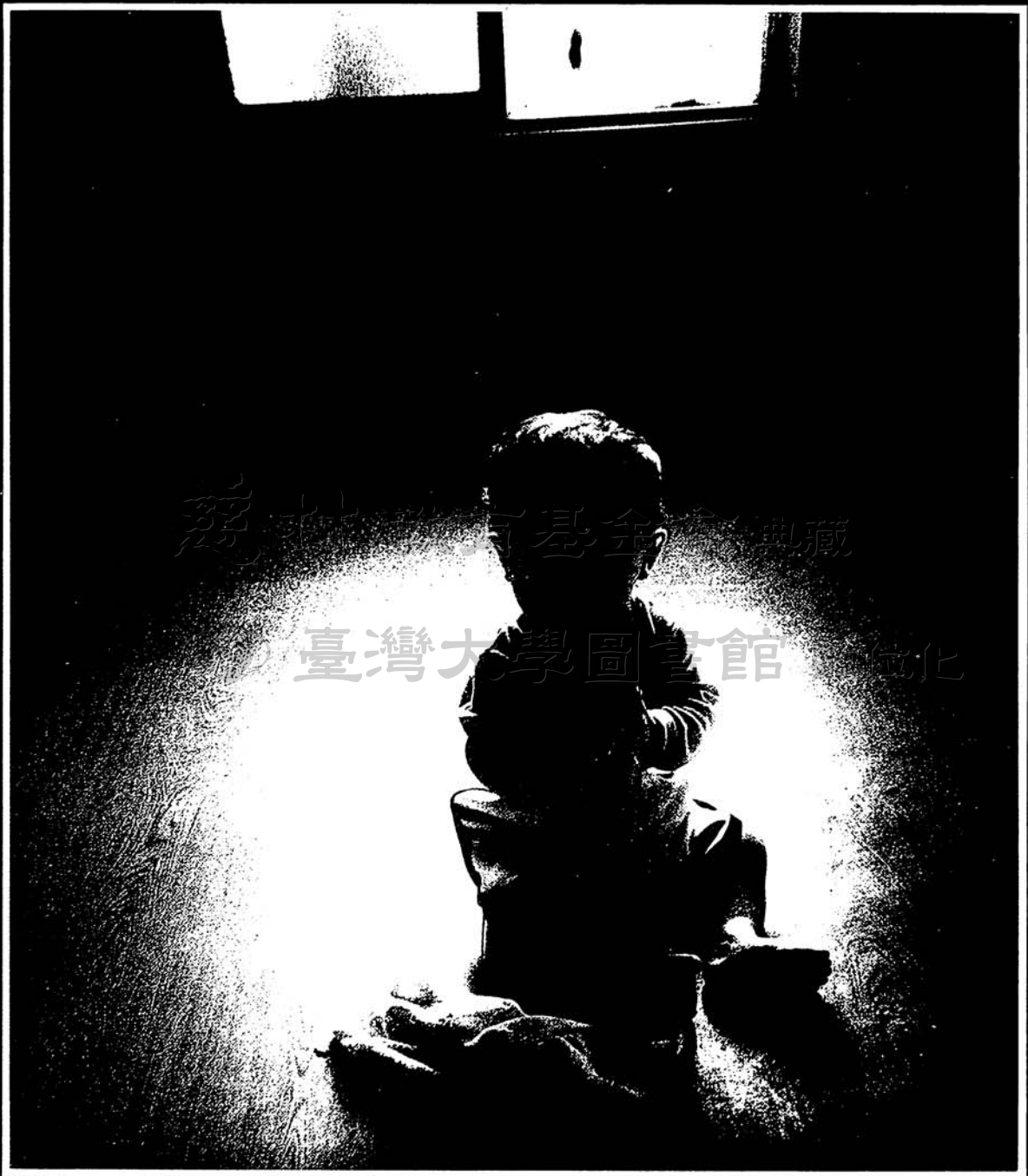


師大特殊教育中心的吳武典主任

目前，台灣有98%的肢障、智障兒童，被摒棄在適當教育、照顧和應有的福利之外。60萬名這類兒童的教育權和人權，受到最大的忽略——其中包括6萬名智障兒童。面對這驚人的事實時，我們這初步富裕、飽食社會的良心，受到了鞭笞……

攝影 / 撰文 ■ 潘庭松





慈濟功德會基金會典藏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世界各國流行病學的統計，  
智能不足兒童佔兒童總人口的2%。  
則台灣的智能不足兒童應有68000人。

智障兒童，無法適應現行教育課程，應該接受特別設計的課程。



我國最早辦理的特殊兒童教育，只限於盲聾教育，至於其他類型的特殊兒童如：智能不足、肢體殘障、行為異常等等的孩子，迄今都還得不到適當的教育。這些孩子，彷彿來不及準備好就出生的小天使，先天帶著缺殘的翅膀；更因為在後天上，被國家、社會所忽略，剝奪了他們應有的教育權，而使得這些孩子，生生地成為折翼的天使。

### ● 98% 的特殊兒童被遺棄在外

在民國73年的一次立法院院會中，當時的教育部長朱匯森曾經作過一份報告。朱部長在其中指出，我國6歲至19歲以下的學齡人口中，約有69萬餘的特殊兒童，而其中只有2%的兒童接受特別的教學和輔導，其餘的98%卻被遺棄、歧視或虐待，過著悲慘的生活。從朱部長的這個報告裡，我們不難看出問題的嚴重性，實在值得我們每一個國民、每一個有關單位，都該來共同

尋思、澈底正視這一個關係鉅大的沉痛課題。為此，我們特地訪問了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的吳武典主任，向他請教了當前台灣社會特教環境的現狀，以及可能的因應與拯救之道。

問：何謂特殊兒童？

吳：概略地說，就是不能適應現行教育課程的兒童。他們應該接受特別設計的課程、教材和輔導。例如：肢體殘障、智能不足、資賦優異、行為異常……等，都包括在內。

問：以智能不足兒童為例，台灣目前有多少智障的兒童？

吳：根據世界各國流行病學的統計結果，在各年齡階層的人口，智能不足者恒佔其年齡階層的2%左右。在美國，從幼稚園到12年級，共有72萬7千名智障兒童，佔該階段學童的1.86%。根據民國65年人口普查的結果，台灣地區總人口中只有0.433%的兒童，是屬於智能不足的。這可能是由於普查的方式，以及一般智能不足兒童的家長



智障兒童的教育權和人權應該由社會、國家負起更大的保障責任……

在台灣，有幸接受  
特殊教育的智障兒童，  
只佔全體智障兒童的12%



多不願承認自己的孩子有問題，所以統計結果才會呈現這種偏低的現象。

我們也曾分析，這些在普查中發現的案例，大都是中、重度的智能不足，並不全然包括輕度智能不足的兒童。

問：目前，在一般私人機構、啓智

班……中，收容了多少兒童？

● 得不到教育和人權的孩子

吳：台灣6~15歲的學童共有340萬，如果我們依照2%的智障出現率來計算，則應有6萬8千名智能不足的兒童。但，民國73年底，師大特殊教育中心曾做過

一項統計，結果是：目前台灣地區的公立學校啓智班、私人養護機構、私人啓智學校、殘障福利機構中，總共只有8022名智能不足的兒童。亦即，只有12%的智障兒童受到教育或照顧，其餘大部份都形同被遺棄的孩子，得不到他們應得的

(73年6月) / 閱



特殊教育法

第十五條 本法所稱身心障礙，謂具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而言：

- 一、智能不足。
- 二、視覺障礙。
- 三、聽覺障礙。
- 四、語言障礙。
- 五、肢體障礙。
- 六、身體病弱。
- 七、性格異常。
- 八、行為異常。
- 九、學習障礙。
- 十、多重障礙。
- 十一、其他顯著障礙。

第十六條 接受特殊教育之身心障礙學生，政府除得酌予減免學雜費、給予助學金及其個人必需之教育輔助器材外，並得給予公費待遇。

第十七條 辦理身心障礙教育之學校（班），應主動聯繫醫療及社會福利有關機構，提供學生學業、生活、職業之輔導。

醫療及社會福利有關機構，應提供學生學業、生活、職業之輔導；必要時，並應提供交通工具及有關復健服務。

第十八條 身心障礙學生得依鑑定結果，按身心發展狀況及學習需要，輔導其轉入其他特殊教育學校（班）或普通學校相當班級就讀。

第十九條 完成國民教育之身心障礙學生，依其志願，得經中央或省（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甄試進入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各學校不得拒絕。其甄試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二十條 身心障礙學生，在特殊教育學校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依規定發給畢業證書。



很多知識份子甚至醫生，把智障兒童視為無法教育、不能訓練的孩子。

教育權和人權。

問：在我們的採訪過程中，發現不少收容性機構都用體罰、籠子來禁錮孩子……

吳：這牽涉到兩個方面的問題。主持這個機構或機構內的工作人員，在觀念和方法上缺乏專業的認識；而且，可能在耐心和關懷的程度，也有不足。在我們這個社會裡，有時候，你會發現連很多知識份子，甚至醫生，也都對這個問題缺少正確的觀念，他們還是把智能不足或殘障的兒童當做不能教育、不可訓練的人。

另一方面的問題是，主管這些私人收容機構的有關單位，並沒有具體、有效的管理辦法。他們對於特殊兒童教育的認識往往也相當模糊，因此導致了今日存在的這個事實：很多不良的機構，充斥於我們的「特教」中。

● 鑑定「智能不足」的障礙

問：是不是在管理權責的劃分上，也不很清楚呢？

吳：這方面確實存在事權不統一的問題，主管單位形成了多頭馬車的現象。

認真的說，智能不足、肢體殘

障、行為異常……，都應該得到教育的機會。但是很多機構事實上又歸社會處管轄，變成一種社會福利事業，而不是教育性機構。所以，啟智學校、寄養性機構……，在課程的設計、機構的設備、師資的安排等多方面，都沒有辦法加以檢定和督促。

問：智能不足兒童在學校受教育的情形如何？

吳：很多智障兒童在學校註冊了，其實並沒有到校上課，卻是待在家裡。

有的父母在心理上不願承認自己的孩子是智能不足的，要讓孩子在普通班上課。結果，孩子跟不上學校課程，說得不好聽，就像在學校流浪一樣。

問：「特殊教育法」通過之後，智障兒童入學的情形如何？

吳：由於入學前的智力測驗方式，做得還不很恰當，很多中、重度的智障兒童因此被學校拒絕了。這是今後應該努力的方向。鑑定「智能不足」是以社會適應、智商高低做為標準的，依據學童的生活自理能力、學習能力的表現……，當作評量的資料。很多中、重度的智障兒童無法依紙上測驗來評量，只



多麼盼望，讓無數在孤獨中掙扎的智障兒童和他們的家長都能得到應有的生存權、教育權、受到整個社會、國家的支援和安慰

.....

能用客觀、實際的觀察記錄來判斷。但是這種觀察方式又不能「量化」成一個分數的標準，致使很多實際的操作方法有了缺失，這是需要改進的。

### ● 專業性低、流動性大的師資問題

問：在特教的師資方面，還有那些問題有待解決？

吳：現行的法規多半流於形式，缺乏實質的意義；嚴格的說，也沒有認真的貫徹執行。

目前，只有彰化教育學院才設有特教科，但是畢業生參加甄試，都被分發到高中，未能學以致用。而公立學校開辦啓智班所需的師資，只好經由短期性質的在職訓練來補充。這樣的師資當然是專業性低而流動性大了。

這種方式顯得過於急就章，我們希望能夠改採儲訓制度，長期的有計劃的培養人才，也能提高師資的專業性。

問：您所提到的流動性，包括哪些問題？

吳：很多接受訓練的老師，在心態上是很功利主義的。例如：有人想考績加等、有人希望工作輕鬆、有人是為了便利遷換環境……，而且，校方有時會將不適宜的教員送訓。這樣的教員當然不會長久地待在特教工作的崗位上的。

問：特教的師資首先得具備合格的普通教師資格，而一般教師的資格又必須具備什麼條件呢？

吳：必須是從師範、師專的這個系統畢業才行。所以將來如果一個人想從事特教工作，他必須在15歲就立定志向，考入師專（或18歲時考入師範大學），才有機會服務於特教界。

### ● 我們多麼盼望……

問：在特殊教育法規方面，是不是也有未盡完善的地方？

吳：目前，只有母法通過了，至於實施的細則、詳細的辦法都還

在研擬中。我們多麼盼望特殊教育的九個子法能夠儘速通過，讓許多孤單地掙扎著的家長、兒童，得到更多的權益和更好的教育管道。

此外，我們也期待：有關方面能夠規劃出年度的特教工作重點，重整特教的環境，加強輔導民間機構或啓智學校，並給予應有的支持。對於設置的條件、程序，政府都應訂定更具體、更嚴格的管理辦法，切實地執行，才能防微杜漸。

特殊教育法第一章第一條：為使資賦優異及身心障礙之國民，均有接受適合其能力之教育機會，充分發展其身心潛能，培養健全人格，增進其服務社會能力，特制定本法。

但是，母法通過以來，重度智能不足兒童依舊未曾得到應有的重視。這些，都是我們整個社會、特教界、以及政府單位，今後需要全力以赴的目標。

# 不可兒戲： 真誠之必要

「青少年同性戀現象討論會」記實

即使在今天，  
同性戀依然是一個飽受爭議的題目。  
上一期，我們刊出了一系列的特別報導：  
「不敢說出口的愛」，  
我們以最虔敬沉重的心情，  
艱難地抒解着可能的疑難與偏狹。  
我們多麼希望，透過社會群體一點一滴的努力，  
使大家生活在一個更溫煦平等的，  
互信互愛、互尊互諒的人間！  
這項座談會，也是同一個理念下的實踐歷程。



記錄 / 整理 ■ 李瑞

攝影 ■ 潘庭松



人間雜誌所舉辦的  
有關「青少年學生同性戀行為」  
座談會的會場



地點●台北基督教青年會賓館  
會議廳

時間●5月10日下午2:00—6:00

主辦●人間雜誌社

討論人士●(以姓氏筆劃序)

李和清先生(衛生署防疫處傳染病防治科科長)

祁家威先生(中華民國同性戀者人權協會發起人)

徐佐銘先生(台大哲學研究所碩士)

陸汝斌先生(三軍總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

彭懷真先生(東海大學社會系講師)

生命常常有許多凡人難以理解的擺盪，同性相愛就是諸多擺盪的一端。長久以來，同性戀者以隱藏、半隱藏、不隱藏的各種方式，存在於兩性社會之間，也引起人們以迷惑，以無奈，或者卑視、或者憤怒，或者漠然的種種情緒反應。在此，我們不妨先來看看文學上三個有名的同性戀故事：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時代背景、不同的人，產生的是怎樣不同的後果。

### ●美的追尋者王爾德 因同性戀被判入獄

英國作家王爾德(1856—1900)，是「唯美主義」的掌旗者，他的小說「朶連格雷的畫像」，劇本「少奶奶的扇子」、「不可兒戲」等，中國讀者應也不會太陌生。

王爾德生在愛爾蘭的都柏林，父親是外科醫生，母親是有名的作家；28歲和倫敦名律師的女兒結婚，30歲已經是兩個兒子的父親了。

王爾德才氣橫溢，口才尤佳，曾經自負的說：「一個人能稱雄於倫敦的宴席就能稱雄於天下」。奇裝異服也是他的招牌之一；1881年訪問美國演講「英國的文藝復興」，穿的衣服是：長及足踝的灰色大衣，衣領和衣袖都鑲着海豹皮；戴軟皮手套，拿着一條黃絹手巾，大衣的鈕孔裡還插着一朵野菊花……。

但是1895年5月，王爾德却因「同性戀」的罪名，被判入獄兩年。他的同性戀對象道格拉斯，是昆司布瑞侯爵的次子，畢業於牛津大學，1892年起就與王爾德形影不離，侯爵曾寫信要求王爾德和道格拉斯斷絕往來未果。1895年2月14日情人節的晚上，「不可兒戲」在倫敦首演，憤怒的侯爵帶了一把紅蘿蔔和白蘿蔔紮成的「花束」，準備到劇院裡丟擲王爾德洩恨。「不可兒戲」首演非常轟動，但王爾德也因與侯爵互控而名譽掃地；官司未定案前，乾脆帶着道格拉斯到阿爾及爾旅行，不巧和法國作家紀德住在同一旅館。紀德在自傳式的「如果麥子不死」書中，曾詳細記錄他們

重逢以及一起狎戲阿拉伯少年的情形。王爾德形容那些阿拉伯少年，必須「像青銅雕像一樣漂亮」。至於道格拉斯，王爾德向紀德坦承：「我熱愛他；是的，我愛他愛得很深」，因為沒有比他「更迷人的聖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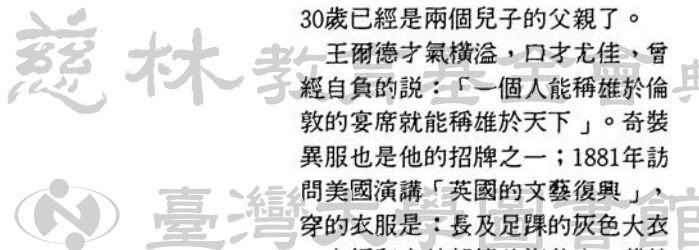
紀德不以為道格拉斯有那麼美，並且認為他品行低劣；甚至想染指王爾德的兒子。年輕的道格拉斯極愛虛榮，利用王爾德的聲名與金錢揮霍無度。1897年5月，王爾德出獄後生活越來越潦倒，1900年秋天在巴黎一家小旅館病逝，死時才44歲。後來他的朋友們在他的墓地構建一座紀念塔，塔碑上寫着——美的追尋者王爾德。

### ●「如果麥子不死」 紀德闖過了窄門

紀德(1869—1951)的父親是巴黎大學法學教授。但他11歲就失掉了父親，和母親相依為命。紀德幼年身心脆弱，功課不好，15歲之前曾三度退學。20歲考上大學，却無意就讀，只想寫作。

紀德不像王爾德那麼狂妄自大；他生性內向，篤信宗教，青年時代嚮往神秘主義。26歲和他大他兩歲的表姊梅德琳結婚，却終生和她維持着柏拉圖式的「純潔婚姻」。1918年夏天，49歲的紀德又帶了一個17歲的少年馬克·亞力葛蕾(後來成為電影導演)前往英國訪問，痛苦的梅德琳憤而把紀德寫給她的信全部燒毀。紀德極崇愛梅德琳，精神上對她依賴甚深，這件事對他打擊很大，竟至在日記裡說「什麼都不想做了，想要自殺」。

1938年梅德琳去世後，紀德寫了「遣悲懷」追憶43年的婚姻生活。他提到和梅德琳訂婚後，曾因對自己的慾望感到不安而去向一位小有名氣的醫生求救。醫生聽完他的傾吐後，微笑的安慰他：「你說你愛上了一個女孩，但你有另一方面的興趣，拿不定主意是否該娶她……結婚吧，不用耽心，結婚吧。你就會立刻明白，其他的一切只不過是



你的胡思亂想……」

當然，醫生的話都錯了。紀德50歲撰寫「如果麥子不死」時，對自己過去生活中對「少年」的癖好，有坦誠的描述；並且說：「我肉體的需要，必須獲得我心靈的同意。」

紀德雖然不掩飾自己的同性戀癖好，但在出版的諸多作品中，和同性戀有關的著作，初時都以匿名出版：42歲時的男同性戀論著「科里頓—蘇格拉底的四個對話」，直至55歲才敢公開出版；「如果麥子不死」也至57歲才公開銷售。這種伺機而行的出版過程，多少說明了紀德對兩性社會規範的躊躇和試探。

1947年，紀德以「窄門」、「偽幣製造者」獲諾貝爾文學獎。四年後，82歲的紀德辭世，埋於梅德琳的墓旁，彷彿他們「天定良緣」；是上蒼垂顧的「愛侶」。

### ●「威尼斯之死」 艾森巴赫為美殉身

德國作家湯瑪斯曼（1875—1955），比紀德更早獲得諾貝爾文學獎（1929）。他1912年出版的「威尼斯之死」，是一本有名的同性戀小說，1971年曾由義大利導演維斯康堤改拍電影，但湯瑪斯曼並非一個同性戀者。據他解釋，「威尼斯之死」寫的是一個「已死去的朋友的故事」，這個朋友也是一個作家，年輕時代曾有短暫的幸福婚姻，太太死後和唯一的女兒同住；50歲那年的五月下旬，因為精神苦悶，決定到國外旅行。初到威尼斯的晚上，他在旅館的大廳首次看到達秋；一個大約14歲的波蘭少年：有一頭蜜蜂色的柔髮，面容蒼白，鼻樑挺直，嘴唇端正，「襯托出神聖、嚴肅而優美的表情，使人想到最高貴的希臘雕像。」

這個叫艾森巴赫的德國作家，深深被達秋的美所吸引，在威尼斯的旅行，也變成了美的追逐過程。他沒有和達秋說過一句話，只是跟隨着他，欣賞他充滿魅力、有如「災禍的禮物」的微笑，和那種無法以言詞讚頌、以文字形容的「美」。

最後，艾森巴赫因為感染了霍亂，病逝威尼斯，可說是為美殉身。

湯瑪斯曼對艾森巴赫迷戀達秋的心理，有極為細緻的描寫，也一再引用另一個同性戀者蘇格拉底與范特羅斯的對話，作為鋪展過程的橋樑；其中有一句是這樣的：「范特羅斯啊，因為只有美是可愛的與可見的東西，要好好記住啊。美就是我們能夠以感覺接受、以感覺忍受的、精神的唯一形式。」

### ● 困惑·危機與突破 一次跨越障礙的努力

1986年5月10日下午下着雨，空氣有點沉悶。座談尚未開始之前，會場裡的每一個人，翻閱着五月號人間雜誌「不敢說出口的愛」這個專輯，以及人間雜誌社所做的「有關青少年學生同性戀行為調查問卷」統計資料，心頭都不免有些沉重。台灣的同性戀者到底有多少？過着怎樣的生活？有着怎樣的心理困惑或危機呢？特別是AIDS侵入台灣之後，同性戀者的處境是否更侷促了呢？這些敏感的問題，一直是存在着的，但是，除了少數的精神科醫師、心理諮詢服務工作者和衛生工作防治人員，一般人對這些問題，是否依然抱着不聞不問的心態呢？座談會一開始，主辦單位說明了人間雜誌自今年1月起策劃「說不出口的愛」專輯的緣由和過程，並詳述擬定問卷內容、分發800份到台北地區10所高中、高職、五專的經過。在回收的600多份問卷中，因為青少年對問題的理解能力有異，部分回答混淆不清，抽除這一部分後，實際作為參考統計的有效問卷是534份。

根據統計結果顯示：

關於受測者中有29位同性戀情慾或行為者的各項調查結果：  
他們與同性間的親密程度：

僅止於情慾上的愛戀	24.13%
輕度接觸 (包括接吻和愛撫)	27.58%
全部的性關係	48.27%



李和清先生。

會 典藏

書 館 數 位 化



祁家威先生。

是否自認為是同性戀者：

是	51.72%
否	6.89%
不能確定	41.37%

到目前為止，與之有過同性戀行為的人數：

一位	20.68%
不止一位，但未超過十位	44.82%
十一位以上	34.48%

有同性戀情慾或行為者(甲)，與無同性戀傾向者(乙)之各項比較：父母對他結交異性朋友的態度

	甲	乙
嚴格禁止	6.89%	5.66%
稍嫌嚴格	17.24%	28.30%
溫和適度	44.82%	56.60%
毫不關心	13.79%	5.66%
放任縱容	17.24%	3.77%

對同性戀行為的主要知識來源：

學術性的書籍	10.37%
報刊雜誌的報導	27.58%
文藝作品	6.89%
朋友或同學	24.13%
錄影帶	24.13%
電視	3.44%
電影	3.44%

同性戀行為的動機：

情感或性慾上的需要	31.03%
異性對象難求	3.44%
對熟識的或租住一處 的同性戀行為者的模 倣學習	6.89%
同學或朋友的誘導	10.34%
別人的逼迫	10.34%
隨性之所致	24.13%
不清楚	17.24%

父母是否知道他們的同性戀傾向或行為：

知道	10.34%
可能知道	44.82%
不知道	44.82%

他們顯然是暗中摸索、觀念模糊中，恣肆地貪嗜同性間的歡愛。

主辦單位強調，這份問卷是一個關切的起點，也是接觸問題、認識並深入問題的一個方法；人間雜誌希望透過這份跨越障礙的努力，和社會大眾一道，來關懷茫然無助的青少年同性戀者，突破問題，邁向更合理、更和諧的社會與未來。

為此，人間雜誌特別邀請專家學者及各界人士參與這個座談會，就問卷結果及其呈現的相關問題，作一次更嚴肅、更廣泛的探討與建議。

### ●「同性戀傾向」與「同性戀行為」之間

陸汝斌醫師說話十分中肯而幽默，他一開始就說，來參加這個座談會，是想了解一下：「為什麼大家對同性戀那麼有興趣？」更重要的動機是：也想藉這個機會澄清一下；希望社會大眾「不要把同性戀當成十分奇怪的事」。

陸醫師說，要談同性戀者的問題得先把「性別」和「性」分清楚：人的性別在呱呱墜地時即已明白分別，但「性」就沒有那麼單純了；有生理的問題，也有心理的問題。特別是心理的問題，牽涉到社會認同、個人認同等等層面，更為複雜難解。從心理學的觀點來看，人格成長分為好幾個時期，其中有一個時期(6-12歲)就是「同性戀期」，過了這一期而因種種原因，無法適應或接受異性戀的，可視為「同性戀期的延長」。至於「人間」問卷調查提到今日高中高職學生有同性戀傾向和行為的佔5.43%，比五、六年前一位政大研究生以一般大眾為對象所做的調查多2.35%的現象，陸醫師認為：國外的統計也是高中高職學生的百分比比較高，不必太驚慌。

彭懷真先生說，同性戀所以引起好奇和爭議，主要是人數少；「如果50%以上的人是同性戀者，那麼異性戀者很可能就變成不正常了。」

彭先生認為，一般人對「同性戀」的理解，好像就是那麼一回事；

事實上，同性戀「傾向」和同性戀「行爲」應有明確的區分。他舉出自己輔導過的一個女生爲例；她曾摸過一次另一位女生的腳，心裡就惶惑不已，以爲自己是同性戀者了。經過輔導後，發現她並沒有同性戀傾向。另外輔導過一個男生，他每晚做剪報都把女性照片剪掉，只留下男性照片；文榮光醫師也輔導過一個王姓青年人，做過104次的談話治療，發現他從有夢遺開始，性幻想的對象從未出現過異性。這兩個人其實都沒有具體的同性戀行爲，但却有強烈的同性戀傾向。另有一些人在特殊的情況下——如在軍隊、牢獄、船上——爲了解決性問題而有同性戀行爲，但特殊情況一旦消失，仍又回復爲一個異性戀者；你能說他有同性戀傾向嗎？

彭先生並說明，根據1981年9月時代周刊的一篇報導，美國官方調查，認爲同性戀者佔總人口的10%；有同性戀傾向的人佔50%，有同性行爲慾望的佔30%，有實際行爲的25%；真正覺得自己是同性戀者的，男人有3%，女人有2%；這其中，只有一半願公開承認自己是同性戀者。

### ● 空間審美觀念較強的男同性戀者

關於「人間」問卷提到有同性戀傾向和行爲者，普通高中生爲4.48%，高職美工科學生爲9.03%，五專學生爲7.69%，彭先生認爲：多數男同性戀者，較有藝術家的氣息；對「美」的感受較爲強烈；美國的研究也指出，男同性戀者的空間審美觀念較強。

——問卷中，有一項統計是：「有同性戀情慾或行爲的同學中，家庭經濟狀況屬富裕者佔20.68%，無同性戀傾向者自認家庭富裕者，則只有1.88%。」——彭先生對此有較爲不同的看法。他認爲，台灣的社會經濟地位，至今沒有非常明確的劃分；他舉自己爲例說，他在大學教書，就社會地位而言，應屬高階層；就收入而言可能只屬低階層

，而自己內心的認定則是小康階層。因此，社會經濟地位和同性戀的關係，恐怕不是很明確的。國外研究則指出，低社會階層的同性戀者較多，因他們的文化和正規文化不同，常會形成新的文化趨向以對抗正規文化，社會文化的約束力也較薄弱。

——另一個問卷的結果是：「有同性戀情慾或行爲的青少年學生中，父母離異者佔20.68%，無同性戀傾向者只佔3.77%」——彭先生同意有此可能。他輔導過一個個案，父親是大副，長年在海上，一年只回家三天。父親不在，他與母親同睡，父親回來，他就換床睡，養成他自小仇視父親的心理。他有強烈的同性戀傾向，甚至想變性爲女人。他的父母雖未離異，但不完整，使他因學習過程的障礙而產生性別認同的迷惑。

### ● 一個同性戀者的分析研究與報告

郭家威先生以一個同性戀者的立場說，對同性戀的研究，大部分都偏向社會化的現象。醫學上區分同性戀的生理性別有真性陰陽人、假性陰陽人；心理性別則分男性陽剛，女性陰柔及中性的陽剛陰柔並濟。事實上，如對每個同性戀者分別諮詢，可能發現他們成爲同性戀者的原因及過程都不盡相同；有的人是先天遺傳，有的和家庭教育、學校教育、軍中教育（男性）、社會教育、工作環境及大眾資訊傳播都有相互的關係。

他又認爲，絕對的同性戀、絕對的異性戀及雙性戀，理論上是存在的，實際上卻大可疑慮，因爲每個人對同性或異性的感情，都有深淺不一的百分比。

對於「人間」所作的問卷，他認爲頗具參考價值。過去他也曾以非學生的青少年作過統計；他們因爲沒有學校的制約，更爲坦率，統計出來的百分比，出入頗大；例如同性戀者行爲一項，非學生的青少年高達37.5%。



彭懷真先生。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陸汝斌醫師。

### ● 替同性戀辯護的三項質詢

徐佐銘先生在台大哲學研究所的畢業論文題目是「人文社會研究的客觀性問題——以心理診斷為例的一個檢討」，內容即是探討台灣對同性戀的社會觀念及社會價值的評斷。

徐先生解釋自己是「站在替同性戀辯護的立場」，提出三項質詢：(一)造成同性戀的原因，一般都視為病理學問題去研究，並認為這種看法很客觀。徐先生認為，這是先對結論作了價值判斷——認為同性戀是病態的——再去找尋病因，事實上不够客觀。如大部份人都認為父母失和或離異，較有可能造成同性戀者，事實上，這種家庭也可能造成更多的異性戀者。(二)許多人認為同性戀者要求婚姻合法化，是對現存社會或異性戀的威脅，是要打倒異性戀。事實並非如此；同性戀者只是要求與異性戀者平等、相容、共存，並非要求享受特權。(三)多數人認為異性戀者的性行為，有婚姻作基礎，且有養育後代之責，是一種負責的行為；反之，同性戀者既無婚姻也不能繁衍後代，不過是為了貪圖肉體的享受。事實上，同性戀伴侶和異性戀伴侶一樣，也有心靈的溝通和互助、互諒的情感交流，並非完全只是性行為的結合。

### ● 從三個引申意到三項反功能

陸醫師對徐佐銘的質詢，提出不同的看法：(一)關於「同性戀是不是一種病」的問題，已經爭議了許久，1973年美國精神醫學會已用表決的方式，宣佈同性戀不是病，理由是：任何一種病必須有症狀，有「社會功能的障礙」(social function impair)，而同性戀者「除了同性戀並沒有別的症狀」，很難定義為一種病。(二)過去做過的同性戀者心理分析，並沒有同性戀者想要打倒異性戀者，而是都希望得到社會認同。(三)同性戀者有肉體享受並沒什麼不好，因為「性」是人的本

能需求之一。如果一個人對另一人只有性的興趣而對對方的內心不感興趣，那是「迷戀」而不是「愛」。同性戀者需要性，但要的方法尚有待斟酌。

彭懷真先生則說，性有分享情愛、生育後代、生理滿足三項功能；傳統社會以生育後代為重，60年代美國性革命後，轉為較注重生理滿足，現在的潮流則強調「性是一種愛的分享」。同性戀者不能生育，性行為時使用的也不是性器官，對他們的生理滿足，他「持保留的態度」。至於分享情愛，彭先生認為：愛需要忠誠、負責，同性戀者雖強調他們也有心靈的分享，但為何常常更換性的對象？「人間」的問卷顯示：有11位以上的對象者佔34.48%，國外的研究也顯示：較積極的同性戀者，一年的性伴侶甚至有超過200位的。真正的愛是可以不斷滋長的；一個人如果可以二、三天愛一個不同的人，這種愛是相當令人質疑的。

陸醫師則認為，同性戀者常換性對象，是因為人數少。如果現代人口結構改為10%的女性和90%的男性，異性戀者很可能也會二、三天就換一個對象。但他強調說，性是可以因環境而壓抑、昇華和選擇的，不一定因為對象少就得頻頻改變性對象。

### ● 文化差異下同性戀與兩性關係的異同

而後，座談會進入另一個問題，西方與我國的社會背景不同，在同性戀這個問題上，是否因為文化的差異而有不同呢？而西方國家的同性戀比率是否也會因文化差異而比我國高些？

陸醫師不認為有文化差異和國外比國內比率高的說法。國外最有名、也最常被引用的同性戀調查統計，是1953年的金賽報告，這個數據和1984年的統計並沒有很大的差別。美國有37%的男性和14%的女性，在青春時期即有一次同性戀經驗；25%的男性及10%的女性，同性戀

經驗並非偶然；只有4%的男性及2%的女性，終其一生都是同性戀者，這個比率不盡然比我們高。

我們的傳統社會，曾經盛行「養相公」，京戲中常出現男扮女裝，歌仔戲中常出現女扮男裝，可見對同性戀的接受，並沒有很大的障礙。

著名的心理學家Allpart, 1958年曾提出一個定義，認為少數民族通常會被多數民族所烙印，其過程分為1. 設罵；2. 隔離；3. 加諸暴力。我們的社會對同性戀者尚未出現暴力的現象，但設罵及隔離的現象是存在的。因此，同性戀者通常也會有下列現象：1. 隱藏自己是同性戀者；2. 如一般異性戀者一樣排斥同性戀者；3. 仇恨自己是同性戀者；4. 把一切不幸歸諸於自己是同性戀者。

彭懷真則認為，本質上，東西方文化有強烈的差異，尤其是兩性關係，西方社會較寬容，中國文化則有較多的禁忌。對同性戀的認定，東西方也不相同。他舉例說，一個美國同事看到我們的女學生常手牽手逛街或散步，很驚訝的說：「你們台灣有很多Lesbian（女同性戀者）啊！」他解釋說，台灣女學生只是慣於手牽手，並非同性戀，那位美國老師則說，在舊金山，那個現象就表示她們是同性戀者。

1981年美國宣佈了第一個同性戀者罹患AIDS死亡的消息後，歐洲、非洲、南北美洲、澳洲、亞洲也相繼出現了AIDS病例。這股震撼的浪潮，不止衝擊同性戀者，也對異性戀者造成極大的恐慌。有人甚至認為，AIDS是對同性戀者的「世紀末的天譴」。

### ●「愛滋病」盲點的 恐懼、試探、與防治

談到這個問題，李和清科長說，性傳染病有很多種，但過去發現的都只限於局部發病，像AIDS這種引起全身性免疫系統喪失的疾病，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明出可以根治的藥物；有些人感染雖不一定發病，但一旦發病，死亡率很高，衛

生防治工作和醫護人員，只能勸導同性戀者注意防患，預防感染。

根據美國的調查，AIDS的病人，93%是男性（舊金山則高達97%），其中的四分之三都是同性戀者。李科長說，台灣已有一個同性戀者因AIDS死亡的病例，以後的病人，大概也以男同性戀者居多。衛生署已成立AIDS防治小組，從事各種防治、診斷、研究工作，並設立疾病診療中心；台大內科及榮總血液科都可替同性戀者免費檢查血液，並負責保密，他希望凡有同性戀行為的人，都能定期做抽血檢驗，並盡量避免和可能的患者發生性行為；尤應避免肛交或口交。另外，減少性伴侶；不共用牙刷、刮鬍刀；避免注射、輸血，也都是應注意的事。「人間」問卷提到AIDS的新聞披露後，只有10.34%的同性戀者做過檢查；這可能是因為他們怕曝光造成困擾，或自以為沒有感染，或認為一旦檢查發現感染又不易治好，心理恐懼，不敢面對現實。衛生署已針對這種盲點加強宣導工作，例如電視有30秒及3分鐘的插播，5月31日下午在台視的「歡喜人家」節目，並有長達半小時的認識AIDS影片。

祁家威說，曾至台大、榮總驗血的同性戀者，目前已超過300位，只有7位接受定期檢查，發病死亡的則只有一位。根據他的了解，國內有幾個已感染的並未發病，國外則發病率較高，這可能和東西方人的體質不同有關。他也建議同性戀者應提高警覺，多作抽血檢查。

陸醫師在1981年曾在費城參加一個「人類性反應」的研討會，會中有人提到AIDS患者大都是男的，是否隱含著特殊的問題？防治上能否找到更好的方法？陸醫師說，認為男同性戀者有口交和肛交所以容易罹患AIDS的說法也未必完全正確，因為以前波士頓地區作過的調查報告顯示：正常夫妻也有口交和肛交，但女人就比較不易罹患AIDS。有人認為和女性的體質及器官結構有關，但也沒有明確的答案。可

見對AIDS的病因及防治，仍需投入大量的人力去作更深入的研究。陸醫師估計台灣目前約有20-50萬個精神病患，他曾說，20年前政府防治精神病如像防治肺結核、瘧疾那麼積極，今天就不可能有這麼多精神病人；對AIDS的防治，亦應如是觀。

### ●同性戀者的矯正治療： 又一個有待斟酌的問題

從以上的討論過程看來，同性戀者不但有心理困擾，現在又面臨了AIDS的生命威脅，那麼，他們到底需不需接受矯正治療呢？治療的結果又如何呢？

彭懷真說，來參加座談之前，他特別向一些朋友及一百多位學生，做了簡單的問卷調查。有69.74%認為同性戀者需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不可歸咎於先天遺傳或家庭、環境等因素；67.16%認為同性戀性行為不應被容許。至於矯正問題，有10%持中立態度；71.47%認為應接受矯正，回到正常的社會規範裡。他個人則認為：喜歡做同性戀者的，就不必接受矯正；如覺得同性戀很痛苦，就必須接受矯正。

祁家威接觸過一些二十多歲並曾讀大學的同性戀者，他們曾去找精神科醫師，但並未獲得改善。同性戀接受精神矯正需花很長的時間才可能成功，但他認為這種成功「可能提高異性戀的比率，並非降低對同性的感情」。若是同性戀者能對朋友、同事作適當程度的表白，生活也很愉快自在，又何必一定去矯正呢？

陸醫師認為，同性戀者都通過四個時期的考驗：①敏感期（痛苦）；②解離期（希望把感情和慾望分開）；③接受期（感情與慾望各佔一半）；④實行期。一般所指「痛苦的同性戀者」是指前二期，到了後二期就接近所謂的「快樂的同性戀者」了。

精神科醫師治療同性戀者，可能讓他變成異性戀者，也可能只是讓他減低痛苦，成為快樂的同性戀者



徐佐銘先生。

。1957年，Wolfendon發表了一份治療報告，106位接受矯正的同性戀者，有19%是完全同性戀者，50%成功的矯正為異性戀者。Wolfendon認為，接受矯正者年齡在35歲以下，男同性戀者喜歡與父親親近、喜歡女性、夢中曾出現女性，經過350次以上的談話治療，較可能矯正成功。但有的矯正成功者却說，異性戀行為有如「陰道手淫」；像在黑人臉上抹白粉冒充白人一樣不真實。所以，同性戀是否一定要接受矯正，仍是一個有待斟酌的問題。

### ● 鼓勵「非性」的關係， 走向健康的生活

陸醫師認為，鼓勵同性戀者發展「非性的關係」，應是比較重要的事。同性戀者喜歡用Gay這個字眼，就是因為不喜歡「同性戀」這個字眼太偏重「性」的成分；可見他們也很重視非性的關係（只有10%的同性戀者有性關係）。國內目前沒有讓同性戀者公開發展非性關係的正當場合；新公園、同性戀酒吧等隱密的場合，仍以「性」為主，且成份複雜，對同性戀者發展非性的關係並無助益。

從近幾十年來的觀察，同性戀的百分比一直維持在2%~5%之間，可見和社會化的關係不大，而可能和體質、遺傳基因有較直接的關

係。如以5%計算，台灣大約有近100萬的同性戀者存在社會各角落。如何消除他們的病態防衛和對同性戀的一些不正當的觀念（認為同性戀者較喜歡綠色、沒有體毛和快樂的人際關係等）；如何減少社會給他們的壓力和障礙，輔導他們過一種比較明朗、健康的生活，陸醫師說，「這才是最重要的。」

### ● 接納、溝通、對話、 互助、互諒、互信。

白先勇的長篇小說「孽子」，是中國現代作家第一部以同性戀為題材的重要作品。白先勇用心良苦的經營「孽子」，前後長達10年，最近正由群龍公司改拍電影之中。「孽子」是以高中生阿青「品行不端，有礙校譽」被退學而揭開序幕的。阿青為什麼「有礙校譽」呢？因為他是個同性戀者！

「孽子」的時代背景，是三十多年前的台北。現在，三十多年過去了，台北或整個台灣，還有多少學校對青少年同性戀者仍抱持着「品行不端」的觀點呢？除了應付考試的填鴨式知性教育，現代的中學教育工作者，對學生的性教育和人文教育，做了多少積極的灌輸；或只是消極的逃避呢？對於有同性戀傾向的學生，他們曾否以理性、寬容、諒解的態度去關切和輔導呢？

忙碌的現代社會，追求物質化的生活成為現代人精神的盲點。忙於改善生活的父母，在家庭裡給了下一代怎樣的人格教育和情感教育呢？親子對話的減少，親子關係的疏離，是否使得徬徨的青少年走出家庭去尋找精神的避風港？發現子女有同性戀現象的父母，又是以怎樣的態度去面對和處理？在因震驚而害怕、因羞恥而掩飾、因失望而憤怒的情緒之外，他們能否以較為平靜的態度去和子女溝通，並給予適當程度的精神撫慰？

祁家威在座談會中曾提到，不少就業青年在被發現是同性戀者後，遭到解職的命運。如果他們並未荒怠工作，並未為害公共道德，這樣

的排斥態度是否有欠公平而且太過殘酷呢？

問題仍然是存在的。但問題應該可以透過關心、理解、和疏導而逐步改善。這個座談會的目的，不止在提出問題、驗證和解析問題，更希望經由這個誠懇的、關切的開始，尋求一個更合理的社會價值的建立，給同性戀者——這群人海中的孑子——更寬厚的依傍，讓他們能勇敢、坦蕩的走向更平和、更健康的未來。

後天性免疫缺乏症候群 ( AIDS ) 專線電話：

台大醫院常德會 02-3123456轉2297, 2298

後天性免疫缺乏症候群門診時間：

台大醫院 內科門診星期一、三上午9點—12點  
電話：02-3123456轉2221

榮民總醫院 傳染病科門診星期二、四、六上午

電話：02-8712121轉2049, 3373

馬偕醫院 內科門診星期一、四、六上午

電話：02-5713760健康諮詢中心

長庚醫院 一般內科門診星期五下午，電話：02-7152550

高雄醫學院附設醫院 並無特設AIDS門診，但接受個案處理。

電話：07-3121101轉229公共衛生學科

## 稿約

**1** 本刊宗旨在以圖片文字見證、記錄、發現、報導和評論。作品應有報知性，並有作者清晰的觀點和表現上的邏輯。

**2** 本刊各專欄性質如下：

- 甲、「社會生活」：社會上各階層的生活中多樣、豐富的生活面貌和社會現象的描寫和報導。
- 乙、「各行各業」：各行各業、工作的報導和描述。
- 丙、「人間燈火」：表現具有強韌的生命力、卓越的貢獻、感人的奉獻和愛心的個人的故事。
- 丁、「文化和次文化」：台灣生活中豐富多樣的文化和次文化採訪、分析和報導。
- 戊、「少數民族」：有關台灣原住民的生活、文化、工作和問題的報導。
- 己、「環境 / 生態」：有關當前台灣生態、環境諸問題的報導。
- 庚、「台灣民俗」：台灣傳統民俗、民藝的記錄和報導。
- 辛、「台灣地理」：有關台灣鄉鎮、鄉村、山岳、河流、物產、人文地理等的報導與記錄。
- 壬、「外國攝影名著介紹」：國外攝影名家及其作品的評介。
- 癸、「新聞攝影」：重大新聞事件的現場記錄、事後追蹤、評論等來稿必須是未曾發表的作品。
- 子、「歷史見證」：以攝影記錄台灣發展的軌跡，照片年代愈古愈佳。
- 丑、「決定性瞬間」：不拘題材，具有強烈記錄性或趣味性的單張攝影作品。

**3** 以上各專欄之作品，還必須以人為作品的焦點。我們相信只有人才是一切藝術作品和優良報導的中心。

**4** 本刊對來稿有挑選、重組和修改之權，徵得作者同意後發表。不願意者請註明。

**5** 寄稿之圖片及文字，本刊酌計合理稿酬，經作者同意後使用。

**6** 來稿版權，以個案與本刊商定。

**7** 其他未盡事宜由編輯部與作者個別商定之。

**8** 來稿請寄人間雜誌外稿組。除立即通知收到稿件外，本刊有義務在十天內通知作者處理意見。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107巷11弄17-1號

零售每本148元 ● 訂閱半年六期750元

● 訂閱全年12期1480元

郵政劃撥帳號1008791-0號，人間雜誌社。



# 花傘 黑傘 / 嫁

## 兩個迥然相異的婚禮

在侗族，男方如果喜歡哪個女孩，就到女方家前起一堆火，在火邊吹奏蘆笙，表示求婚；女方如果拒絕，就要在男方家門口放一盆水，……

他們的婚禮上，父親幾乎沒有多大的角色。

代表男方的是迎親婆；

女方也是清一色的姑娘，包括送親婆、伴娘……都是女性。

在桂林，一位漢族農家的婚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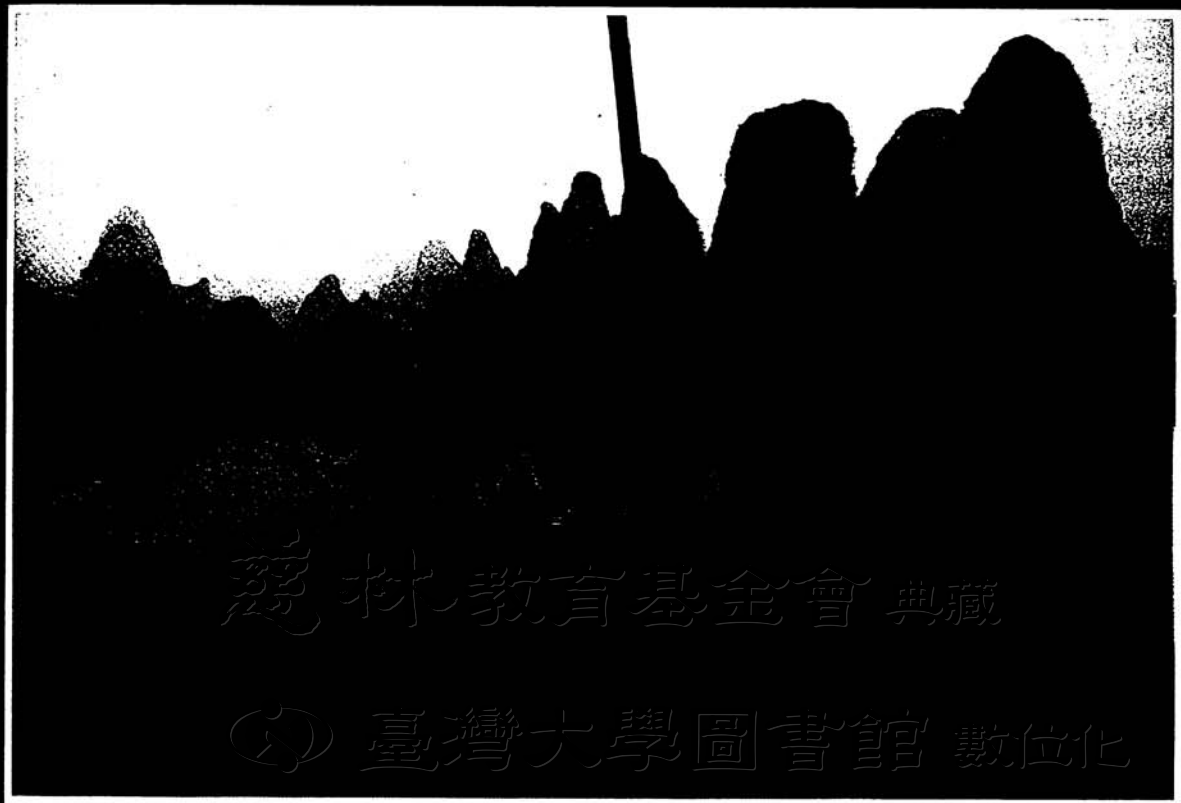
一切都簡化了，沒有禮服，沒有妝扮，沒有笑容和色彩；

有的只是鞭炮聲中的哭泣，

只是黑傘下面的淒冷……

訪談對象 / 攝影 ■ 柯錫杰

訪談記錄 ■ 林清玄



資料教育基金會典藏

臺灣大學圖書館數位化

桂林漓江的水色山光

柯錫杰優美如詩的鏡頭，這一次為我們凝聚了一個特殊的焦點：婚禮。他在大陸的從江拍攝了侗族婚禮，然後到桂林拍了漢族婚禮。

據柯錫杰的描述，這兩個婚禮氣氛迥異，侗族是熱鬧非凡，保留了傳統傳統鮮麗活潑的特色；漢族則暮氣沈沈，幾乎失去了大部份傳統的風情。

桂林的一戶漢人農家正要搭船出發，去迎娶新娘。  
樂隊的嗩吶和鑼鼓聲  
沿途飄散在安靜的水面上。

台灣漢人的所謂婚禮呢？在杯觥交錯中，在燈影迷離下，我們又失落了多少固有優美的傳統？

這實在是悲劇性的反諷。口口聲聲保存傳統文化的漢人，在歷史的進程中，脚步踉蹌，竟與自身的文化大我，疏離得近乎陌生了；處於弱小的少數民族卻在沈默的堅持裡，保存了最可貴的文化資產。這種荒謬的性格，在人生大事的婚禮中，尤其顯明的呈現了出來。

我們這一期同時報導了本省排灣族的傳統婚禮，希望從三個視角，讓我們對文化變貌有更深的思考。

對於這一次在西南地區的攝影行腳，柯錫杰認為能拍到侗族與漢族的婚禮是非常幸運的。

這兩種形式和氣氛都迥然相異的婚禮，前後在柯錫杰的鏡頭出現，但留在他心中的，除了興奮欣喜之外，還帶著令他思索的某些悵惘之感。

在柯錫杰赴美前夕，我和他做了一次較深入的訪問，現在忠實的把對話保留下來，從這裡，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一位攝影家如何面對和處理拍攝對象，以下是我們的對談記錄：



# 「淋花雨」下的笑靨 侗族婚禮

## 少數民族裡最愛乾淨的一族

林清玄（以下簡稱林）：您是在什麼情況下，因什麼動機去拍攝侗族的婚禮？

柯錫杰（以下簡稱柯）：這一次能拍到侗族婚禮，要感謝美國李統公司派駐北京的代表許以祺先生，許以祺知道在西南邊疆有一個侗族，他們的民俗非常

特別，而且剛剛開放給外人參觀，世人對他們幾乎一無所知。經過許以祺和他的夫人梁緒華的安排，我們今年二月六日在貴陽集合，然後在高峻的山嶺間奔波了四百七十多公里，順利地進入從江。

那是春節前幾天，到處都在除舊迎新，充滿新年的氣氛，侗族通常選擇在這一段時間舉行

婚禮。

林：您對侗族的第一印象怎麼樣？

柯：非常的好。侗族是一個很古老的民族，我想他們是少數民族裡最愛乾淨的一族，到處都打理得一塵不染；聽說有清水的地方才有侗族，因為他們每天都要灑掃。其實，他們的灑掃也很簡單，他們沒有什麼傢俱，房子裡也沒有衣櫥，只有一張牀，所有的衣物都放在牀上，睡覺的時候把衣物搬到地上，睡醒就堆回去，光是看那張牀，就知道他們生活的單純了。



挑著新娘的嫁妝到江邊的渡口。

新娘打著黑傘走向大家。在桂林農家的婚禮儀式中，黑傘的意義類似我們所熟悉的面紗或紗巾。





媒婆為正要離開娘家的新娘換上新鞋子，舊鞋須留在娘家。  
這時的新娘早已哭得像淚人兒了。

可能是生活單純的關係，他們的性格也很單純、善良、熱情而又活潑。我們初到新娘家，新娘和伴娘看到有遠方來客，高興的唱起歌來，歌聲真好聽，後來才知道他們唱的叫「同樂歌」，從歌聲裡，可以聽到他們那種清純完全沒有受到文明污染的心靈。

### 早婚的新娘

林：現代資訊這麼發達，為什麼侗族可以不受文明的影響呢？

柯：我想，是因為他們住得太偏遠，那裡沒有電，就不可能受到電視、廣播的影響，甚至連車子也很少到，除了極少數研究民俗的學者，根本沒有外人進去過。而且他們只有語言，沒有文字，無從受到影響。

林：您是如何和他們溝通，以進行婚禮的拍攝？

柯：人和人之間的善意，有時候是不需要太多語言的。我們到達之後，才知道他們的婚禮是在黃昏以後才舉行的；為了拍攝方便，我冒昧的請問他們，是不是可以提前到下午舉行？他們竟一口就同意了。這個婚禮

拍攝，除了這一點不能完全存真，其它過程都保留了原來的面目。

婚禮之前，新娘的母親一直在她身邊說話；她邊聽邊笑，非常喜悅。雖然我們聽不懂說些什麼，但大概是母親在教導她關於婚姻的事吧。

我拍的這位新娘長得十分健康美麗，圓圓的臉，笑起來清純、甜美，帶一點稚氣，她只有十七歲——侗族的人都是早婚的——她頭上戴著多變化的花飾，胸前佩著精巧的銀項鍊；伴娘的妝扮也和新娘相似。當她們都慎重其事的穿戴好了傳統的服飾和銀器，那種美麗真是令人感動的。

### 清一色的姑娘隊伍

林：在您的鏡頭裡好像都看不到男人，男人都到那裡去了呢？

柯：侗族是少數民族，少數民族一般在婚禮中沒有多大的角色。

代表男方的是迎親婆，女方也是清一色的姑娘，包括送親婆、伴娘都是女性，很有趣。像我們台灣，娶親是新郎和伴郎



一道去娶，但是在侗族，則是新娘自己走路到男方家的。

林：她們到男方家去，帶什麼東西呢？

柯：比較重要的是嫁妝，包括棉被和一些衣物，一個人就可以挑著走。

另外，伴娘提一盞油燈走在前面，為新娘領路。新娘自己撐一把傘，有避邪、多子多孫的意思，但不像我在桂林所看到的那位漢族新娘，撐着黑傘，侗族新娘撐的是一把花傘。我一直在想，那一把花傘看起來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很像 Made In Taiwan，因為實在很花，那種花使人感受到一種歡樂的氣氛。

侗族都是一個聚落一個聚落的，族人住在一塊兒；他們很少與外人通婚，所以他們的婚禮通常都是走路的。

林：他們住在一聚落裡，在結婚前，他們怎麼談戀愛？

柯：侗族的性觀念很開放，因此他們都是自由戀愛的。

侗族非常喜愛音樂，常用歌聲和蘆笙來表達彼此的心聲。他們的戀愛也是從歌聲開始，未

婚男女見面講不到三句就先唱歌，對唱一陣子，男方如果喜歡女方，就到女方家前起一堆火，在火邊吹蘆笙。女方如果同意男方求愛，就默默接受；如果拒絕，要在第二天亮之前，在男方家門口放一盆水，表示把男方的火澆熄，這樣就結束了，男女雙方各自再找新的對象。

婚前性關係很普遍，因為他們把性看成和愛一樣的單純自然。

### 只進一半的洞房

桂林鄉野的菜園景色。

林：再回到婚禮吧，女方走到男方家後怎麼樣？

柯：先說男方家的準備。侗族的主婚人通常由寨老擔任，他老早就在男方家等候，他身邊有準備好的竹枝和臉盆水，新郎和男方的親友則依據傳統習俗全部暫時迴避。

新娘一進門，寨老就用竹枝沾水淋在新娘頭上，喃喃說一些

吉祥話，向新娘祝福。這種儀式在當地叫做「淋花雨」，詞句的意思是：丈夫娶妻子，男人愛女人，夫婦送上牀，明年生貴子……等等。在那天的婚禮上，當寨老說出這些吉祥話時，曾逗得新娘和伴娘都開心地笑了。

等吉祥話說完，新郎和男方家人才出現，在祖宗牌位前鋪上草花，上面擺三杯酒、三條魚、一碗糯米，用以祭拜祖先。寨老在祖宗牌位前，用竹枝沾水灑在新郎頭上，這樣做有稟告祖先的意蘊。

接著，新郎以傳統的牛角盛酒，向家長、寨老，還有觀禮的親友敬酒，一一傳遞飲用，直到所有人都喝完喜酒，儀式才算完成。

林：不請客或入洞房嗎？

柯：他們不請客，請客最沒意思了。進洞房是有的，但只進一半的洞房。在進洞房之前，男方最年長的婦人先等在洞房裡，門口放一根刻有花紋的龍頭扁擔，新娘進入前先用幾尺紅布捆在扁擔上，再跨過扁擔進洞房。然後，年長的婦人遞給新娘一盒火柴，新娘即點燃一盞盛滿柴油的吊燈。

「跨扁擔」與「點油燈」這兩種儀式非常有意義，象徵著女方從此加入男方的勞動力，並綿延男方的香火。

最後才是鬧洞房，鬧洞房常鬧到天亮才結束。

，新娘就在伴娘陪同下返回娘家，這是為什麼我說只進一半洞房的原因。

### 適婚期與「解婚」的條件

林：為什麼立刻就回娘家呢？

柯：是因為農村勞動力非常重要的關係。新娘一回娘家就是兩三年；這期間內，除了幾個固定相會的日子，只在農忙時節，雙方可以帶朋友到對方家裡幫忙，並且小住數日。

侗族喜氣洋洋的出嫁隊伍：最前面的是挑著嫁妝的送親婆，接著是提油燈的伴娘，然後是撐花傘的新娘，以及其她的女伴。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侗族婚禮上的  
嫁妝和迎親婆。





最有趣的，是雙方仍然可以結交異性朋友。過兩三年後，新郎才選擇一個良辰吉日把新娘重新帶回家，這時的新娘往往是帶著生下的孩子一起回來。

林：這時他們結交異性朋友，會不會影響婚姻呢？

柯：通常是不會的。萬一發生問題，男女雙方都可以提出「解婚」的要求，愛上別人的那一方要賠償對方，如果愛上同村的人就賠六十元「人民幣」，愛

上外村的人要賠一百元。解婚時，也由寨老主持，同村的人在旁仲裁，等到解婚完成，就再不能有糾紛了。

我覺得，在初結婚時，男女雙方有一段適應期，是很科學的。至於「解婚」，也比現代人的「離婚」要民主開明得多。

## 2 漓江山水間的哭泣 漢族農家婚禮

彷彿回到了四十年前的台灣鄉下

林：我們來談談，您拍的另一個漢

族婚禮吧！您是在那裡、在什麼情況下拍到這個婚禮的？  
柯：在桂林拍到的婚禮完全是偶然的。我住桂林的興坪旅館，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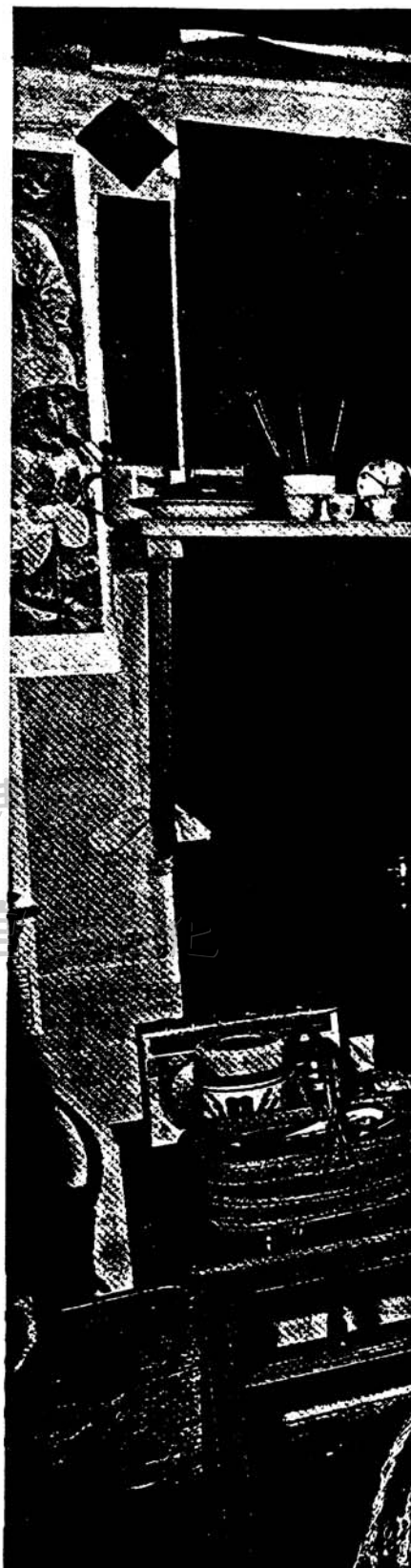
新娘入門後，夫家所行的儀式之一。

上七點多自己跑到漓江畔拍照片，聽到有人在吹噴吶，就跑去看，結果看到小型的四人樂隊正好要上船。我問他們要幹什麼？他們說要去迎親，新娘住在下游的地方。於是我徵求了他們的同意，就和他們一起上船了。新娘的家住在漓江邊，當我們坐的船抵達時，就開始燃放鞭炮；新娘一聽到鞭炮聲忽然放

聲大哭，哭得直悽慘。那時候使我不由自主的起了小時候想常唱的一首日文童謠「紅蜻蜓」，中間有幾句是這樣子的：黃昏時紅蜻蜓飛來飛去我的姊姊十五歲時就嫁出去了從此我們再也沒有她的消息唉呀！結婚真是奇怪的事，有的人是多麼的快樂，有的人卻覺得淒涼。我看她哭得很傷心，就叫助手



主婚人在儀式中唸：丈夫娶妻子，男人愛女人；今天送上床，明年生個好寶寶。



資料教育基金會典藏

◎ 臺灣大學圖書館數位化



新娘和伴娘齊聲唱「同樂歌」

去錄她的哭聲，結果錄音機一按，她却不哭了。

林：結婚時哭好像是漢族的習俗，在台灣也有的。

柯：其實，我在瀛江的新娘家，感覺正是回到四十年前的台灣鄉下，不但居住環境像，生活的困苦也很像，連宴客端出來的菜都幾乎是一樣，大塊的魚肉，沒有經過什麼高明的烹調。唯一不像的是，四十年前的台灣婚禮還有一點歡樂氣氛，瀛江的婚禮卻只是吃，一點也沒有快樂的氣氛。

我因為是臨時來參加的不速之客，包了一個四十六元「人民幣」的紅包給新娘。

### 失去了笑容的婚禮

林：台灣的女家請客都是在婚後兩三天，叫「歸寧會親」，這裡為什麼先請客呢？還有沒有別的儀式。

柯：我想，可能是因為簡化的緣故。他們的婚禮完全簡化了，像

新娘也沒有穿禮服，臉上也沒化妝，一點也不像新娘。

儀式是大家吃完喜酒，新娘要拜祖先，拜祖先的時候，新娘更是跪在地上大哭特哭。

哭完後，換一雙新鞋子就往男方出發了。

林：她們帶些什麼東西到男方家呢？

柯：帶一些嫁妝，包括一隻紅木箱子、一牀棉被、一張草席，還有日常用品。新娘走出家門時用米篩遮頭，新娘出來時撐著一把黑傘，這些都和以前的台灣習俗相似。

我們回來的時候是逆流，花了三倍的時間才到新郎的家。船比走路還慢，很能體會到新娘那種徬徨的心情。

林：到新郎家的情況怎樣？

柯：也是一到就放鞭炮，但是新娘並不進去，一直等新郎跑出來接，談了半天，新郎給新娘十元的「人民幣」，才把新娘牽進去。奇怪的是，新郎和新娘

見面，相互間一點笑容也沒有，使我想到，他們以後的日子怎麼過呀！

這個婚禮讓我感覺最遺憾的是，無法拍到男女雙方家中的情形。聽說新婿期間當地的風俗是不准陌生人進入的，因為會帶來霉運。

### 一點點美的光芒與愛的喜悅

林：拍完兩個婚禮，您的感想如何？

柯：結婚是人生大事，也是喜事，應該是充滿活潑快樂的色彩，像侗族那樣可以讓別人分享他們的歡樂。但我在桂林拍到的農家婚禮，卻是拘謹、憂鬱，帶著灰沈的色彩，為什麼把結婚搞成這樣實在是值得深思的。

林：最後，可不可以談談您理想的婚禮？

柯：我理想中的婚禮應該是莊嚴和歡樂的氣息兼而有之。像西方的婚禮在草地上，有陽光、有綠草、白紗，這種開放的婚禮不是也滿好的嗎？當然，我們有自己的文化、傳統，在人生這麼重要的日子裏，總該有一點象徵的表現，有一點深刻的意味，有一點美，有一點愛的喜悅和光芒！

像現在的台灣，婚禮本身反而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去拍一組照片留下來，或者大家大吃一頓，有的吃完了連新娘還沒看見呢！這些都是荒謬的。

如何建立一種有風格、有美感、有朝氣的新的婚禮文化，相信是中國人應該認真思考的一件大事吧。

侗族新娘的媽媽高高興興地為待嫁的女兒整理服飾。

資料教育基金會典藏

◎ 臺灣大學圖書館數位化



# 高山上的 婚禮

四月，瑪家鄉的結婚旺季。山路上，處處可以看見穿戴盛服的婦女，也時時聞到了動人的酒歌……「高山上的婚禮」帶您進入現場，浸潤於這個新舊交融的儀式之中：「婚前服役」的傳統內容，「升級婚」的現代模式，白色百合與鷹毛的佩戴規矩，「婚稅」與「搶新娘」的林林總總……一個全新的視野，在此揭開——

攝影■鍾俊陞

撰文■官鴻志

資料教育基金會典藏

◎ 臺灣大學圖書館數位化

春天才到，南台灣的陽光，却已煦煦然打照著大武山麓。芋頭葉的幽淡清香也逐漸在屏東縣瑪家鄉的山坡上飄散開來了。

那是一戶排灣族人家忙著辦喜事，做小米糕時散發出來的清香。他們用芋頭葉包紮搗碎的小米，夾進肥豬肉，下鍋蒸成長條形的「阿旨」（Haiwai），「阿旨」是女家送給男方的定情禮。

那股清香，傳了幾百年，瀰漫村里時，表示喜事臨近了，也象徵著女兒初長成的貞潔。在舊傳統年代裏，這時，女方便會挑選一名聲音宏亮的人，夜間站在高崗上，大聲地喊：

現在你們的朋友要結婚了，  
趕去參加，不要坐失良辰呀……

## ■迎親

為了記錄完整的排灣族婚禮，我們提早一天，乘火車趕去瑪家鄉，參加蔣明文和蔡金菊的婚禮。

四月，正是瑪家鄉的結婚旺季。山路上，四處可以看見穿戴盛服的婦女，也處處聞到了酒歌。一些排灣族老婦人一邊擗著小米，一邊唱歌，腰間繫着兩片款款擺擺的花裙。阿禮村、好茶村、三和村、瑪家村

四月，正是瑪家鄉的結婚旺季。山路上，四處可以看見穿戴盛服的婦女。

都傳來了喜事的消息，一夜間，好像一株桃花同時綻開了紛繁的花朵，令人滿滿的沾了喜氣。

老婦們身上配戴五彩綉飾，走起路來鈴鐺悅耳。在時代的劇烈變遷下，她們趕遠路而來，為著一點點僅剩的傳統盛景，趕到新人家裏幫忙做珠衣，唱歌喝酒，在樹影下洗檳榔，蒸小米糕；她們是堅守舊俗的婦女，內心也許並不知道，年輕女子已經喜歡穿西式紗服了。而這婚禮前夜，只有她們珍惜舊時年華似的，一直鬧到天明。

依照禮俗，山地婚禮長達數天，也有數不盡的、琳瑯滿目的儀式要舉行。從定情禮、議婚到結婚，包羅各式倫理的、階級的、祖祭的和種族的儀式，例如盪秋千、立木樑、抬新娘、梳頭禮、嘗新祭、新娘貞潔禮，喝連杯酒等等，大部份都已失傳或省略了，年輕的山地人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反而成為人類學研究的素材了。

隔天早上，男方去瑪家村迎親。出發前，新郎戴上白紗手套，穿起西裝，結着領帶，一派西式裝扮。他坐在白色禮車內，為我敘述他們的愛情故事。

他倆是瑪家國小同班同學，一對青梅竹馬。「在班上，她是功課最好的學生，我是最差的一個。因此，常常藉故問她功課，討她歡喜；後來才找到了我們的共同興趣：繪畫。她高興時，就會送我一張畫，



我統統保存下來了……」蔣明文說話時，閃著黑眼珠，臉上掩不住歡喜。

他是排灣族的一介平民，也是一名國術國手，現在就讀台中體專二年級。他側臉望著美麗的新娘子，又絮絮地說：「婚後，希望蔡金菊考上大學，在美術上繼續深造。我



呢，想轉到文化大學國術系。」

去年才從農校畢業的蔡金菊，低頭不語，很依順的樣子。才十九歲的她，已長得亭亭玉立了。

蔡金菊是瑪家村頭目的女兒，繼承母親魯凱貴族的血統。據他們說，若在嚴格實行階級內婚姻、講究門當戶對的年代中，這門親事，恐

怕就會橫生許多枝節了。依據中研院謝繼昌的研究指出，這種「升級婚」，可分為「向天爬升」與「向貴族爬升」兩種。但是，「階級間的婚姻並不能改變當事人與生俱來的既有地位，卻可以改變他們子女的地位」，換句話說，蔣明文和蔡金菊的子女，才正式擁有貴族的身

頭目穿戴盛服，坐在喜美車內，閒閒地抽著旱煙。

交織出了傳統與現代的強烈的對比。





在女家門口，  
舉行「搶新娘儀式」。  
在眾人與新郎拉扯之間，  
新娘激動地「哭鬧」不停，  
表示她不肯出嫁離家。



新郎把新娘強行抱回家，  
此時眾人吶喊，  
興高采烈地跳舞。



枯候了許久，仍未見動靜。男方頭目穿戴盛服，坐在喜美車內閒閒地抽着旱煙，恰恰是傳統與現代交織出來的強烈對比。

新郎的母親手上拎了一支鷹毛，嘴裏嚼著檳榔，也沒有絲毫急躁。山地人的恣意自在，反而讓我這個平地人心慌起來。我們原以為山地的傳統婚禮是在分秒必爭中緊湊地進行的。其實竟大大不然，一切好像都是水到渠成，自由自在。

在新郎家的時候，新郎的母親曾經喜孜孜地對我說：「今天要上山去跳舞啊！」然後她從頭到腳，為我解釋了她全身美麗的打扮：「這就是琉璃珠，十字繡；鷹毛只有頭目才能插。…女人戴花冠可以消暑，清涼額角。有些婦女戴白色野百合，表示她是貴族身份。」

「今天，打不打秋千啊？」我問

「不行，我們不是頭目。」

「蔡金菊不是頭目的女兒嗎？」

「是，但山上沒有人手，沒有場地，動手起來頂麻煩的了。如果頭目執意要盪秋千，也沒有人敢違背的呀。」

她輕快的說着。在她口中，婚禮要打秋千固然熱鬧，現在大家倒也不太講究了。可惜，這種富於浪漫氣息的禮儀，這種在眾人牽手唱歌作舞之際，由少女們輪流爬上盪索，投入情人懷抱的戲劇性的一刻，

在祝歌聲中，

祭司手持一串蜻蛉玉，

在新人頭冠上繞了幾圈，

表示這門親事正式具有合法的地位。

不僅今天看不到，在人們心目中也彷彿漸漸褪去記憶了。

接近中午的時刻，男方迎親隊伍才開拔出發。小卡車、鐵牛車滿載的是紅男綠女，顛顛簸簸地上山了。

新娘家居住的瑪家村，座落在半山腰上，共有廿餘戶人家。小小的村落，隱在樹林間；這時已經擠滿了攜帶聘禮的人潮，顯得隆重而熱鬧。

村旁，一條很長的陡坡上，許多山地小孩當它是一條天然的滑梯，紛紛從高處溜下來，滿身泥土的，也趕到路邊來看熱鬧了。我們一抵達村口的時候，突然響起了嘹亮的音樂，一時炮煙升天，由一個手執禮炮的人領隊，沿路燃放，大家緊跟在後面，挑著、扛著男方聘禮，浩浩蕩蕩登上新娘的家門。

聘禮依次是山刀、檳榔、米酒、甘蔗、豬頭、豬膀子和內臟，香蕉、汽水、柳丁，以及一株特別醒目的新綠的相思樹，據說是避邪的祭物。依據中研院的調查，佃民對於貴族，必須繳納「婚稅」，指的大

份。

由於時代的衝擊，新式戀愛取代了階級內婚姻，瑪家鄉的階級制度也漸漸式微了。但傳統的婚前服役，還部份地保留下來，也自成一套富於倫理色彩的追求模式。

當瑪家鄉男子選中情人以後，在長期追求的過程中，必須一心一意為女方工作，上山砍柴，打獵收割。每當夜晚來臨，男方便會邀集同伴到女家作客，對唱情歌，並攜帶檳榔、煙草，招待女方的長輩，但男女雙方却不得單獨相處。

來到北葉村的柱型圖騰下，我們

資料教育基金會典藏

◎ 臺灣大學圖書館數位化



上圖：「碇米」是一種喜訊；  
瑪家鄉的婦女一邊碇米，一邊歌唱祝福即將締結婚姻的新人。

左圖：男方家人為娶親而忙碌著。在樹蔭下，  
山地婦女用嘴吹起美麗的小米浪花，抖落小米的殼，準備做小米糕。

概就是豬頭和豬脖子這兩項聘禮吧，因為這兩種物品只有貴族可以取用，佃民是不可以動手的。

隨後，在新娘家的院門前，由男方老人家引荐新郎，以歌聲報告他的家族身世，並大聲頌吟：

「我們什麼都抓到了，無論什麼動物都打到了，過門來娶親……。」

排灣族的傳統社會中，一切語言皆由唱歌來表示。這時，女方為了表示歡迎，也由四名老婦領唱，歌頌女家的高貴，新娘的聖潔；並祝福新人不會吵架，白頭偕老。歌聲中，大夥兒都圍着男方的聘禮跳起舞來。此刻，新娘與新郎竟已經換裝完畢了，一身傳統的禮服打扮，加入了眾人的婆娑舞蹈。新郎頭戴豹牙帽，頂上，插一支雉雞羽毛；頸間掛著多彩的綴珠頂圈；另有一條從右肩垂到左邊腰部的肩飾，鑲

著琳瑯滿目的銀幣、瑪瑙和銀鈴，看起來十分帥氣。

新娘則紅布纏頭，戴着另一種寬邊的綴有貼飾的豹牙帽，上面編綴

着美麗的鷹毛和花朵；長衣窄袖，在肩袖和裙邊上還繡有美麗的圖案。她的背後，垂下一長串的綴珠，胸前則是一圈閃亮的琉璃珠……。她的裝飾十分繁雜，繽紛耀眼，如果林林總總寫下來，加以考證研究，

在新郎家門口，趕遠路來的婦女，在樹下包檳榔，供賓客食用。





資料教育基金會典藏

◎ 臺灣大學圖書館數位化

大概可以寫成一大冊巨著吧。不過，在劉其偉的研究裏却指出：近年來，山胞除了為祭日舉行的儀式，一般已很少穿著傳統的衣飾了，即使有傳統衣飾，材料也不是當年的質地，而是利用塑膠代用品，已失去原有的古樸情趣了。

新郎與新娘穿戴盛服，牽手共舞時，整個婚禮儀式才進入高潮。大家歡聲祝福，也在祝歌聲中，接受祭司主持的簡單祭禮。祭司手持一串蜻蛉玉—據陳奇祿教授考證，此物從西域傳來台灣，必須陪葬埋於墳中，出土成為蜻蛉玉—在新人頭冠上繞了幾圈，表示這門親事已具備了合法的地位。

歌聲唱畢，已近下午兩點，大家才開始飲宴。新郎與新娘再換了一套西式禮服，向眾親友敬酒；老人在飲酒之餘，酣然唱出酒歌，唱出他們當年的英雄故事，狩獵殺敵的詩篇，歌聲雄渾而蒼茫。

黃昏時刻，在女家門口，舉行「搶新娘儀式」。她乘大家唱歌跳舞之際，故意藏匿起來；這時，親友一哄而散，為著開路與擋路而彼此拼勁：男方擋路，女方開路給新娘，目的是表示新娘不肯出嫁離家。她必須哭鬧不停，到僻野處去躲藏，並把隨身飾物丟在路上，讓新郎循迹探找；而男方親友更必須專心注視著新娘丟了何物，否則，還要賠償新娘的失物呢。據說，有時新娘一藏就好幾天，讓新郎忙得團團轉，甚至必須買通女方親友，才找到新娘，不然將會遭到村民的取笑。

找到新娘以後，由新郎強行抱回家。此時，眾人吶喊：親她！親她！吆喝聲下，新娘却激動地哭了，在眾人拉扯間不知如何是好。新郎則忙不迭地送給她親吻，眾人的笑鬧喝采，更是錦上添花，增加了戲劇性的收場。

廳堂上，  
掛了一個斗大的「囍」字，  
阿考一早採回來的榕樹葉，  
也舖在紅地毯上，  
等著新郎與新娘來拜堂。



## 娶親

婚禮的第二天是娶親的大日子。蔣明文家人一清早就起床了，為了娶親而忙碌起來。新郎的表哥阿考，帶著竹筴子，上山去採榕樹葉，準備撒在紅地毯的那一端，在禮堂上，拼成一個心心相印的葉環。

依照傳統禮俗，排灣族並沒有拜堂儀式。近來，因為受到宗教和平地人的影響，反而把梳頭禮、嘗新祭、新娘貞節禮省略了，而改為拜堂儀式。服務於瑪家國小的石澄流，是新娘的小學老師，他手持一面紅紗喜帳，端端正正的，把它掛在

「背新娘」也是排灣族的重要儀式之一，一直留傳至今。

新郎告訴我：「背新娘，表示新娘就是我的了！」

廳堂，上面寫了一個斗大的「囍」字。兩根龍鳳喜燭，也熊熊點燃了，他還不忘在門楣上貼著朱紅對聯。「永結同心好百年」的幾個大字，有模有樣的掛在牆上，令人赫然覺得，漢文化的習風似乎早已深刻地匯流到山地社會之中了。

正在裝點著廳堂，路口突然湧來了人潮。芒葉樹下的一群男女，夾道歡迎著新郎與新娘。背新娘的儀



朱紅色的喜帳上，  
簪著花花綠綠的鈔票：  
這是新娘的嫁粧之一。



式開始了，紅、黃、綠色的「雪拉」(Shala, 背巾)，攬在新郎和二名壯漢的頭上，他們背著頭目、新郎與新娘的母親，徐徐步向禮堂。記得新郎曾經告訴過我：「這樣就表示新娘是我的了！」看著烈日下背負新娘回家的新郎，他臉上正沐浴著怎樣的驕傲與滿足啊！新郎的父母在門口納親，也是一臉笑容。禮堂上，早已張燈結彩了，證婚人從擴音機傳來祝詞，他用英語祝福新人，也夾雜著幾句排灣話，聽起來有些滑稽。稍後，三名老婦來叩門，在門前歡呼：祝福啊，我們

送禮來啦，我們很高興呀…。她們身後緊跟著一排禮隊，打著鐵鍋，挑著活豬，紅色喜帳上，也簪著花花綠綠的鈔票。

山地聘禮，一向是公開示眾的。在古老年代裏，鐵鍋、鐵排耙和山刀都十分珍貴，也是重要的聘禮和生產工具。一位排灣族長者告訴我：「那時，找不到鐵器怎麼敢娶親呢！」

新娘進房時，一群孩子擠在窗口下看熱鬧，他們比手劃腳，興高采烈地喧笑著。在這樣的喜慶上，那美麗的新娘自然成爲衆人矚目的焦



點。但她這天進進出出的，盡是忙著換穿衣服，忽而傳統，忽而現代，交揉搭配之間，還需視不同的場合而有選擇，簡直讓人目眩眼花。一天下來，換穿的時間就佔去了不少；而且，傳統盛服相當繁雜，必須有人在旁協助，就是如此，也讓她喘息不止，忙得額頭上滿是汗水了。

「其實，只穿一套傳統的禮服不就漂亮極了，」我向新郎蔣明文表達了自己的觀感，他却苦笑一下，不置可否。近年來，山地社會一直受到各式文化的衝擊，年輕人又多

喜新厭舊，漸漸的，傳統的固有涵意，也多被人淡忘了。採訪時，我常常為了一個動作，一個儀式，問了許多人，却仍不得要領。這也使我不得不去尋思：再過幾十年，山地文化中的這些林林總總的繁複儀式，是否也都將一一消失了呢？

不久，一支現代化的樂隊，浩浩蕩蕩地走進村子，在宴桌上，他們奏出本村流行的山地歌曲；一名歌手嘹亮地唱著。他優美的腔調，充滿了南台灣的野性之美。後來，我向村人問起，才知道這種助興節目在這一帶的喜慶宴上十分流行，已

山地聘禮，一向是公開示眾的，這正構成了一幅饒富趣味的送禮景象。





經成爲一種專門的職業，在各山地村落間演唱賺錢。

此外，在宴席桌上，也流露出一些奇特的景緻。譬如最後一道菜，竟然端上一盤甜點，而且是「全盤西化」了的甜點；盤裏，每人一份海棉蛋糕，一瓶養樂多，與餐桌上竹筒蒸出來的小蝦仁，和村人們的傳統服飾，恰成有趣的對比。宴席接近尾聲時，主人很大方，他親自走到每桌來分送塑膠袋，讓客人把剩餘的食物包回家去。我想，這大概是山地社會節儉的習慣使然吧；當然，這也是山地傳統中有物共享的一種表現。

娶親儀式在當天晚上，進入最後的高潮。男女携伴，湧進新郎家跳舞祝賀，照慣例，除了具有祝福新人的含意之外，跳舞也是完全屬於未婚男女的節目，是從倫理上蘊育出來的社交活動，極富於浪漫與莊嚴的氣氛。

在明月高懸的夜晚，這「杵聲」脫胎出來的歌舞，像水一樣，汨汨地流進少男少女的心底。人人都微酣了，汗水與酒，伴著我們進入月色浸浴的夜晚。

現代與傳統的雜揉——從服裝衣飾上，表現出山地婚禮的一大特色。

新娘紅布纏頭，並戴著色彩奪目的豹牙帽。



# 黑暗啓示

在黑暗裏堅持着光明，在迷茫中肯定着方向；  
在清冷的角落撥動着人間的和弦，  
在寂靜的夜空叩擊着命運的門扉……

阮義忠的「黑暗啓示」，爲我們展示了一個崎嶇而堅強，  
清冷而多情，深邃而廣闊的世界：  
我們所陌生的，盲人的世界。

慈林教育基金會典藏  
《第1景》  
命運  
臺灣大學圖書館數位化

這位雙目失明的算命師，是家鄉裡婦孺皆曉的人物。他沒有固定的卜卦攤位，每天總是執着拐杖，在大街小巷繞走一遍，然後朝海邊的漁村走去，一路招攬着生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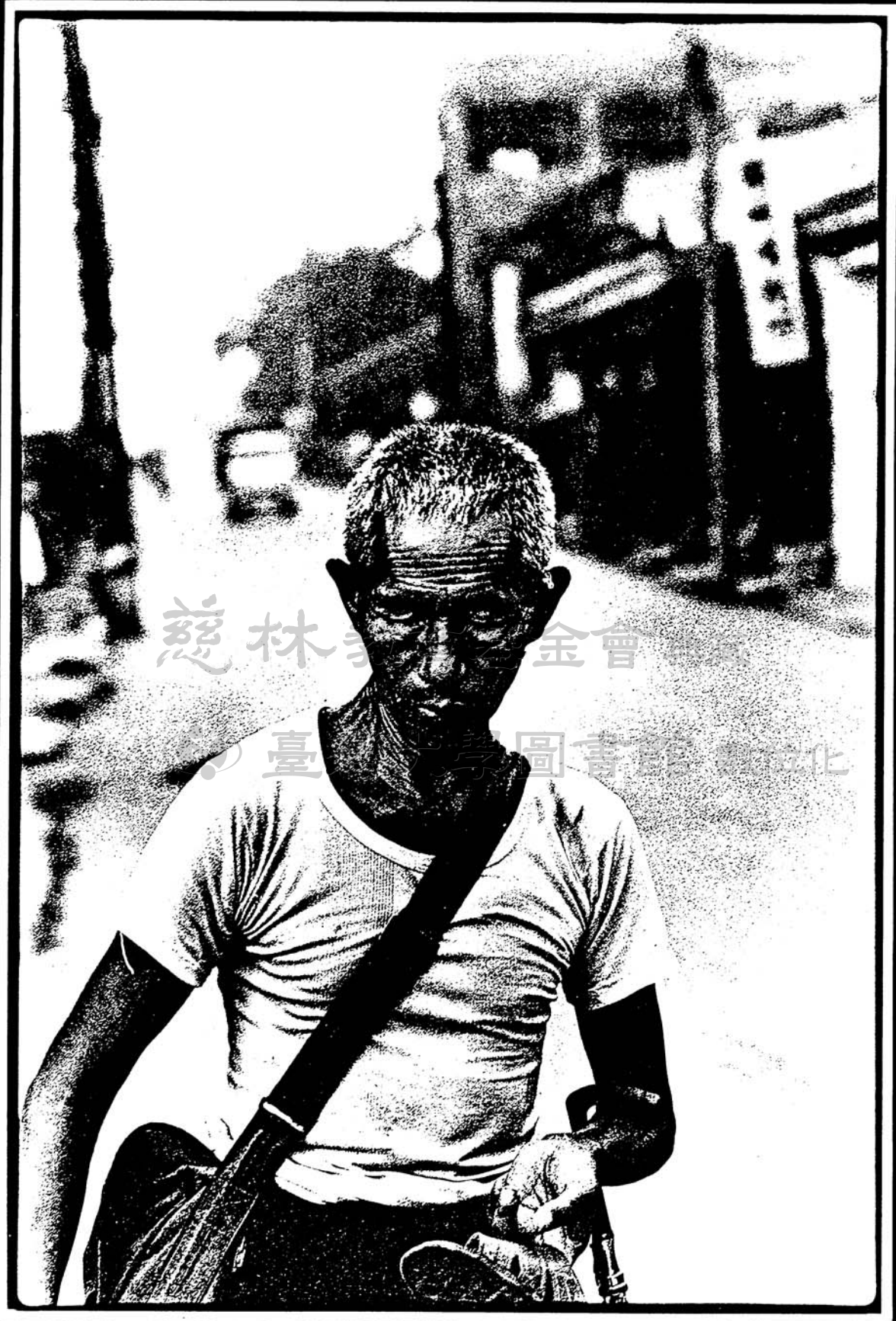
爲了克服失明的不便，他把自己的行程固定成一條始終不變的路線：總是由同一個街頭出現，然後在同一個岔路口，轉向同一條巷弄，最後消失在同一方向的街尾處，這幾幾乎是他一生旅程中的全部範圍了。

偶而，他會停下脚步，把拐杖掛在臂膀上，十分艱困的由背包中掏

出椰子，篤——篤——篤——的打着，以通知街坊人家，他已出現在附近了。

拍下這張照片的十二年前，也是我見到他的最後一面。後來我去了台北，無日不在生活裡奔忙。直到有一天，聽家人說起他已經過世的消息。那時，我耳際立刻響起了他敲椰子的——篤——篤——篤的聲音。一直到今天，這個聲音彷彿依舊在提醒着我：有多少盲人正在這樣叩擊着命運的門扉，每一聲都是那麼凝重，卻不見有人應門。

撰文 / 攝影 ■ 阮義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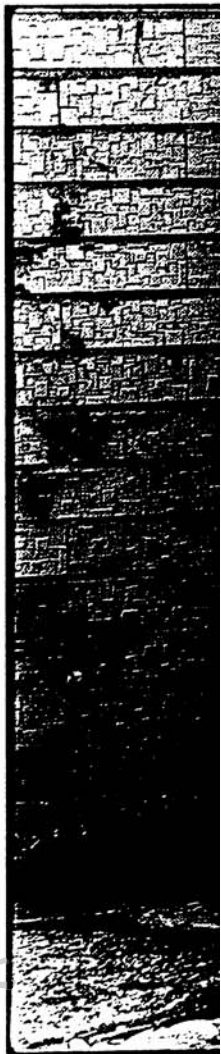
## 《第2景》 嗚咽

在台南南鯤鯓的一次盛大廟會上，我遇見了這位賣唱的盲婦。那天由各地組隊前來的進香團體和遊藝隊伍，把這個偏僻小鄉塞得水洩不通。她就窩在廟前的一棵榕樹下，用她的歌藝來換取香客們的施捨。

就在鑼鼓喧器、鞭炮乍響的吵雜聲裏，大胡如淒如泣的弦音自這位

盲婦的拉奏下嗚咽了起來。接着一閃又一閃的「勸世歌」，從她沙啞的喉音中，抑揚頓挫，傾吐而出。

她無視於四周的喧鬧，也看不見圍在她旁邊的聽眾；只是自顧自的賣力演唱着。一字一句，勉人勤勞知命、努力向上……。







## 《第3景》 傾聽

這對盲夫婦，在台北萬華龍山寺前的商場裡，不知做了多少個年頭按摩的營生了。他們的攤位擺在公廁外頭的牆角下，整個商場唯有此處不便做飲食生意，自自然然地，這兒就成了擁擠市集裡被人捨棄的一方小空地。

他們的生意清淡，往往得閒坐大半天，才有一兩個客人上門。在寒風冽冽的冬季裡，生意更是難做了。

這一天，我看到他們垂頭傾聽着收音機的歌仔戲節目。小如香煙盒的迷你收音機，擺在椅凳下的袋子裡，音量十分微弱。他們得倍加注意才不會漏掉戲裡的情節，因此整個人都帶有全神貫注的那種神情。盲婦且在劇中人物唱歌時，隨着節奏用腳在打拍子呢。

此時此刻，他們孤寂的心靈，是否也有一絲慰藉呢？

## 《第4景》 扶持

在一個全省性的殘障學生運動大會上，一所啓明學校的軍樂隊，穿着十分帥氣的制服，正排列整齊了，準備進場。

這個環境對他們來說是陌生的。因此每一位隊員都以手扶住前一位的肩頭，在明眼的老師帶隊下，一個引導一個邁進場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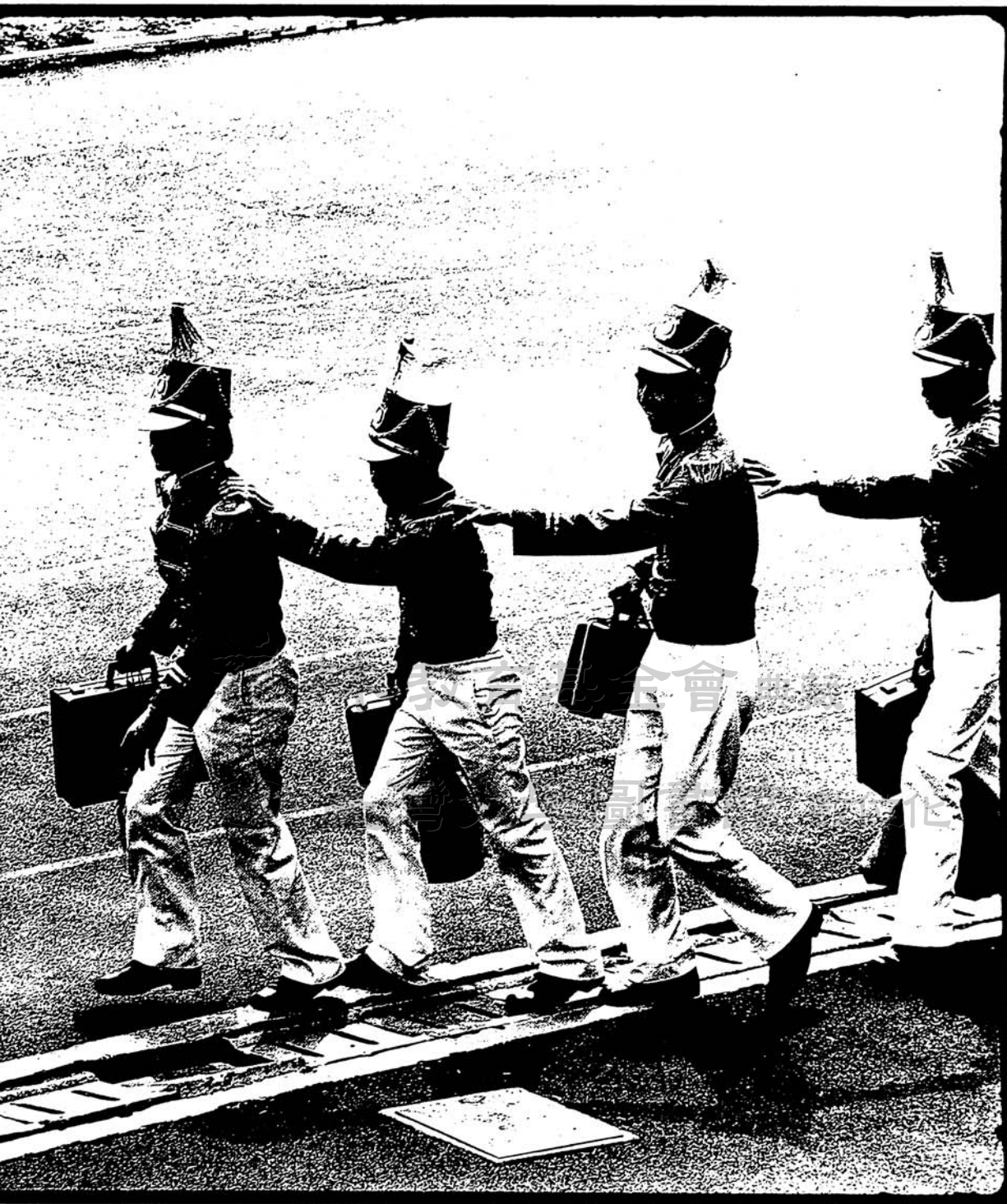
原本串連有序的隊伍，忽然因一位學生跟不上脚步而斷了線。這雖然不是什麼大事，可是前後兩人在落了空之後，原來喜滋滋的表情，霎時被滿臉焦急的神色所取代。他們互相扶持的情感是那麼濃烈，他們的焦急，也立刻傳染了遠遠凝視着他們的觀眾；許多人，都忍不住的「啊——」了一聲。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臺灣大學圖書館



## 《第5景》 了解

這麼一冊厚如電話簿的點字書，只是一篇短篇小說而已。在印刷術突飛猛進的今天，盲人書籍的製作依舊和發明之初了無二致：每一頁都得用大車床般的打字機打在兩片鐵皮上，然後再夾上一張厚紙，壓印出凹凸凸凸的點字文。

盲人對世界的認識，只能憑藉聽

覺與觸覺；而對知識的吸收，大多也只有靠着手尖，去感受那凹凸的點字了。

每回看到純白的點字書，彷彿就如同跌入一個巨大而空無的世界中一般，茫然一片。我們對盲人的了解，比起盲人對我們的了解，實在貧乏得多麼可憐啊。





## 《第6景》 方向



張遐齡和湯韻輝這對相依為命的夫婦，是台中后里啓明學校的老師。太太先天就失明了，先生是在年輕時感染眼疾而終至目盲。

他倆藉着一封封的點字信，從筆友通信中而相識而相愛而成親。彼此從未目睹過對方的容顏，然而他們的心靈却映照著對方最完美的形象。

他們並沒有被痼疾所擊敗，相反的，他倆憑著堅定的毅志和愛心，克服了生命的黑暗，把自己在人生旅程中的奮鬥和經驗，投注在和他們一樣不幸的盲生之間。教育他們，導引他們。

在我替這對夫婦拍照的當時，深深地被他倆那份不可名知的察覺相機方向的能力，而驚歎傾服了。他們雖然失去了靈魂的窗子，却都替自己打開另一個視覺，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 「科技獨裁」與「

從人間性剝落的現代科技，原就有着高度的獨裁性格。而結合了國策、跨國企業與軍事需要的核電科技，尤其顯示出強大的獨裁體質。蘇聯車諾比爾事件之後，人類對核電的恐怖有了具體經驗上的真實感覺，初步打擊了核電科技「不准恐懼」的驕慢。爭取對核電「恐懼的自由」，是反省核電科技獨裁的重要起步吧……



撰文 ■ 楊憲宏  
攝影 ■ 沈英 / 鍾俊陞

# 恐懼的自由」



森林教育基金會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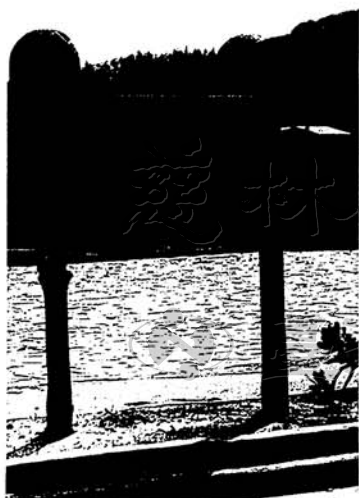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圖書館數位化

貓鼻頭觀海樓上·國家公園管理處設立的看板·  
對照出核三廠和國家公園的海域生態保護區·  
核三廠的熱廢水日夜不停洶湧地澆淋著珍貴的活珊瑚礁群

四月下旬，蘇聯烏克蘭地區車諾比爾核能電廠發生意外，造成自有核能電廠以來的最大災難。在遼遼幾千公里外發生的這一災變，透過傳播媒體的報導，迅速而強烈的震撼着台灣，人人談核色變，危疑戒懼。這份危懼，更因為區區五百公里長的台灣島上，竟已有了三座核能電廠，還有一個「核四」廠的計劃正在準備之中，而愈顯焦灼。

車諾比爾帶來的震撼是：打翻了專家在過去所作的一切預測，包括「中國症候群」是外行的幻想，包括爐心熔化是「十萬年才會發生一次」的神話。

遠在一九七八年，珍芳達等人就



「南灣遊憩區」，在一位台大教授與三位潛水夫下水死亡後，已罕見往日人潮。

曾拍出一部探索核能疑慮的電影：「中國症候群」。當時，許多親核能的人士都譏笑這部電影，認為是「核能外行人的恐怖幻想」。

這樣的譏笑也同樣發生在台灣地區。台電公司的高級人員，在幾度核能問題的對話中，都十分堅定的表示出「那是幻想的，電影的情節」。

「中國症候群」所設想的是：當一座核能電廠發生「冷卻水系統」流失，導致「爐心熔化」的災變時

，高達攝氏2700度的放射性物質，將會「熔穿地心，從美國直達中國。」中國是個沒有核能電廠的地方，但却會因地處美國的「另一面」，而遭致核能事故受害的「池魚之殃」。

這樣的「恐怖情節」，縱使在「三哩島事件」之後，仍然被視為「無稽」。不但如此，美國的擁核人士，甚至更藉着三哩島事件「不曾演變成爐心熔化」的浩劫，反而理直氣壯地肯定了：爐心熔化是不會發生的「天方夜譚」。

車諾比爾事件徹底洞穿了這些專家的不可救藥的樂觀。所謂專家說的「不可能發生的事」，竟全然不是那麼一回事；現實的教訓，更隱隱約約的告訴我們：專家所知道的，彷彿也並不比普通人多了多少。事實上，人類的科技知識相對於核能這一複雜的對象，到目前為止所知仍很有限。

這也不能不使我們反省，在高科技發達之後，專家的自律是如何重要的課題。因為，隨着科技的日益提昇，懂得的人也愈來愈少了；它的利益如何，風險如何，漸漸成為只有少數走在尖端的人才會明白的專寵。假如這些人在觀念上有了偏差，故意隱藏了可能的風險，它所造成的後遺症，又將是怎樣深遠、怎樣難以彌補的啊！

這種高科技控制在少數國家的少數專家手上，成為一種「俱樂部式」的遊戲，無論如何辯解，都不是一件可以掉以輕心的事。特別在車諾比爾事件之後，「科技獨裁」更應是注意人類前途的人道主義者所該積極關切的問題。是的，「政治獨裁」是彰顯而易辨的罪惡；然而「科技獨裁」呢？這一個隱藏的、平靜的殺手，讓人在不知抵抗，也無能抵抗中受傷，受害，束手就擒。我們就甘心這樣沉默無助的，任它擺佈嗎？

「車諾比爾震撼」之後，擁核專家的話，已不再具有過去同等的公信力了。這個事件，為台灣地區的民衆，普遍帶來了潛在的不安與恐



慌，尤其在幾千公里外的車諾比爾輻射塵絕一三七、碘一三一，已隨着來得不是時候的小雨，不斷下在人們頭上的日子裡，內心的感受更覺不是滋味。

台電公司與原子能委員會除了空口說說，要民衆「不用擔心」之外，又曾提出過多少對車諾比爾事件應變的具體步驟呢？

這次事件發生後，車諾比爾附近五十公里半徑內，是輻射受害最烈的地區，因為消息封鎖，受害詳情固不得知；但可確定的是，即將在未來數年內，因直接輻射影響而死亡的人，範圍將更擴延到數百公里之外，估計人數也將達數十萬人以上。





單身：七十二歲的  
退伍軍人周任湘說  
·住這兒三、四十  
年了·想搬家又談  
何容易·再危險也  
是一天過一天算了  
·反正你看看蘇聯  
的核電災變的殺傷  
範圍那麼大·台灣  
真有核電災變時住  
那裏都一樣危險。

回到我們自身的場景裡，台灣地區住在核能電廠附近的人，看見這樣的悲劇，心中會想些什麼？會有什麼感覺呢？「核能電廠就在我家的後院」，那樣「芒刺在背」的處境，總不會令人甘之如飴的吧。美國反核人士近年來不斷喊出：「不要在我家後院」（Not In My Back Yard），把「核能恐懼」訴諸一個人生存的基本權利來討論、來要求。從車諾比爾事件來觀照這一要求，使我們凜然於它的遠見。美國的反核人士，似乎老早就已看穿擁核專家隱藏核能風險的「跨國陰謀」了。

這種將核能恐懼訴諸於個人生存的基本權利的呼籲，在台灣地區並

沒有人認真的討論過，也很少有人真正下過功夫關心這一層面的事實。過去除了複雜的核能專業問題辯論之外，在觀念上，大家都遺忘了住在核能電廠附近的居民，不會讓他們站出來，「講講話」。

雖然這些老百姓不懂核能，但是就以「住在核能電廠附近」這個高風險的條件，他們已擁有足夠的「發言權」了。長年以來，專家一次又一次的要他們「放心」；假如核電廠真是這麼可以「放心」的東西，為什麼總要選擇在「低密度人口」區中設置呢？長年以來，專家強調核電廠的安全，幾乎是「沒有一人因核能電廠事故而死」，現在一發生車諾比爾事件，禍害就是幾十

萬人，幾十年。

人有「免於恐懼的自由」，但既然「恐懼壓境」，人們也該有最起碼的「恐懼的自由」吧。對住在核電廠旁邊的人來說，他們的恐懼是合理而且應該受到同情與關切的，建造核能電廠的人，不能一方面要製造讓人害怕的電廠，一方面又要人「不可以恐懼」。核電廠附近的居民，縱使因無知而恐慌，也不應該被看成是無稽的反應。在車諾比爾事件之後，我們的擁核專家，真是應該好好的下鄉，多多的接觸，虛心的去傾聽一下，那些沈積長年的怨忿與恐懼吧；去體會一下，他們所忽視的是怎樣卑微而又真切的生命啊！

# 核電危鄉行

## 徘徊在核一、核二的邊緣

石門鄉廟口的陳老先生說：  
《在劫難逃啊，怕，有用嗎？》  
有一位漁夫說：  
《自從蓋了核電廠，石斑、  
魷仔、鯉仔……全不見了》  
金山鄉代辦謝弘治說：  
《如果金山鄉的燬滅是註定的，  
我們也該有權利要求死亡前的  
補償吧。》  
他們都不喜歡核電廠，因為……



核一廠的垃圾就倒在這金山鄉的垃圾場裡  
《輻射污染是燒不掉的吧》  
鄉代表何嬌女士說

撰文 ■ 李 明  
攝影 ■ 梁 辰



中夜的金山鄉垃圾場。  
垃圾依然鬼火般地燃燒著。

對於極力推展核能發電的科學家、工程公司、原子能發展委員會和相關的官僚，反對核能發電的言論、報導和運動，是一種對於核能的「過敏症」和無知的表現。台電的科技人員就曾說，核電的問題只有台電知道。言外之意，似乎是說台電之外的任何人，都沒有置喙的餘地了。

這種「科技的驕慢」，就台灣核能發電的問題來說，則因台灣核能發電具有國營企業和國家政策的性格，而使這「驕慢」一時發展到橫恣的地步。一直到蘇聯車諾比爾核能電廠發生惡夢似的「爐心熔化」事故之前，台電對於社會上有關核能電廠的危懼，一貫視為杞人憂天，堅決抱定「核能發電勢在必行」的政策。

世界上主張推展核能發電的人士

，都說核能發電最大的惡夢「爐心熔化」，「幾萬年中只可能發生一次」。一九七九年，美國發生「三哩島事件」。隔年打開檢查，爐心已熔掉了百分之二十。事隔僅僅七年，又發生了蘇聯的車諾比爾事件，造成活生生的「爐心熔化」事故，使科學家開始重新評估爐心熔化的機率。即使說事故機率是「幾萬年中才發生一次」，黃提源教授說得好：這並不等於說幾萬年後才會發生可怕的爐心熔化事故，而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也許就是明天！

最近一年來，推展、擁護核能發電的知識份子，和批評核能發展的科學家、教授、專家、記者之間，一直進行着不曾間斷的辯難和討論。但是，由於核電的知識太過高深，一般的民衆、知識份子極難理解

，更遑論參與辯論了。但這討論的過程，却準確地傳達了社會對核電的憂懼和不安。

住在核一、核二、核三、核四周近的人民，那些在居家的後院蓋着神秘而又危險的核電這個怪物的人民，究竟怎麼看待、怎麼感受核電的問題呢？

這個疑問緊緊抓住了「人間」編輯部的關懷。我們花了二十多天的時間，初步做出了這份報告。

### ●國家會安排的

在核一廠門口賣冷飲、茶葉蛋的吳姓老先生，已經七十歲了。人長得瘦高，看來老實、忠懇。問他擔不擔心核能電廠，他說不用擔心。「安全得很，廠裡邊兒一千多人在工作，怕什麼？」他認真地說。他說核能電廠是國家辦的，「自然有

##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道理，」他說，「一旦發生事故，國家會有安排。」

半生為糾彈核電政策而努力的日本報導攝影家樋口健二也說，日本民衆「一切爲了國家」的想法，使日本反核運動增加了困難。陳世惠，金山鄉的27歲青年也主張不應該對國家核電政策做「誇大的批評」。「這種批評，使核四廠的建設不能順利進行。」他說，「也使金山鄉人口因爲核電的憂懼而外流，而使金山鄉的觀光事業也受到打擊。」

### ●在劫難逃

除了這兩個人以外，絕大多數的人，都感覺到核能電廠神秘的災難性和危險性，却又無可奈何。一樣在核一廠門口擺冷飲攤子，賣茶葉蛋的羅榮福（60歲，本鄉人）說，人不論貧富貴賤，都不免一死。「

有洋房汽車的人，應當怕。像我們這種窮苦無用的人，跟着人家怕個什麼？」他咧着嘴笑。問他願不願意也讓自己的兒女繼續住在這核禍的危鄉，「苦瓜長的也是苦瓜。我那幾個兒女，我最知道，也是一世窮苦無用的人，活下去都够累了，怕什麼。」他依舊咧着嘴笑，「你說，怕，有用嗎？叫它遷走，不可能的。」

在萬里鄉的一個廟口，有個陳姓的退伍士官，74歲，身體還很硬朗

。問他擔不擔心核電發生事故，他說，「在劫難逃，怕有什麼用？」在十八王公廟口上賣很好吃的燒酒螺的陳君枝，78歲，很以爲他的名字應該改成陳君基才好。「樹枝總是隨風飄搖，怎麼會有基業？叫君基就好了，基就是根基嘛。」他說。看報紙知道蘇聯有一個重大的核電災禍。「當然擔心。」他說家業在這兒，年紀也大了，遲早要死的人。「不過，我把兒女都趕出去，到台北、下港去討吃、去生養子女



在金山到萬里的海岸上，李姓漁民在曬魚脯。  
 《我們祖宗從唐山來，就世世代代住這兒。不能因爲核電廠來，說搬家就搬家吧。苦瓜的命，橫豎人總有一死……》

美麗的台灣東北角海岸，  
 是否將成爲一個核電海岸特區？

，不能住在這個危險的地方。將來我死了，還有後嗣拜。」他說。

五月初的石門鄉到萬里鄉一帶，在晴朗的天空下，人民的生活看來和其他鄉鎮的生活一樣，為每日的生業孜孜矻矻地忙碌著。即使背負着不知何時在核電災害中猝死的疑懼，生活還是必需每時每刻勤勞地面對。我們對於生活的固執而強大的驅迫力，從來沒有過這麼大的實感。也許，對於其他人生中許多無常禍福，宿命論或許也不失為一種對應的態度吧。但是，對於可以使方圓數百公里成爲廢墟，輻射塵非經千年無從消散，數萬人在十幾二十年中罹患癌症和其他惡疾，甚至對人類生殖細胞造成長遠的影響，產生更多無法估計的畸胎和突變……這樣的核能曝害，鄉民的這種單薄的宿命，顯得多麼令人悲愁和不安。

### ●當時，我們都不知道……

因爲身在公職，要求不透露姓名的27歲謝姓青年說，核一建廠時，他是個國中生。那時候，他迷迷糊糊地覺得核能發電是現代尖端科技的代表，在自己家鄉建廠，甚至以爲是一種光榮。「我對科學有一份崇拜。」他笑出一排好看的牙齒，「後來？後來我知道它的利害了。」他說要核能電廠封廠他遷，斷無可能。他想搬家。搬哪兒？「從南到北，搬台中也許安全些。恆春有

個核三廠啊。」他說。

年輕的漁民羅春發（27歲）說，「我們老百姓都沒有知識。就是因爲我們沒有知識，他們才能到我們這兒來蓋廠。當時它如果到台北附近蓋，有知識的台北人一定會反對，他們就蓋不成了。」

金山鄉的謝弘治鄉代表（45歲）也說，十幾年前，人們對核能電廠的高危險性完全無知。「當時，他們要來建廠時，告訴我們核能電廠絕對不會破壞生態環境，會增進地方工作機會，促成地方經濟繁榮……」他說，「現在才知道不是那回事……現在老百姓普遍感到憂懼，却也無可奈何。」

### ●茫然和憂懼

對核能電廠安全與否完全無從知道，却心中籠罩着憂慮和恐懼，是大部份石門、金山、萬里三個鄉的居民最普遍的心情。關於核電的尖端科技知識，別說對於核一、核二所在地三鄉鄉民，即對一般高級知識份子，也難於理解。「但是，核一、核二廠已蓋在那兒，這個事實使誰也無法改變，」從事建築設計工作的謝炳煒（27歲，金山鄉人）說，「有時風聞核三廠故障，真叫人提心吊膽。」

車諾比爾事件之後，這種憂悒和恐懼變得更深了。茶餘飯後，年輕人談核電的人越來越多。「談，也談不出個道理來。核電的知識，簡



從淡水來的林老先生，常常來這兒採一種青綠色的貝。問他怕不怕核能發電，〈我不住這兒，閒着沒事來這裡運動運動。怕，有用嗎？有空來我家奉茶……〉



直是不可知的。」謝炳煒說，「但總歸一句話，我們不喜歡它（核電廠），因爲它就在我們家隔壁。」

不喜歡有一個充滿危險性的核能電廠在「我家隔壁」，和歐美當前反對核能電廠、反對核武基地的口號「別在我家後院」(Not in my back yard)，頗有異曲同工之處。然而，以核電災害所能波及的範圍之遼濶，影響之嚴重而深遠，這「後院」的範圍，已經遠遠超出了核一、核二所在地的三個鄉鎮。

石門、金山和萬里，原就是魚鄉。核一、核二的日常性輻射曝害不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易察知，但對於這兒的漁民而言，核一、核二設廠後最尖銳感知的是漁獲急劇地減少。

### ● 漁獲減少了百分之九十九

在接近金山鄉的一處優美的海灘上，我們看見難得一見的牽罟採魚的景像。我們走了一片沙地，穿過木麻黃林，趕到現場，魚罟已經牽上來了

「牽了多少了？」我們一邊探望著魚籠一邊問。

「沒有。什麼都沒有。」一個負責補網的老人說。



那一天頭一回牽罟，一無所獲。補網的黃村長說，〈現在牽罟十回有九回是空的。都說是核電廠的熱廢水把魚全趕跑了。〉

在核電廠排出的熱廢水中，海底下的珊瑚礁死了，變白了，被海浪打上岸邊，形成一片白色的珊瑚塚。



金山鄉鄉代主席郭隆雄說，我們受惠於台電者在附近三個鄉中最小，可一旦核一或核二發生災變，金山鄉都是中心災區。

魚籠裡只有一堆顏色焦索，狀若鯪魚的細小的魚。

「這，不是鯪魚嗎？」

「現在還有什麼鯪仔？」漁民笑了起來，「垃圾魚啦。味道不錯，可賣相太壞。拿回去醃鹽巴，配稀飯……」

這些漁民和近海漁夫羅春發、簡聰明（27歲）、簡銀結（30歲）都說，核能電廠運轉之後，從富貴角一直到基隆嶼一帶近海水域，因核一、核二排出的熱廢水，大大改變了生態。「清華大學九年前來找我們幫他們測海水的水溫，」簡聰明說，「水溫有30度。越接近核電廠排水口，溫度越高，35度都有。」

那些魚不見了？少了？「石斑、鯪仔、魩仔、四剖、鯉仔，好幾年來，全不見了。」漁民們說。漁獲銳減的程度？「過去，在近海出去一趟，捕個一千八百斤，是常有的事。」一位姓蔡的漁夫說，「現在，出去一趟，往往空手回來的多。魚都不知跑到哪裡去了……」漁獲銳減的比率，據漁民說是「百份剩

不到一份」。恆春核三廠附近的漁民說的比較正確：漁獲只有過去的千分之一。「十年前，我們這兒有一種紅魚。」那牽苦的漁漢子說，「紅魚來時，海面都紅了。現在，一尾都看不到。好多年囉，一尾紅魚都看不到。」他搖搖頭，望著大海抽煙。

在萬里鄉周近的海灘上，我們遇到一位海釣的顏先生（54歲）。他說他從小在這個海灘上長大，海釣是他打從童年時代的嗜好。核能二廠建廠之前，他家從來沒有買過魚。「到海邊來一趟，就有各種肥魚帶回去，」他說，「這幾年來，我們開始買魚吃。往年，到冬尾時節，這個海灘，從這兒到那一頭，總有十幾二十隻釣魚竿子插着。現在，沒人來啦。釣不到魚嘛。」他說。往年，每次出來釣魚，沒有過一次空手回家的。「現在，十次有八、九次空手回去。」他無奈地笑了。釣不到魚，為什麼還來呢？他沈默了，點上烟，獨語似地說，「下了班，消磨時間吧，」他說，「坐在這兒，回想過去釣過的各種魚，也是樂趣。」

### ●珊瑚礁塚

顏先生一再說，台電認為核電廠不影響海洋生態，不是實話。「我

在這海邊過了半輩子，從來沒見過海裡打出那麼多珊瑚礁。」他說，「那說明海底珊瑚死了，剝落變色，叫海浪打到沙岸上來。就在那一頭，海防站再過去一點。不信，過去看看。」

我們走了百把公尺，果然看見一大片變成白色的珊瑚礁的墳場，和打上沙岸的保麗龍、保持瓶、玻璃瓶、化學膠鞋這些醜惡的現代文明廢棄物，堆成一片淒楚的珊瑚塚。

我回想起在金山鄉一個賣餅乾舖子裡遇見的，喜歡潛水的青年張正傑（26歲）。他個兒不高，却身材碩健，穿着血紅顏色的T恤。據他說，海底很多植物不見了。熱帶魚幾乎絕跡。「海底下，我眼看著整個風景迅速改變了。」他說。

由於漁獲長期、巨幅減少，漁民和漁會收入銳減了。萬里鄉漁會被逼從七月開始停辦漁民保險，漁民積欠漁會巨額購船貸款無法償還，背了一身的債。「有人說金山、萬里、石門一帶漁獲減少是因為少數不肯漁民炸魚和使用細目魚網採魚，這只是一小部份的理由。核電廠破壞海洋生態才是最主要的原因。核一、核二、核三海域都捕不到魚，不是很好的證明嗎？」一位老漁夫說。

### ●臨死前的安慰

比起石門鄉和萬里鄉，金山鄉的鄉民代表和鄉長，對核電抱持比較高度的關切。鄉代表主席郭先生（45歲）說，金山鄉夾在核一廠與核二廠之間，處於兩方廠周邊危險的「低人口密度區」。「金山離核一廠4公里，離核二廠5、6公里。全在5公里危險範圍內。」他說，「兩個廠任何一個廠發生事故，金山都是災區。不知道什麼時候，金山人全部死光喇。」

據郭代表主席和其他鄉代說，核能電廠不但沒有帶給金山繁榮，反而阻礙了繁榮。建廠後，外來投資停止，地價暴跌，漁獲減少，鄉人口顯著外流，財稅收入逐年減少，使鄉政日趨於艱難。他和金山鄉代





表們有這些要求：

- 一、比照先進國家一樣，核電周圍社區電費折半。「這一方面可件減輕鄉民負擔，一方面可以因低電費吸引投資設廠，從而增進就業和稅收。」他說。
- 二、核電所在地的三個鄉辦全民核害保險，並應定期為他們檢查。一旦有事故，家屬可以獲得理賠。
- 三、加強核能安全及緊急應變的宣導教育工作和相關設備。
- 四、台電應開闢疏散道路。「現在這條濱海公路太狹窄，一旦事故發生，必然堵成一堆。」他說。

鄉代表謝弘治對最近台電撥250萬「合作」建金山垃圾場很有意見。金山鄉要建一個大垃圾場，找台電補助。台電答允撥250萬元，條件是台電有權在這個垃圾場倒核能電廠的垃圾。「台電要倒的，雖然不

是核能廢料，但核電廠出來的垃圾，必然有程度不同的輻射污染。」他說，「台電想得太便宜，太方便了。」

女性鄉代表何嬌說，蓋一個密閉性垃圾場，要4000萬台幣。「核能電廠出250萬，取得倒一輩子輻射污染垃圾的權利，太說不過去。」她說。但是這個條件好像上一任鄉長已經允諾下來，幾乎成了定局。「我們可以要求台電在倒垃圾前先行處理污染。此外，我們要求台電按年付給垃圾場維修費。」

謝弘治認為台電應該已經有一筆核電安全教育、宣導的預算。他要求台電撥下這筆經費給三個鄉，「由我們自己搞核電知識、安全的研究、宣導和教育工作。」他說。台電有沒有找三個鄉的民代表做簡報？「有啦。他們總是說核電的安全性萬無一失。」他說，「為什麼萬無一失？他們說的，我們怎麼也不懂。不如我們自己請專家來搞清楚

金山鄉代表謝弘治在鄉代表會上要求向台電反映鄉民的恐懼，要求加強核電事故安全措施的宣導，要求保障金山鄉籍的許多核電勞工福利和權益。

。」  
陳正次代表和大部份代表一樣，關心事故發生時的安全措施。他建議除了緊急安全措施知識的教育外，台電應該為鄉民建一個可以容納兩萬人的避難地道。他對核電廠輸運核廢料的作法也感到不安。「輸送廢料的車隊，往時都在午夜十二時進行。現在提早到晚間十時，路上還很鬧熱，安全不安全，叫人擔心。」他說。他認為台電應該另建離社區較遠的核能廢料輸運專用道。目前，在金山和萬里之間，有一個海運核一、核二兩廠核子廢料的專用小碼頭。安全問題至今在世界上遭到強烈爭論的核能廢料，就是從這個小碼頭運到我們美麗的蘭嶼

島上掩埋……

謝弘治與何嬌也關心在核電廠工作的金山鄉的工人。謝代表說當初金山鄉歡迎核電廠來設廠，是以為可以增加就業機會的。「建廠時期，確實我們大大小小都可以找一份零工來做。可是一旦建廠完成，他們要的是技術員和專家。即使粗工，也挑跟他們有各種關係的人……」他說。

何嬌代表說經常有工人去向她訴苦。「當初他們建廠、我們出人出力。這些金山鄉的工人，如今毫無工作保障和福利。最近我們金山調到核三的工人，六月底要被大量裁汰，說遣散就遣散……」她說。

蕭先生是新進當選上任的年輕的金山鄉長。他說他的立場是支持國家核電政策。他認為到目前為止，尚沒有直接的輻射曝害發生。對於台電，他的要求和鄉代表會一樣，但他特別強調平時的輻射安全測定。「我希望原委會在我們鄉經常測定日常性的輻射情況，提供鄉公所，由我們向鄉民宣導。」他說。他計劃在最近期間內，與鄉代會共同辦理核電安全性的公聽會，邀請台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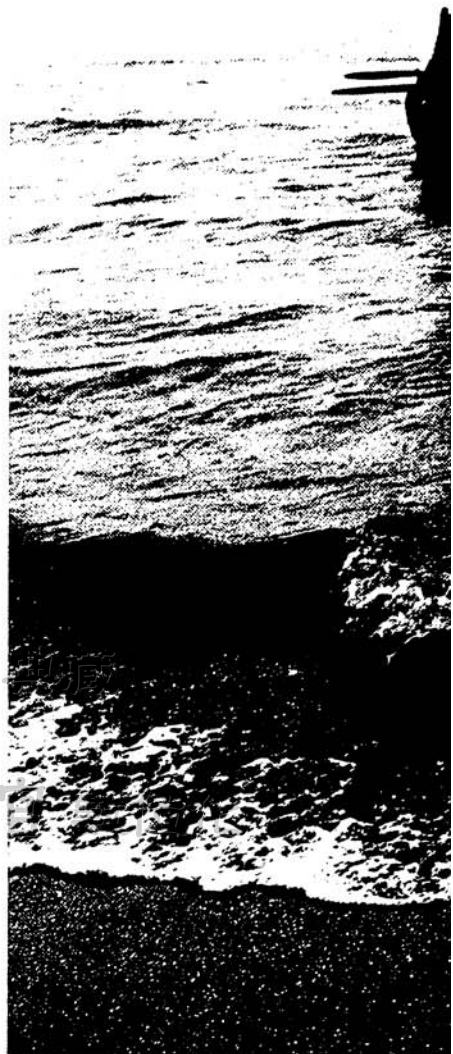
從小在金山海邊長大，嗜好海釣的李先生。《現在出來釣一整天魚，空手回家是常事。》他說，《坐在這兒，回想過去釣過的各種肥魚，也叫人有點高興。》

和批評核電的兩造專家舉行聽證。金山鄉代表的這些建議，沒有一樣是根本反對核能電廠，要求政府封廠遷廠的。聽起來，就像被鎖在火山口上的囚人，要求各種死前最後的美食、舒適似的，令人感到一種唐突的悲愁。事實上，金山鄉另一位鄉代表張孝勤就在代表會議上說，「我們金山鄉人是註定不知要在什麼時候死於核電事故中的人。如果這是無法避免，我們應該有權利要求在死亡前獲得起碼的補償吧……」

### ● 失去了人間性的科學信仰

核能發電，做為一種工業，是人類史無前例地巨大的工業之一。它的「巨大」，不止乎每一座核電廠都是千億以上的新台幣資金、人材的工業，也在於它的高度巨大的尖端科學與技術。這高科技的性格，不僅僅造成核電科技知識遠遠超出尋常百姓和一般知識份子可能企及的範圍，也遠遠超出了國家核心政治、經濟決策者所能理解的範圍。對於一個以「經濟成長」為國家宗教的發展中國家，核電建設，極具有一種國家政策的強制性。然而，支持這核電國策的核電安全知識，在科技上存在著高深、複雜的一面，和科技上普遍存在的「未知」(unknown)領域。事實上，科學家承認，對於原子反應爐的知識，目前還存在著許多「未知」的領域。今日世界上整個核能發電廠的操作，由許多專精於個別物理、化學、機械和電腦部門的專家在各別部門管理，卻一般地缺少對核電廠全體具有知識的人。如果加上核電廠科技官僚在整個核電管理的結構、行政中所產生的怠忽、粗疏、甚至瀆職，世界性反對電運動對核電安全深重的疑慮，就絕不會是杞人之憂了。

人的一生，千古以來，都把他一切的努力、心思、財物，投入他所居住的土地和他生活的家庭。在綿延不絕的生活和勞動中，在他們的土地上、在他們居家的「後院」，忽然建立了像核能電廠這樣神秘而



且有種族滅絕危險的設施，而又不能輕易離鄉他去；而又不能不懷著對於核電災難的大憂，日日度過每時每刻的生業，正是因為人和土地、家、故鄉和隣人親族有著無法割切的愛戀和責任。這種愛戀和責任，豈不是人類一切存在、創造和文明的意義嗎？而一旦對於「科技」、「進步」、「繁榮」、「發展」的信仰，面對著像核電問題那足以根本性毀滅人的存在、創造和文明的設施。——那怕這毀滅只有「幾萬年發生一次」的機率——這信仰



立刻墮入無法解脫的荒謬與非條理的困境。

然而，即使是在三哩島事件之後，世界上擁護核能政策的科學家還在津津然主張「三哩島事件恰好說明了核電的安全性」；三哩島事件，是被核過敏的大眾傳播所製造云云。即使是在車諾比爾事故之後，我們的核專家還會把事故的原因歸於蘇聯核電知識、設施和人材的「落後」，却迄今沒有人到核電所在地去走一走，用自己的皮膚去體會一下核電危鄉中人民的宿命論、無

奈的憂慮和恐怖、死亡前要求片刻物質補贖的奇異和悲願，以及甚至對核電安全盲信或漠不關心所呈現的另一種悲哀。三哩島事故遺留下來的、對於人和自然的曝害，正在受到長期跟蹤和調查。而車諾比爾事故已初步勘定有五萬人將受到曝害的腫瘤、遺傳障害的浸染。

離開了人間性的核電科學信仰、科技官僚體制和國策論，在我們親自訪問核能危鄉的人民時，深深地引起我們的疑懼與反省了。

萬里鄉的老漁民說，  
《電廠說它排出來的熱水  
不影響我們捕魚，這不是真話。  
現在我們捕魚，  
沒有過去一千份裡的一份。  
石斑、魷仔、鯉仔、紅魚……  
全不見啦。》

# 核三迷惑

## 從憂愁海域到無奈鄉關

核三發生大火那一天，

《一聲巨響，烟霧瀰漫。公路上的車子亂成一堆，  
轎車往北跑，軍車往南衝……》一位小學老師回憶說。

南灣的漁民覺得漁獲量大不如前。

《好不容易抓了一點魚，在市場上還不敢說是南灣捕的魚。

爲什麼？人家怕南灣的魚有（輻射）毒呀！

距離核三只一百多公尺的恆春國小南灣分校的老師說：

《萬一核三出事，要我們帶着孩子往哪跑？》



撰文■黃小農 攝影■沈英





恆春漁民所供奉禮拜了兩三百年的  
海神五府千歲爺也喚不回往日  
迴游黑潮的魚群。

核三廠是在民國66年開工興建的；從開始，它就一直是個令人議論的「怪胎」。

根據最初的估定，核三的全部建廠費是三百多億，但到了最後，卻三級跳到近千億的天文數字。

七十三年，電廠開始運轉，排放的熱廢水曾被指責為嚴重破壞生態。受雇該廠的張順吉等三位工人以及台大的楊榮宗教授，先後死在熱廢水的出海口附近；死亡的原因眾說紛紜。台電在輿論逼迫之下，不得不再投入十億多元，加強這一片海域的調查研究和改善工程，以做到它所謂的「善盡國營事業的社會責任」。然而效果如何呢？許多人至今仍表懷疑。

然後是去年七月七日驚心動魄的一號機火災。這是核三廠安全的一個嚴重警號。但是對這個事故，台電先是強調純屬電機部門的毛病，無關乎核能部份的安危，繼則在與美國奇異公司交涉期間，老是欲言還休，態度曖昧；直到最近（五月十二日），才簡短說明此事故的主因是「汽渦輪機的設計有令人無法理解的重大基本錯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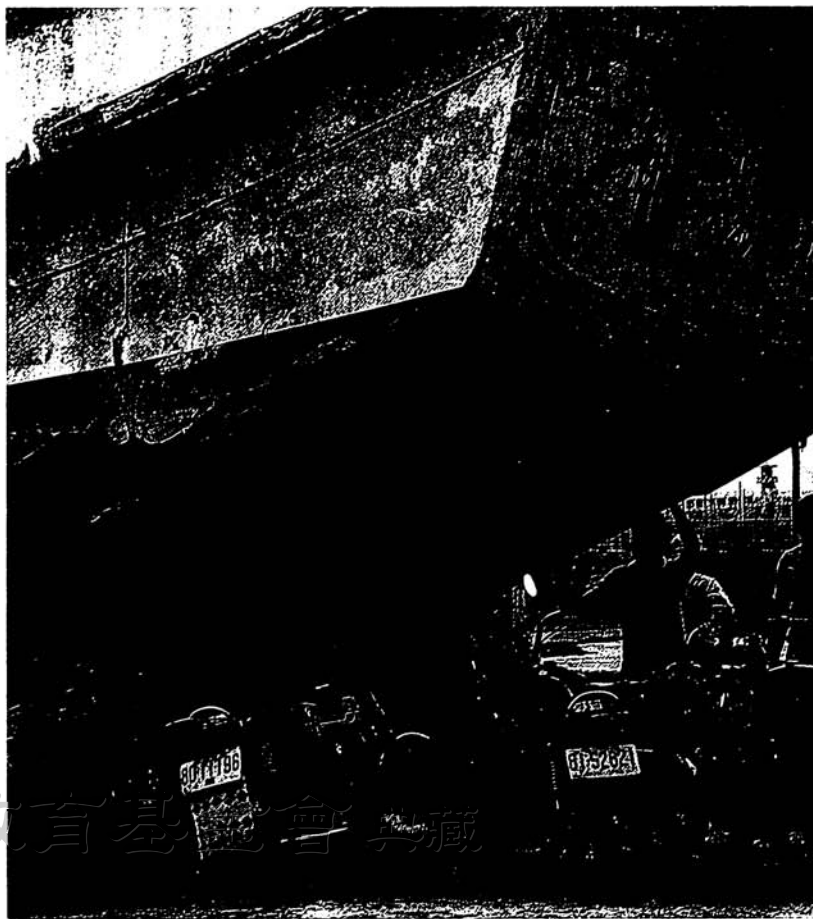
一號機從運轉到發生火災的未滿十四個月的期間內，反應器總共跳脫了五、六十次，比每年平均三次以下的世界合理跳機標準，多了將近二十倍。

對於這麼一個不得不令人興起疑問的核三廠，日夜生活在它身邊的恒春人，會是怎樣的心情呢？

### ● 誰也不要騙誰

現任的恒春鎮長尤春共這麼說：「恒春鎮的人都是活在恐懼裡的。」而對於台電等機構的官員所一再保證的「絕對安全」、「萬無一失」，他並不相信。

這位年方四十的鎮長承認，由於台電處處不欲人知的作風，他並不太了解有關核能廠的種種技術性的東西。但他強調，科技再發達，儀器再精密，總要有人來操縱。「因此，科技絕對沒有零故障的事。」他說，「連美國和蘇俄這兩個最先進的核能國家都會出大問題，我們



這種處處得要仰賴人家指導的，怎麼能說會絕對安全呢？」低頭思索了一會兒後，他意猶未盡地加了一句：「無論如何，誰也不要騙誰。」

初任鎮長的尤春共先生，對地方的進步原是充滿抱負的，但就任的兩個多月來，他却已深深體會到，核三廠實在是一個很大的擔負。他解釋說，恒春半島的山海景觀極為獨特，而且國家公園就在近旁，觀光事業充滿遠景，然而核三廠所帶給人們的無限憂懼，却使得許多可能的投資意願都大為降低了。

不僅如此，核三廠反而還回過頭來，破壞了當地的自然景觀和生態環境。尤鎮長說：「海底看不見的部份就暫且不提了。最明顯而人人可見的是山頭的那些高壓電纜。那就像在古畫上畫了飛機一樣。根據國家公園法，那些山頭上是連一支電線桿都不能豎立的，但台電却無視於這個法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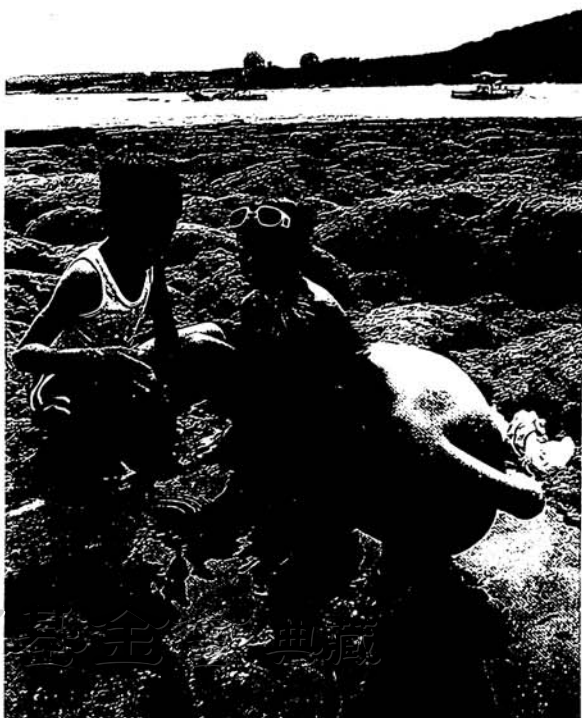
### ● 活在危機意識裡

尤鎮長進而指出，自從核三廠開始運轉的這一兩年來，附近海域的漁獲量且已大幅銳減。而它不時排氣所發出的驚天動地的呼嘯聲，如果是在晚上來個三五次，鄰近的民衆便得從睡夢中驚醒三五次。「這一切，在在增加民衆很多的干擾，嚴重侵犯了居民的生活。」他說。

在核能的陰影以及民衆對未來的悲觀展望下，整個恒春的房地產迅速而巨幅下跌。公家銀行也拒絕了民衆以核三廠附近的土地作為貸款的抵押品。「連政府機關都不要這些土地了。你說，我們對核三安全性的真正信心在哪裡？」他的聲音有點激動，「難怪鎮民都活在危機意識裡！幾乎每個人都不再有久居此地的打算了。」

對核三廠這個事實的存在，尤鎮長廢然地認為是不太可能改變的，

恆春後壁湖漁港。幾百年來，民風驍悍的恆春人抵擋過各殖民帝國的軍隊。如今面對象徵「台電文化」的「那兩粒東西」(原子爐)，連一點點抗議的機會都沒有。



在核電恐怖陰影下嬉戲、成長的孩子們。

但他仍然提出了幾點他所謂的「沒辦法中的一絲希望」，他的「希望」，除了呼籲中央、省政府、以及台電當局應每年編列特別補助款，以補償恆春地區的各種損害之外，其他幾點，和金山鄉鄉民代表們提出的要求，幾乎是完全一致的。讀者可參考本專輯之二的內文。

至於有關核三廠將會增裝另兩個機組的傳言，他表示，為了保護地方的生存權，恆春鎮民的反對必定十分強烈。「不能這樣搞啊！」他說，「不要老是說不會出事。事情若真正發生，誰都負責不了；而且負責也沒有用了。」

這位自窮苦鄉間奮鬥出來的鎮長，痛心的說，「台電的人員決策高高在上，老百姓不滿和怨言，他們知道嗎？」

因此，他特別叮嚀我們去最接近核三廠的南灣與大光兩個里走走，去傾聽兩地居民的聲音。

(75年6月)人間

### ●魚少得讓人想哭

南灣真是一個迷人的地方啊。月弧形的珊瑚礁海岸點綴著米黃色的砂灘。竹筏片片，在湛藍的水面靜靜的微晃。風從遙遠的海上來越過陽光下潔淨的路面，翻動著椰子樹的綠葉。一種熱帶地區特有的鮮亮和慵懶。這就是台灣最南端的一個海灣了。

然而，核三廠那兩個巨大的圓桶狀的核爐防護體，以及一大片廠房建築，却佔據在這個海灣線條最優美的凹部正中央，顯得那樣地唐突而不協調。

南灣里的一個聚落則隔著海域，日日與它對望，相距大概只有兩公里。聚落的八十來戶住民中，約有四分之三是靠著機動竹筏捕魚為生的。潘文達和郭恒霖便是其中的兩位。

五十五歲的潘文達，早從二十二

歲起就在他住家前的這個南灣沿岸捕魚了。「以前，我們常只要在灣內輕鬆地走一趟，收穫就很多了。如果『流水』好，網子放下去兩、三個鐘頭，往往就有四、五百公斤的四剖魚。但是」他說，「自從核電廠來了以後，魚獲量就差多了。今年，就還不曾有一次抓過一百公斤以上的。現在，一天裡放下了十三、四個網子，有時連半隻魚也抓不到。」

潘太太就像當地的許多婦女一樣，是和丈夫搭檔出海的。她一臉愁苦地補充說：「以前只要早晚出海一次，生活就很好過了。有時為了要把滿網的魚剝取下來，連指甲都剝壞了。現在整天出海，甚至到很遠的鵝鑾鼻外海的七星礁附近或綠島，抓到的魚卻少得讓人想哭。」

住在附近的四十二歲的郭恒霖和他的太太，也同樣表達了核三廠建造後漁人的不幸。「現在，我們的

漁船船長吳新豐說：「談起核三廠就「一卵泡的火」，今年開春以來，出海一天平均起來網不到一千斤的魚。又兩三年前，一天的收穫至少有個兩三千斤的漁獲量。」



生活艱苦多了，」他說，「魚抓得少還不算，賣到市面上，也不敢說是南灣的魚，魚販因而也就以這個作藉口，儘量向我們壓低批購價格。」

一臉樸直的潘文達談到核三廠的危險性時，表情更沉重了。他說，「我們都是靠海水吃飯的，明知有危險，想搬走也不知要搬哪裡。」

他說，蘇聯核能電廠事件以後，他們這些南灣的捕魚人曾經在聊天時半開玩笑地約定，萬一聽到「嘍」的一聲，就趕快開著竹筏加速往南邊的外海逃。

在這樣的玩笑背後，又是怎樣的一種沉痛無奈的心情啊！

### ● 他們為什麼老是探探測測？

已經在南灣路上住了三十多年的江蘇人成有法，現年六十二歲了，身體却依然硬朗健壯。依他的看法，核電廠絕對不會是好東西的。「如果沒危險，他們為什麼老是在地面和水底探探測測的？也在擔心啊，他們。」，他說「如果真沒危險，他們的工程師為什麼要住到老遠的鳳山去。要和我們共存亡才對呀。」

對於核三廠的事，他本來是不願多談的。他說，「人家問我有什麼感想，我能講什麼呢？都在這裡住了幾十年啦。」但核電廠的建立導致他的房屋價格低落的這個事實，却讓他想起來無法不心疼。他那個二層的店面，從前原可以賣到八、九十萬的，目前則只剩三分之一的價錢。他本也因擔心核三廠遲早會

有個三長兩短而想遷居他處，但畢竟房價太低了。他說，「實在不甘願啊！」他因此告訴自己，「反正已經六十幾歲的人了，也不必管那麼多了。」

### ● 抱怨是一致的

其實仔細說起來，因核三廠的設立而影響最大的，可能還是大光里的居民。

核三當初爲了建廠而徵收大約四百甲土地時，雖然收購的價格還算差強人意，但是正如五十七歲的船長吳新豐說的，「拿了那些錢又能做什麼？沒安排生活路，教人怎麼過活？稻田被徵收後，現在總算知道人家所說的提米袋（零買食米）的滋味了。許多女人變得閒仙仙，都留在家捉虱子相咬了。」





潘文達夫婦每天要駕著單薄的竹筏，駛出平靜的南灣，頂著巴士海峽的惡浪與暗流，到遙遠的七星礁和綠島去下網，能抓到的魚卻少得讓人想哭。有時那三兩斤魚連付每天兩三百塊的竹筏油錢都不夠。

，「小魚吃海草，大魚吃小魚。海草沒了，魚當然就少了。」

他說他不是專家，不敢斷言核電廠必然與海草的不生長有關。「但總有些嫌疑吧。」他說，「核電廠早就將人心弄得很不安了。」他也承認，魚貨出售時，都要冒稱是東港的漁船抓的，有的人甚至不吃自己捕獲的魚，因為大家都怕「有毒」啊。

除了魚獲量的減少之外，對這些生活在核三廠身邊的人，最大的憂慮仍然在於核電廠是否安全的問題。和吳新豐船長一起在碼頭補魚網的四、五個漁人，一提到這個話題

，似乎都有著滿肚子的疑慮。他們說，去年核三廠老是不時排放蒸汽，發出類似嗚叫的巨響，給人很大的恐懼和干擾。「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在提心吊膽。」三十一歲的蔡茂盡說。他們說就在我們去港區採訪的前個晚上（五月九日），也曾爆發過一陣巨響。不過蔡茂盡說，「這次的聲音有點不同，像是F5 E 戰機從頭頂十公尺高的所在飛過去一樣。我一時驚住了，只看到電廠那邊噴著白煙，煙霧持續了大約五分鐘。我當時真以為這條命就要休了。」其他的幾位漁人接著便針對這個

於是，有的人便從此遠離了世居的土地，有的則開始向大海討生活了。

大光村隣接後壁湖漁港，港區裡停泊著一些大抵十噸以下的船隻，看得出此地漁民的捕魚型態有異於南灣的那些人。但是，對核三廠影響漁獲的抱怨，則完全一致。

吳新豐說，兩年前，在這個剛入夏的時季裡，一隻五噸多的漁船出海一天大概都能捕獲二、三千斤的飛魚，今年即使航行得更遠，也從來不曾有一次超過一千斤的。

同是本地人的尤知仔（五十一歲）則解釋說，以往每年到了十一、二月，海草就會在沿海的海底斜坡上長出來，直長到翌年的二、三月為止。但近兩年來，海草的數量却越來越少，甚至於幾近絕跡。他說



「我們的稻田都在發電廠的鐵絲網內，我的兩個兒子在無田可種之後，一個到台北，一個到台中去打零工去了，媳婦也跟著去做工了，留下我養育五六個年幼的孫子，守著這僅剩的一

棟房子。」七十多歲的盧尤雪說。恆春貓鼻頭大光里、水泉里和後壁湖港緊隣核三廠，兩三千戶人家近來經常要求遷村，而毫無結果。

南灣。大人們的竹筏，不甘罷休地搜索不再南來的風目魚和魚苗。雖然大人說「南灣的水有毒」，南灣的孩子們還是抗拒不了碧綠海水與白色沙灘的誘惑。他們連自做的玩具都是小竹筏，但只怕等不到他們長大，南灣已經沒有「漁夫」這種職業了。



事件熱烈地討論了起來。有的說可能是跳機，有的則斷言是內部出了故障……核能安危的陰影，似乎在他們心頭盤據得很深很深了。一位陳姓船長好似下定論地說，「那兩粒是微倖雷（地雷）啦。」

然而儘管他們對這兩顆被自己看成不祥之物的東西憤怒、抱怨、嘲弄，到最後總覺得無可奈何。

據這些漁民說，近年來台電已特別對大光里的居民進行安撫的工作，放幻燈片，作解釋，說明核三廠的「絕對安全」。但是蔡茂盡說，「台電一直說不要緊，誰能相信？當初建廠預算三百多億，最後却多加了兩倍。連這種估計都相差得這麼離譜，安不安全怎能算得準呢？」

他們認為，蘇聯車諾比爾的事件，更清楚地暴露了核能電廠的危險性。吳船長憂心忡忡地說，「看看可不可以把這個電廠關閉起來，虧就虧了，總不能害人啊。人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也因此，他早就把家中大大小小的孩子趕到外地讀書、工作去了。「他們最好永遠不要回來。要死就死我這個老伙子吧。」他說。

### ●「七七火災」

核三廠自運轉以來，見諸於社會大眾的最明顯事故，大概就是去年的「七七火災」了。針對這個事件，我們特地去拜訪了恒春鎮的消防大隊。值班的一位警員却說，「這太敏感了。」並且以自己未參與那次的救災為由迴避答話。另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義消隊員則清楚地記得那天是一個刮風下雨的星期天。「他們是在內部的一部消防車自救不了以後才找我們去的。當時的管制很嚴啦。連那時候的屏東縣長邱連輝都被擋在外面。」他說，「救了大約三個鐘頭，廠房內燒了一大片。是不是嚴重，我就不清楚了。」

恒春國小南灣分校的一位老師則說，「那場大火太可怕了。先是聽到很大的爆炸聲，接著看到黑煙瀰漫。公路上的交通亂糟糟的，車子有的往北跑，有的往南跑。往北的大都是轎車，往南的是軍車。」他還說，他寧願自己節省著用電，寧願電費貴一點，也不要這種危險性特高的核電廠。

在我們就核三廠附近的居民所作

的訪問中，除了三名被採訪者之外，沒有一個認為這個核能廠是安全，是能為地方帶來利益的。這三個人是：核三廠的機械維護員林叔男、核三廠的一位林姓清潔工，以及一位隨著漁船來到後壁湖漁港的東港人鄭水木。

### ●連續兩個月吃了九百個「豆子」的人

林叔男表示，核三廠反應爐的爐心要熔毀是很不可能的，因為其中設有許多繁複的安全裝置。「必須許許多多的失誤連在一起同時發生，才可能釀成熔爐的災禍。但是，」他說，「這種機率可以說是不會出現的。」

這位四十歲的維護員似乎忘了，正因為核電廠是一座龐大而極其複雜的機組，一個小零件的失誤或故障，可能便會牽連其他的機組，進而導致悲慘的後果。著名的三哩島熔爐災變，便是一個小活門的阻塞加上人為的疏忽所致。

而對於居民驚疑的所謂放氣和跳機，他也認為是正常的。「能跳，就表示安全，表示安全閥沒有失靈。」他說。不過他這種說法，似乎

和台電前董事長陳蘭臬在核三「七七火災」後所作的公開談話有所衝突。陳蘭臬是這麼說的：跳機並不是好事，超過很多次，電機就必須加強保養了，才不致於嚴重損壞電廠的生命。

不願透露名字的五十一歲廢料清潔工林先生，也極力稱讚核三廠百分之百的安全性。即使他知道每天都因清潔的工作而須吃一些「豆子」，知道去年在清理「七七火災」中燒壞的機器時，曾連續兩個月吃了九百個「豆子」，（他說每月容許的最高幅射劑量是一千個，即一侖目）他仍然認為，「核電廠沒有空氣污染，是最好不過的了。」

鄭水木則以見識廣博者的口吻說，他跑了那麼多港口，所以曉得南灣附近海水的水質最好。「高雄二仁溪有污染，所以牡蠣不能吃，但這裡的水是絕對沒污染的。」他說。他甚至說，他曉得所有的核電廠三十年後就會「自動爆炸」。「但那是沒關係的，」他說，「它不像原子彈。它像颱風，有一定的暴風半徑，頂多只會影響到周圍的三五個村子而已。恒春的那些山就足以把污染擋住，使它不會傷害到別的地區。」最後，他更以安慰的語氣說，「若是真害怕，30年後用水泥把那兩個爐子整個封起來，不就根本不會爆炸了嗎？」

台電實在應該頒給這三個人最佳勇氣勳章或最佳擁核獎。

### ● 生命與陰影

初夏的午後，許多小孩子在南灣珊瑚礁岩的海邊戲水。

十歲的巫豪偉和七歲的巫豪傑兄弟光著身子玩得不亦樂乎。他們說他們曉得「那兩粒」是會爆炸的。

「但為什麼還在這裡游泳？」

「爆炸，大家都要死啊！不游泳，也是要死。」哥哥說。

「那麼，為什麼不去那邊的砂灘游？」

「那邊的海水有毒，『那兩粒』放出來的毒。」弟弟說。然後，他們就嘻笑著，一起跳到豔陽下的海水裡去了。

啊！幼小的生命，龐然的恐懼與死亡的陰影。他們能安然無恙地成長嗎？

### 後記：雨哪會落不停？

從恆春回來，一邊寫稿，一邊不時地回想起當地居民談到核三廠時的種種恐懼、怨忿、無奈的話語和表情。然後，五月二十日，核三施工處283名特約工在台電大樓前靜坐抗議的事件發生了。

這些人的年資從九年到二十幾年不等。他們聲稱，他們經歷過三個核電廠的鈾燃料裝填或運轉期間的故障檢修，體內累積有不少的幅射劑量，近年來甚至已有黃文翹等11位正值壯年的同事死於癌症。他們懷疑這類的死亡和從事核能工程的工作有關。

他們也表示，若是他們這一批建廠修廠的「老兵」被解雇了，對核能陌生不熟的、層層的轉包商人和工人，所做出來的工程設施的品質和安全維護，都是很可憂慮的。

因此，他們希望台電不要輕言解雇，若要執意進行，也應定出合乎情理性的具體資遣辦法，並對他們作幅射傷害的長期追蹤，同時負起有關的醫療責任。

二十日上午九點未到，靜坐抗議開始。他們有秩序地坐在台電大樓副樓前，並擡起書寫著「為台灣核能舉哀」之類的布條。他們向路過的行人發抗議聲明書，並且叮嚀一句：「請支持。」

十點多，立委張俊雄和員工代表進入大樓與台電人員開協調會。下午，李友吉和黃河清兩位立委也來了。

午後約兩點，雨開始密密地下。抗議的員工披起黃色一式的雨衣。地上都濕淋淋的，他們有的站立了起來。仍然很有秩序。從對街望過去，他們那些黃色的身影，在台電巍然堂皇的高樓的俯瞰下，在淒風苦雨裡，顯得特別的醒目而孤單。

協調總共持續了將近十個鐘頭，結果是令他們失望的。晚上八點多，他們把隊伍移至正樓的廊下，繼續抗議。他們曾央請情治人員向台



恆春國小南灣分校的一位老師說：「我們分校有六班學生。如果核三廠發生災變，校門口距離電廠才一兩百公尺，我們該帶著孩子們往哪裡跑？台電從來不指導我們如何應變避難，不信的話，你問問梅慧玲，孩子們對核能的危險毫不知情。」

電洽商出地下室，讓他們過夜，但台電以地下室餐廳的使用管理權屬於榮福公司為由而拒絕了，並且不讓他們使用廁所和飲水。他們醒醒睡睡地在室外的陰冷風雨中度過了漫長的一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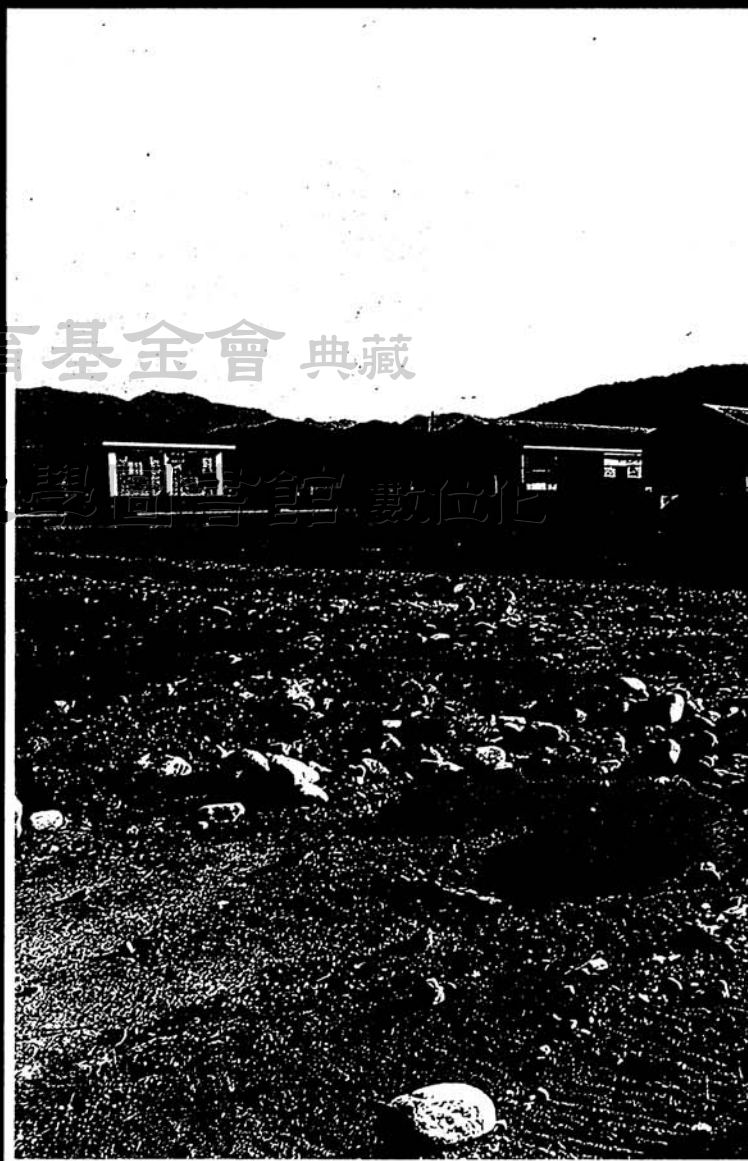
隔天，大雨依然不停。他們輪流著去吃點東西。據說，一些飲食店的老闆堅持不收錢，甚至於奉送香菸、水菓和飲料。

中午一點多，監委尤清、立委張俊雄、台北市議員謝長廷一起出面協調。三點二十分，他們與員工代表相偕步出大門，報告協調的重點，以及23日下午三點，續至國營會協商決議，並籲請大家停止抗議。三點四十分，這283名台電特約工相繼離開，抗議暫告結束。

我們很想知道的是，核三廠是一個耗資千億元且具有高度潛在危險性的國營企業，台電當局在與它的283名員工計較解雇與否以及資遣費的多寡時，是否曾以這283人的生命安全、核電廠的安全，以及整個社會大眾的安全，作為絕對優先的考慮？

# 「核四」？一個未

有核一、核二、核三各廠帶來的前車之鑑，加上蘇聯車諾比爾事變的恐懼，貢寮鄉民終於積極地站立起來，展開了反對核四建廠計劃的行動。他們向中央陳情，發表書面聲明。在那偏遠的漁村，人們爲了生命權自動自發研究問題，收集資料。台灣第一個草根性反核電運動正在成形……



撰文 / 攝影 ■ 鍾俊陞



# 知的震動



引起社會嚴重關切，  
幾度叫停却依然在  
籌備中的核四廠工地

在核一、核二、核三各核電廠附近居民抱怨核電廠嚴重破壞了海洋生態，使漁獲量銳減，土地跌價，投資怯步，並且為核電的重大不安全性憂心忡忡的背景下，我們訪問了正在建設核四廠的貢寮鄉，聽取人民對建設核四廠的意見。

●可能爆炸，也要支持……

現任貢寮鄉長吳青月（43歲），曾經出任過貢寮鄉第八、第十屆鄉長。問他對於在貢寮鄉建核四廠的意見，他說：「核電建設是國家政策嘛。我是地方首長，當然應當配合國家政策。」可是核電廠在萬里、金山、石門帶來了不少問題。「這些問題，國家應該可以解決。我無權反對國家的既定政策。」他說。

另外一位主張擁護核電國策的人，是貢寮鄉衛生所的衛生工作人員，30歲的陳昭治。她是高雄市人，到職已三年。她相信核四廠的建設是國家既定方針，「應該很安全，不必擔心。」問她即使蘇聯車諾比爾事件之後，她也能安心嗎？她的答案是肯定的。「當然，將來核四廠說不定也會爆炸……」她說著，笑了起來。基本上，她相信核四廠會給貢寮鄉帶來經濟繁榮和就業機會。

另外一位相信核四廠有助地方繁榮的，也是衛生所裡的蘇淑芳護士（26歲）。不過，車諾比爾事件之後，她也開始「有些擔憂」。她想了想，說：「我是外地人，來這兒只一段時間，不久我會調離這個地方。」她說。問她將來願不願意在



核四廠內的衛生單位工作，「我才不願意！」她搖著頭說。以一個醫護人員，她主張政府應透過大眾傳播教導核電災變時的緊急自救方法。「據我看，車諾比爾事故之後，這兒百姓反對核四建廠的聲浪高了……」她說。

●我們絕不同意核四建廠

貢寮鄉民代表大會，幾乎全員反對核四廠的建設。鄉代會主席賴文誠說，貢寮鄉民在十多年前就反對核一當初來貢寮建廠的計劃。「我們反對，所以改建在金山。」他說。貢寮鄉代會，多年來不斷收集有關核電災害的資料，建成專門檔案，長期為阻止核四廠的建設而努力。「即使不產生重大事故，核四建廠後，對於貢寮鄉3000多坪養殖場、4億元投資，年產75萬斤每斤600元的九孔，6、7百隻漁船將造成毀滅性的打擊，」賴文誠說，「核一、核二對金山、石門、萬里三個鄉的漁民所造成的影響，是最生動的例子啊。」

這些年來，貢寮鄉不斷向上級單位和中央陳情反對，「我們絕對不會同意建核四的。」他沈重地說。

鄉代表兼省漁會代表吳朝金對於台電當局宣說核電安全，很不能相



停工後的核四工地一角



漁民說：〈四廠建好以後，石門金山、萬里三鄉漁民的遭遇，就是我們將來命運最好的例子。〉

病牀是專門為放射性疾患而設的。」他說。

### ● 與原子彈為隣

鄉民陳真雄（47歲）是九孔養殖業者。他對核電政策感到無奈。如果核四建廠在所必行，政府應該輔導貢寮鄉遷村。願意遷村嗎？「國策嘛，叫你遷到大陸你也得遷！」他笑了起來。在貢寮鄉討海40餘年的郭水泉反對核四建廠。「現在建廠是暫緩了。將來還是非建不可吧。我們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他說。

一個來自瑞芳的陳姓攤販說，他不願意在貢寮長住。「這不是開玩笑。核四廠建起來，你就是和一顆原子炸彈做隣居。」

### ● 唯一反對核電的居民運動

核一、核二、核三附近居民，對於當初不曾反對建設核電，而在既建之後，已無法挽回的事實，感到無奈。由於核四才開始動工，貢寮鄉民幾乎群起反對。五月卅一日，貢寮鄉鄉民代表大會暨全體鄉民向總統府、立法院、監察院、省議會、台北縣政府、台北市議會、中央黨部、省黨部、縣黨部做了緊急請願，從安全性、地方開發、養殖業

前途、觀光事業、自然破壞等觀點要求停止核四廠的建廠。他們建議主張建廠的主管，應該携眷來貢寮定居，「以建立本鄉鄉民的安全信心。」鄉代表會也迭次動議、呼籲停止核四廠的建設。

鄉代表會並發表了一份「核四廠存廢之探討」，從安全性與經濟性兩方面，力言核四的不可建，內容頗為充實。在安全性方面，文章羅列了一九七九年美國三哩島事件、八五年核三廠一號機起火、八六年車諾比爾事故、同年核二廠「二氧化碳外洩」事故，並以美國太空梭事故為例，力言盲目相信專家的安全說之危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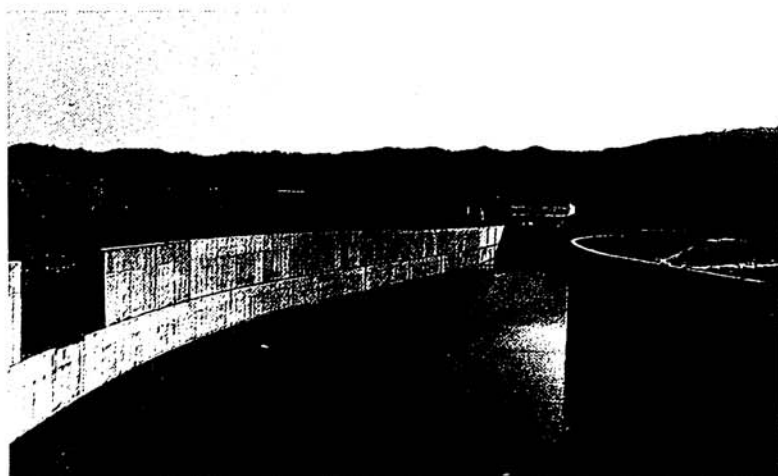
在經濟性方面，文章強調把利息、營運費、生態破壞和安全裝置及災變處理等費用併計時，核電未必是「經濟的電源」。核電對觀光、投資、地價、海洋生態、養殖及漁業所帶來的損害，也影響了核能發電的經濟價值。

這樣的「探討」，在台灣東北角極小的貢寮鄉提出來，已可以看到當地居民為自身生命權和安全權自動自發，研究問題、收集資料的努力，令人動容。貢寮鄉民反對建設核四廠的奮鬥，至今似乎不曾被台灣的大眾媒體所深刻關懷與注意過。但是在台灣公害史和反對公害歷史上，貢寮鄉民孤單的努力，無疑是台灣第一個反對核能發電的居民運動吧。

信。「那都是強詞奪理之辭吧，」他說，「我們光養殖業就有8000多人，佔全貢寮鄉民的百分之七十。核四蓋起來，這些人都沒飯吃。」

### ● 醫生的憂慮

有一位葉姓醫師，憂慮核四廠的安全性。為什麼擔憂呢？「看過核電災難影片『絲克伍事件』，印象很深。」他說，「這回車諾比爾發生反應爐融化事件，就不能說『絲克伍事件』是杞人憂天的想像了。以目前的科技，我想沒有一個國家敢於保證核電的絕對安全性。」另外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衛生所醫師擔心核事故發生後的治療資源不足。「全台灣也只有台北榮總兩個



核電廠廢水排出口工程。

# 毀滅的咒語

## 核能發電恐怖知多少？

在平時運轉下，核電廠排出的輻射塵，  
就已成爲不斷積累在地球上的永遠的禍害。  
在一座核電廠發生重大災變時，等於貯藏着  
1000顆廣島級原子彈的輻射毒，  
在災變的瞬間向數百公里半徑的周遭潑散。  
每一座核電廠，每一年積累的原子廢料，  
也等於1000個原子彈所能產生的「死亡灰燼」。  
單只日本一國，核電廢料中所含的「鏷」，  
已足可殺死七億人口。  
火山爆發、地震、戰爭，都會使深埋地下的高輻射核電廢料漏逸，造成浩劫！

改寫■荊果 原著■廣瀨 隆 攝影■梁 辰 / 沈 英





金會典藏

圖書館數位化

工人說，每到風往海上吹，  
核電廠就把壓縮的  
廢氣排放出來。

# 1 核能電廠平時正常運轉下的恐怖

## ● 永遠在地球上循環不斷的禍害

核能發電，即使在平時正常運營的狀態下，也是够恐怖的。因為核能電廠平時運轉中，必然會散布輻射塵。那些猛毒的灰塵，飄向有風的天空，流進魚貝所居、人們遊樂工作的大海裡。尤其在核能電廠附近，人們的身邊，日日都飄着輻射塵，即使是極少量，一旦進入體之後會逐漸積多，有一天終會達到致命的劑量。

因為人們不能不呼吸，不能不吃東西，那有毒害的輻射塵便往體內積聚。地球上有所謂的「食物環」；像水菓、蔬菜、穀物、牛奶、牛肉、豬肉，魚貝等等，在受到輻射能的污染後讓人吃進肚裏。人吃了輻射塵污染的東西要排泄，其他被輻射塵污染的動物也要吃要排泄，排泄物中的輻射能物質又被植物吸收，如此循環不已。另有一點，地球上可供人類耕作的土壤，只不過地表上薄薄的一層，而這一淺層的地表土，在核能電廠四周，不用說也積滿了輻射能物質。

這種毒，無法去除，也不會消失，只有在地球上循環着，在循環中進入所有的動植物軀體內。這是核能時代的、地球生物的宿命吧。這種輻射線，並不像X光照像那樣來自外面，而是我們每一個人的體內等於裝有X光發射器，由內照出、透射全身，使我們無所逃遁。

## ● 留存體內的放射性物質的毒害

人體內的輻射性物質，幾乎有一半會永遠存留。像碘這種物質，大都聚在喉嚨的甲狀腺內。帶有輻射能的碘，會破壞分泌賀爾蒙的細胞，從而造成可怕的癌細胞。還有，類似鈣的鐳，容易積沈在骨髓裏面，妨碍骨髓的造血功能。結果是：貧血、白血球過多，進一步就會

把白血球變成癌細胞，大量造出異常血液；這就是白血病，即所謂的「血癌」。

這些疾病，對細胞繁殖旺盛的嬰兒和青少年等，特別容易染上。女性一出生便帶有卵子，少女時遭到輻射能污染後，往往等到懷孕分娩的時候才發病，母子雙方都將陷入悲慘命運。

美國伊利諾州司法官W·司克特，針對核能發電有一段很得當的評語：「州政府對生來便帶着大腦障礙的嬰兒群，似乎毫不關切。由輻射能污染引起的膀胱癌，因為是十五年至二十五年後才發病，也不太引人注意。在發展核能發電後，我們大家都已經背上了限時炸彈了。」

## ● 可持續千萬年的輻射害

更可怕的一點是，輻射能的毒害，有長達百萬年的持續性。例如：鏷 $\alpha 239$ ，只需以百萬分之一克的微量便能致癌，而它的半衰期（即在有效存留時間），是24000年。碘/29，是甲狀腺癌的製造者，它的半衰期更長達1600萬年！即使半衰期最短的氬85，也有10.7年，現在大氣中的氬已經積累了不少，因為增加的速度超過它的半衰速度。這個產自核能發電廠的氬，不論和任何物質相遇，都能自在無碍、毫不受影響，是一種根本無法做化學處理的

核能電廠排出熱廢水的排出口。熱廢水使海水水溫升高到30°C至35°C，趕走了大量魚產，使海產生態劇變，珊瑚礁死亡……



東西。  
從核能電廠日常大量排出的輻射性物質，和原子彈氫彈爆炸後出現的輻射性物質，完全同質，而分量則大大超過。如一座百萬瓩的核能發電機，運轉一年，所發生的輻射塵等於一千顆廣島級原子彈所造成



恆春鎮長尤春共說：「恆春人現在都活在恐懼裏！」



的，其中相當大的一部分，每天籠罩在我們的生活環境中。

### ● 不安全的核輻射「安全基準」

其次談及所謂的「安全基準」。國際輻射線防護委員會所定的安全基準，有關輻射線強度的測定有兩種單位。一種以「居禮」(curie)為單位、是「放出量」的單位。另一種以「侖目」Rem為單位，是人體承受輻射線的強度單位。核能管理當局對電廠輻射能物質的放出量，規定以若干居禮為上限，而一方面也規定人體可承受的若干侖目的輻射線強度。然則，這些所謂的「安全數據」究竟有什麼意義呢？「安全範圍」可靠不可靠呢？

日本福井縣大飯一號爐的「年間放射性瓦斯管理日標值」，也就是「安全上限」的規定是，73000「居

禮」。而一居禮的放射性物質沾上身後，在三分鐘內能致人於死。一座核能電廠一年可以放出73000居禮，這一劑量能殺死多少人？以日本全國核能電廠安全上限的放出量，可使一百萬人致死！經過十五年後，將有足使4500萬人致死的「安全上限」量的輻射性物質被排放在我們日常的生活環境中。其毒性且是半永久性的，幾乎無法消除的！

至於有關人體承受的「安全上限」的規定是如何的呢？其實，人類

## 2 核能電廠重大災變下的恐怖

甚麼叫核能電廠的大災變呢？簡單地說，是貯藏在一家核能電廠內的，等於一千顆廣島級原子彈的輻射性毒素，在一瞬之間潑散到幾百公里半徑的周圍的情況。核能電廠的大災變，基本上有以下的兩種。

自古便生活在各種天然放射線中。據研究，在未進入工業時代以前，人們所承受的自然輻射線的強度，大約在一百毫侖目上下。然而自核能工業出現以後，上述的國際防護委員會在核能發電方面所規定的「安全基準值」，一般人是500毫侖目，核能發電廠工作人員則是5000毫侖目。這種安全基準值含有這些不合理的幾個問題：

(1)、一般人除了已經承受100個毫侖目的天然輻射線外，還經由X光照片、彩色電視、手錶上的夜光塗料等承受着另外的100個毫侖目。若再加上核能發電的500毫侖目，將達700個毫侖目之高，和從前的人類相比，已達七倍！根據日本埼玉大學對「紫露草」的研究，已經證實了輻射線與突然變異之間的確定的正比關係，亦即，今人比古人，已具有七倍高的罹癌率！

(2)、此一安全基準，和已經進入體內的輻射性物質毫無關連。換句話說，這一規定對來自食物環及生活環境的輻射線的侵襲是無能為力的。

(3)、這個規定把核能電廠從業人員的可承受量提高到一般人的十倍。它的根據在那裏呢？根據是有的。卻不是着眼於人體健康、而是着眼於機器運轉的需要上！5000個毫侖目的數據，不是人體生理可承受的數據，而是核能電廠正常運轉下「必須」承受的數據。如果把工作人員的安全基準定在和一般人相同的水平上，那核能電廠便根本無法運轉！

總之，不是以機器來適應人體，而是犧牲人體健康去適應機器，是這樣的、不「安全」的基準！

(一)、核子反應爐的爐心，因高溫而融化，變成了金屬溶體，融化電廠的地基、穿進地殼。(二)、在溶體未融化地基以前，發生瓦斯爆炸，把整棟電廠炸成瓦礫。

美國的學者把前一種叫做「中國

症候群」China Syndrome，那是美國人的恐懼感下的幽默。意思是說，極高溫的金屬溶液會穿過地心直通地球另一面的中國！當然，實際上這種高溫溶體在未穿過地殼以前會遇到地下水脈而引發地下大爆炸。至於後者，則是地面的瓦斯爆炸，所有電廠構造物和內部的東西都在一瞬間飛散天空。

以一九八〇年的統計，全日本共有二十一座核能電廠反應爐。只要其中四個地方的四座反應爐發生了前述的任何一種大事故、被害範圍以半徑 250 公里算、幾乎會把除了北海道的全日本都籠罩在輻射性毒物的擴散範圍內。在這範圍內，也就是在日本全國，除了最初一場大

家們指出，這一帶的人們，雖「知道」卻「感覺不到」死亡的偷襲，可能因而更加精神緊張，必定有一大堆人精神崩潰。那種痛苦，就如被宣判死刑者，等着不知幾時現身的行刑者一樣。

可能也有人會逃離故鄉，只是這一離去，將永無歸期，因為那永不熄滅的輻射毒物永久佔住了故鄉！

### ●隨時可能產生重大核電災變

其次，談到大災變的原因。並不一定要有大錯誤才會釀成重大事故。該冷却的原子爐心，只要一個簡單零件的失常，一個儀錶的錯誤，冷却水的漏失，都等於是高空飛行中



為了抗議不合理的解僱，年資在 10-20 年不等的核三廠工人代表到台北台電總公司大樓前靜坐示威。艱苦的談判正在大樓內進行。

核能電廠的安全裝置的另一盲點是，它不可能事先加以試驗，就像老式的滅火器一樣。這種安全裝置的不安全，逼使美國的專家們建議，把平常的運轉率限制在 80% 以下。還有，安全裝置的生命是水管，而水管遇到地震時很容易折斷。一次地震往往使核能電廠反應爐的安全裝置報廢。雖然也有一些新式設計意圖克服這些缺憾，但是曾經有一位原子力安全委員會的負責人，在法庭上回答法官質疑「如果安全裝置失靈，有何辦法？」的問題時，竟然答以「那是本人知識範圍以外的問題」。這位官員正是平常專門在核能電廠的有關申請文件上蓋「安全」「許可」等官印的人！

### ●漏洞百出的核電安全措施

對於零件與設施上的「完全主義」的要求，在核能電廠是絕不可能的。普通小工廠，因「不完全」而

爆炸的無數犧牲者外，所有倖存者也免不了腸內出血、脫毛、皮膚燙傷、精子減少、卵子異常和流產等病態，其中尤以妊婦、小孩、青年們所受影響特大。許多城市村落變為死域，一切食物、飲水，都因污染而不能食用。

離爆炸中心遠一點的地方是否就安全了些？一點也不！因為即使不直接遭到爆炸的波及，而幾天後隨着風雨流水擴散開來的可怕的輻射毒物，是無聲、無色、無臭的。專

的飛機引擎發生故障，往往讓人束手無策。

各種緊急時的安全裝置，根據過去的經驗，都很不可靠。冷却水一停，在五至十秒之間，爐中變空；三十至五十秒後，爐中溫度超過一千度，接着就以加速度增高。那些安全裝置必須多處儀錶上的數字一致才能發動，只要有一個儀錶失常，安全裝置也就失靈，剩下的只有手動操作之一途。而這種判斷和動作，必須在五秒中完成。





抗議解僱的工人們認為，解僱長期熟練的工人，把留下的工作層層轉包給廉價零工，包藏着重大的安全顧慮。

為每一個程式只能設定一種故障。而一種故障實際上都是幾種情況的臨時相乘作用所造成。無法預想的情況太多，程式有何用處呢？」

整個電廠，到處都是化學專家、機械專家、電氣專家等，卻找不到一位精通全體核能電廠的總合性技術專家。更糟糕的是，全廠零件極多而雜，卻絕大多數都不是「核能廠專用」的東西。美日兩國的大廠實情都是如此。兩國各地的工會都爲了這件事而公佈了實際從事過電廠用品製造的勞工們的證言。

● 欺罔性的核電「災變或然率」

有關所謂「事故或然率」的說法，實際上也帶有很大的欺瞞性。

舉例說，1975年美國原子力規制委員會曾經發表過「拉斯姆遜報告」，其中說：「一座原子爐發生大事故的或然率是兩萬年一次」。但美國的保險公司，對這稱「安全度高」的標的物，卻只肯接受損害的1%的保險！爲甚麼？

就算拉斯姆遜報告上的數字可信吧，一座「兩萬年一次」，一百座呢，兩百年一次。到了公元20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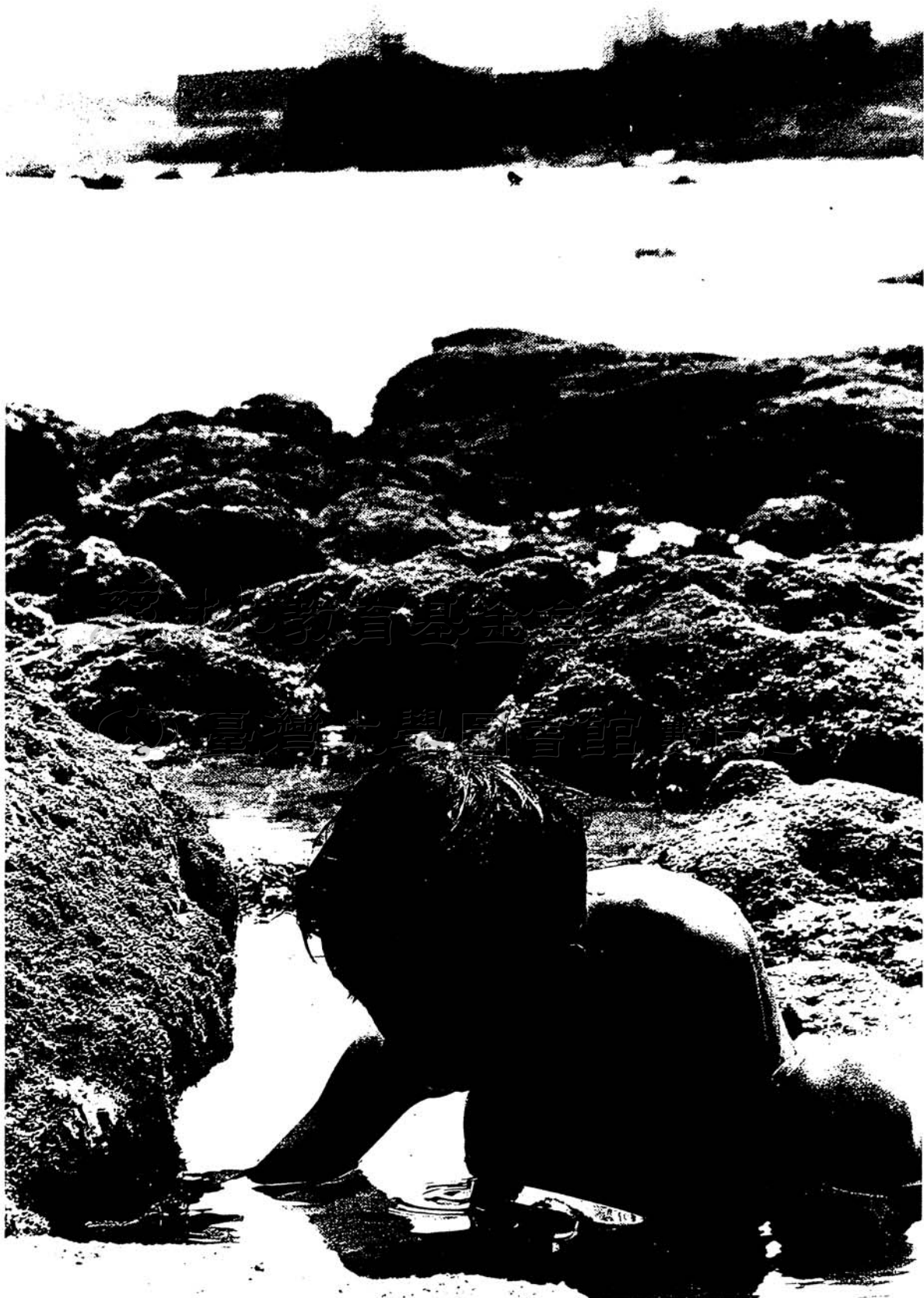
出毛病時，還可以糾正，但核能電廠卻往往是從小毛病引發大事故，一發不可收拾。

一位在核電廠工作的人員說：「要儘量求安全，那不可能。原子爐裏面有輻射線，那一個零件受了多少輻射線破壞，因爲外表看起來好

好地，誰也不知道。那些檢查報告，實際上都只能半猜半估計，胡扯一通，誰做都是這樣。就像製藥廠拿錢請醫生寫一篇好聽的醫療臨床報告一樣」。有人說，核電廠的安全由許多精密電腦監視着。這位工作人員說：「電腦也少有用處。因



抗議的工人在台電總公司大門口渡過潮濕的雨夜。台電拒絕讓他們在大樓地下室過夜。



，據估計全世界核能電廠的原子爐將達四千三百座，到時候發生大事故的或然率是：四年半！地球上每四年半發生一次核能大災變，人類還能在這地球上存活多久呢？而事實上這四年半還不能光這樣想。兩

萬年一次不是兩萬年後才發生一次，也有可能是今天！也有可能明天發生十次，以後的二十萬年「無事」。這樣一想，所謂「兩萬年一次」的或然率、能帶給我們多少安全信心呢？

管理太過複雜，無人能得出完全的解決方法」。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波林博士說：「死亡灰燼的輻射線只要逸出百分之一，將產生數千個障得兒童」。

(ii)、原子廢料再處理，將使核武器泛濫於世界。近年來有關核武器的製造理論有簡單化的趨勢。市面上甚至出現了附有詳細設計圖的核武書籍。而這種核武熱潮的源頭，正是所謂的「和平用途」的核能發電！日本自衛隊的內部文件、透露如下幾點：

(1)陸上自衛隊高級幹部曾提出核武裝意見書。(2)已建立核子作戰的化學學校。(3)翻譯了美軍的「核武器使用法」。(4)航空幕僚翻譯「美空軍的核子作戰」。(5)陸上自衛隊舉行過「核子戰求生演習」。(6)能在核子戰中利用的投射器已有多種。(7)民間公司在這方面的研究迭有發展。(8)由東海村再處理工廠生產的鏽和人形卍核燃料製造廠生產的鈾，能用為核兵器原料。(9)為了上面的隱密目標，日本大力推行核能發電。

至於所謂的「低度廢棄物」，是附着發電廠或處理廠的建築物、工具、人員身上的微量灰塵，洗滌收聚後裝進鐵桶。日本現在已有三十萬桶，估計二十年後將達到三百萬桶。其放射能雖屬微量，積多仍然難於處理。投棄海裡則因其熱而產生對流，污染海水及海中生物。南韓曾經秘密投棄日本海，美國則曾經偷偷地在五十處海域投棄，被人告發。

最後，所有的原子爐都有它的壽命，最長不超過二十年。不久地球上將出現很多不能碰、不能燒、不能炸的，滿身是毒的廢棄原子爐。美國原子力產業會議曾發表過這樣的談話：「核電廠原子爐材料會產生出鏽的輻射物質，其高度危險的輻射能將持續二十到五十萬年」。對此，有水泥密封法、水中解體法等構思，不但有化學問題，更有工程問題，至今未能解決，一切的研究，至今仍未脫離理論階段。

### 3 核電廠輻射性廢料處理的恐怖

#### ● 一千顆原子彈的死亡灰燼

四年前，西德原子爐安全研究所的一份報告，突破了西德政府的保密而在報端被公開。其中有這樣一段：「核電廠原子爐廢料的再處理工廠，萬一其冷卻設施發生故障，西德全人口半數的三千萬人、將在強烈的輻射線暴露中死亡」。

所謂的原子廢料，指的是由燃料棒產生出來的，既有輻射能的銻、碘等灰燼。這些廢料的再處理工廠，就是集中這些沒有燒完的燃料棒、去掉灰燼、清出剩留的燃料，以備再用的地方。每家核能電廠大都每年清理廢料一次。

想想一座核能電廠一年之間便積累一千顆原子彈的「死亡灰燼」，那麼專門集中各處核能電廠廢料的再處理工廠，其中所積輻射性毒素之多，實在是超越我們的想像了。貯藏這些猛毒物質的貯槽，幾乎可以說是高熱、腐蝕液和爆發性瓦斯三者，同時和猛毒物質同居一室，則其危險性就可想而知了。既知的處理方法，卻只有排氣和冷卻。

上述報告中的一句：「萬一冷卻裝置發生故障……」充份表現出其恐怖的意義。但，這個「萬一」，其實很容易發生。一次地震，或一次什麼藥品的小爆炸、都可能是那個「萬一」。

讀小學一年級的巫豪傑，在南灣的珊瑚礁上抓小魚。漁家子弟的他，一口氣講出十幾種從前南灣盛產的魚介，他說：「靠近電廠的海水有毒，媽媽說的，她已經不准我們來玩水，把褲子脫下留在岸上，弄濕了會被媽媽知道，要挨打的！」

#### ● 核能廢料處理的五大難題

核能廢料處理的難題有五點。

(一)、輻射性毒物的殘留量太多。單只在日本一國，至目前為止取出的核能廢料中所含的鏽，已達到足以殺死七千億人口的量。

(二)、處理方法非常危險。所使用的藥品都帶有爆炸性，且在使用後也不失其爆炸性，必須加以半永久性的管理。在世界各地，這種藥品爆炸事故已發生多起。

(三)、廢料必須永久管理。因為前面已經說過，輻射性物質是永遠無法消除的，說是「處理」，其實是「分割」而已。即使能把灰燼弄成固體棒，也不過換一種保管法而已。按倫敦條約，「死亡灰燼」不准投棄海洋。在理論上，各國只有在自已國家的土地上尋找處理和貯藏的場所。一般的標準是，埋入六百到一千公尺深的地下。但，火山爆發、地震，都會一下放出這些猛毒物質。更糟的是，那些死亡灰燼被濃縮而埋入地下後，它的輻射能強度變為濃縮鈾的百萬倍！輻射能變熱而融化所有的容器，對這一點世界上至今還沒有克服的辦法。美國各地的掩埋場已經出現了不少這樣的報導，由地下逸出的輻射能，使附近住民的致癌率高於平均值的三倍。

(四)、至今還無法把這「死亡灰燼」由液體狀態固體化。核能廢料如能加以固體化，處理上要方便一點。毒液變為毒棒，應該是一項突破。但，即使在這方面的研究最先進的法國，也還沒有成果。美國加州工大的噴射引擎研究所，在其向總統提出的報告中說：「死亡灰燼的

# 叩寂寞 以求音

## 兩個造琴人的兩極故事

中國人文精神成熟象徵的古琴，  
風華千年卻寂寞當代；  
這個可以發出246個音的豐美樂器，  
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  
早已漸行漸遠漸無音了……。

面對這樣的大寂寞與大缺憾，  
有人從黑暗中走了出來，  
要尋回失墜的遠古意境，  
要開拓堅實的現代音色；  
要為古琴傳舊韻，續新聲；  
在這些發悲願抗天險的人裡，有這兩個人，  
甲先生與林先生，  
一個是山林的隱士，  
一個是鬧市的工友……

撰文■陳 麟      攝影■李文吉



資料教育基金會典藏

◎ 臺灣大學圖書館數位化

泠泠七弦上，靜聽松風寒；  
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  
唐·劉長卿

### 多麼寬廣的琴音

古琴，又稱七弦琴，是中國自古獨創的一種高級樂器，原只單名一個「琴」字；所謂「琴棋書畫」、「琴瑟合鳴」、「對牛彈琴」，其中的琴，指的就是它。後來因欲與別種琴有所區別，才特稱為古琴。傳說古琴為伏羲氏所發明，原為

五弦，配宮商角徵羽，至周文、武王各加一弦，因成七弦。這固然可能只是後人的附會而已，未必可信，但琴在周朝已發展到一定的形式，且有了各種風味的琴曲與獨特的表現手法，却是有典籍可以稽考的。

古琴總共可以發出二四六個音，這是中西任何樂器所望塵莫及的。而在中國傳統樂器中，論音色的優美，表達的豐富，琴道的奧妙，也非古琴莫屬。因此，古時文人一向以琴為修身養性的工具，小則用它來抒發性靈，大則通過它來體合天

地。數千年間產生的種種琴書，是中國音樂資料中最豐繁的。

民國之後，由於歐美音樂的輸入和戰禍連年，古琴音樂日漸衰微。台灣近年來雖也不時見到國樂的演出，但琴樂却大抵仍是一片沉寂，即使是國樂科系的學生，主修古琴的也是難得一見，一般人更是很少看過古琴、聽過琴音。

### 竟是微細的一線香

作為中國人文精神成熟象徵的琴樂，如今為何會受到如此的冷落呢

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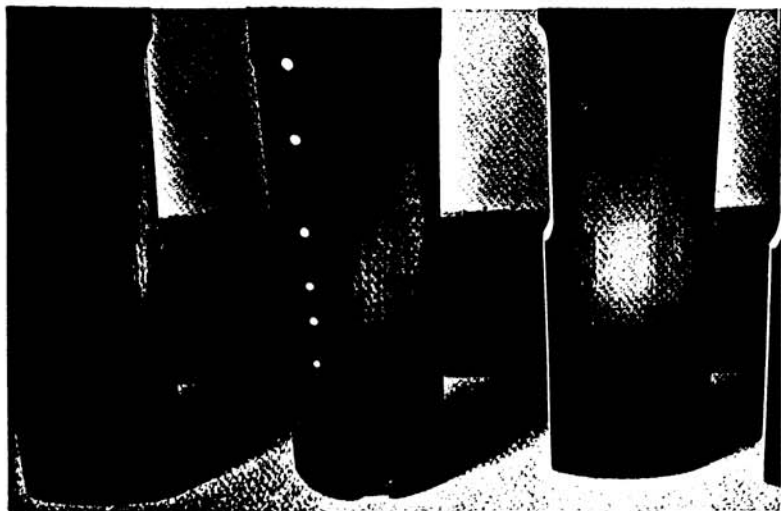
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臺灣

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音樂系館內樓梯間旁的小儲藏室內，簡單的床舖上方吊滿了風乾中的琴材。上回地震時，林立正半夜醒來看著頭上的木頭「搖曳生姿，十分有趣」。





琴界耆宿孫毓芹先生在概述種種原因時，曾特別提到了一個極為嚴重的基本窘境：學琴的人沒有好琴。學琴竟然無琴，這真是出乎外人的想像。

樂器與音樂的發展畢竟是息息相關的。十六世紀初，義大利人馬基尼(Maggin)創造了第一支現代形式的小提琴，小提琴音樂從此誕生。馬氏的故鄉克雷摩那(Cremona)因此而在音樂史上大放光芒。當地的三個小提琴製造世家代代相傳，不斷改良塑造，名手輩出，弦樂因此突飛猛進，傑出的演奏家也在義國應運而生，小提琴更因而在西洋樂器中取得了樂器皇后的地位。然而回過頭來，看看我們自己——學琴竟然無琴，這又是怎樣的一種況味呢？

孫毓芹先生的古琴造詣極深。他有鑑於名器獲得的困難及其與推展琴藝的關係，特別自民國六十一年起先後培養了三名製琴方面的弟子：甲先生，唐健垣先生和林立正先生。

孫先生教導製琴，大致以啟發為主，因此門徒也隨各自的資質、個性和用功方向的不同，而各有製琴的態度和技藝上的發揮。唐先生現居香港，目前專致於授課和古琴的搜集上；甲、林二位先生，則分別代表了兩種極端不同的造琴家的典型。粗略而言，前者重古趣，後者重

開創。兩人的生命情調更是迥然相異，各有讓人驚嘆的地方。

### 一、景像迷離的 遠古意境：

#### 「隱者」甲先生

甲先生自稱「半隱士」，多年來一直獨居在遠離了市囂的一處山脚下。每週三次，他搭小船渡過一條河，到市區的一所中學教美術，同時也算是與外界的一種接觸。其餘的時間，他規定自己不再外出，並且儘可能不見訪客。家裡不裝電話，信由對岸的一位朋友轉交，一週



琴面下的製琴者落款。

早晨陽光映在「古澗泉」的琴面上。林立正獨自跋涉中央山脈的山水間三四個月，才找到這塊遭到雷擊而斷落在山澗中的良材，又花了半個月才將它弄上岸。「不曉得它在水泉中泡了多久了，樹脂都被沖走了。」他說。

一次。門牌號碼甚至也 因漆和金屬的剝蝕而無法辨識了。

他的這個住處掩映在綠樹繁花間，附近只有兩戶人家和一座廟宇。這環境正是他所希望的：既可避離擾攘繁忙的城市，但仍有疏落的三五人煙，那一道終年不枯的河水，於是成了他進退紅塵間的自然界限。從城裡上課回來，便是一個幽寂的世界。他可以在其中安然看書、作畫、彈琴和造琴。

「生活是一種藝術。」他說。因此，對他而言，造琴正如他生活裡的一切活動一樣，只是他所追求的藝術性生活中所具體呈現出來的一個小切面而已。那是和他的整個生命，和他的人生態度，甚至於和他所選擇與安排的居處環境，是不可分割的。

甲先生學佛，走的是禪的法門，每日打坐三個小時，很強調佛家所說的「放下」的生活態度——了知因緣的來去，一切都莫去勉強，心無妄念貪染，胸臆如鏡子，來時影現，去不留痕。問起他避居鄉野，對都市的種種聲色追逐有什麼看法時，他也只是淡淡的提及了平等心的事。

由於甲先生不多言語，難以探悉他習禪的境界，但却可以看出，世俗的事物，對他的影響似乎已變得很少了。他堅決而愉快地在他獨自築造的精神世界裡，過一種十分簡樸的生活。

據說，他很少買衣服；有的是朋友送的，毛衣自己縫。食物更是簡單，幾碟醬菜就可以配一餐。即使是棄絕不了且經常不離口的香菸，抽的也是最便宜的「新樂園」，幾十年來都不曾改。

他那顆清澄的心靈更也在他的居住環境中顯露了出來。他在廳堂中擺置的那些簡單傢俱，便是生動的



說明。和他坐在廳內說話時，我的眼光常會被那些配置得極富神韻的物件深深吸引著，而甲先生的整個人彷彿也成了一個靜物。淺淡的話語在其間游移，這時，連身姿的變動也都是沈靜的。

### 與天光自然共呼吸

那些傢俱整個的或許只能用美來形容，但却是一種素淨而幽淡的美，有如一首禪詩。其中最顯著的一張由兩個暗棗色的大水缸分從兩邊支撐起來的桌子。桌子橫放，靠近內牆，面對著廳堂的大門。其實那是一塊年代很久而遭人遺棄的木

板門，板面已呈枯灰色，而且紋路糾扭，凹凸不平，有幾處甚且已被歲月蝕空了。這是廳中唯一的桌子，上面擺放著他心愛的一張古琴、檀香爐、一盞以破碗片和鐵絲編成的油燈，以及一疊書。廳裡的四個角落各有一盆秀氣的國蘭，花架則是竹子或原木頭的組成物，形狀之奇拙，他處少見。坐位依相對的兩面牆壁而設，是用廢木箱拼湊出來的，上面覆以草編的蒲團。斑駁泛黃的壁上直接貼著他手書的陶淵明的「歸去來辭」，和李白的「將進酒」。另一件絕無僅有的佈置是那盞從天花板垂掛下來的宮燈，以及

燈下裝飾的數個鈴鐺；全部呈現出古銅色，事實上是用玻璃纖維做成的。

這些物件，大都是他撿來或親自製作的。他說：「就像小孩子玩沙玩泥巴一樣，在遊戲中完成一些東西，既快樂，又表達了自己。」它們原本毫無起眼之處，但經過他的選檢與組合，非但各自有了生動的特色，彼此間並能和諧相處，更且整個的和白牆紅磚，和房子本身，取得了融洽，一起自然地散發出一種獨特迷人的氣質。

甚至於和屋外的天光雲影以及全部的風景，也是相連結的。





古琴的七條絃在琴面上是成同心放射狀排列，絕對平直的琴面才發得出好的聲音。這是製琴時最費心力與時間的一關。

甲先生是這麼說的：「市面上的現成傢俱根本無法和我的人，和我所住的環境相合和成一體，所以只得自己去創造。」他說，他所求的是精神與物質生活的搭配，如此地在其間行住坐臥，才能怡然自如。

除了電燈之外，他的屋裡也絕少看到電器用品。夏季天熱，他使用的不是電扇，而是芭蕉扇。他說，芭蕉葉子是有生命的東西，搨出的風是活的，是生活中情趣的一種表現和培養。至於電視之類的非民生絕對必需的商品，在他看來，則也只是精神空虛者用來作為逃避或麻醉的一種憑藉罷了。

### 追索蒼古幽沉的唐宋

甲先生造琴，當然更不把它當作一種可以交易和圖利的商品。對他而言，造琴正如彈琴，用意在於修養心性。他說：「琴匠是造不出好琴的。造琴是很嚴肅的事，須在適當的心境下才能進行。」因此十餘年來，他總共才為人造了二十幾張琴，製作的時間長短不一，有的甚至長達數年。

甲先生造琴，特別講究琴音的蒼古幽沉。他以音色、造形和琴面上具有古雅趣味的髹漆斷紋為要求的標準。他認為唐朝的琴是此中的極品，宋琴其次，因此他以唐宋古琴，作為自己仿效追求的境界。

琴製成之後，他從來沒有落款的習慣，但其中唯有一把例外，那是為一個女孩造的。

女孩初次來訂製的時候，就沒要他設定交件的期限，在製造過程中也從不催促。他在和她幾次見面中，仔細觀察她的言談舉止，體會她的氣質個性，一邊揣摩著琴該怎麼造，才能完全與她匹配。完成後，試彈之下，果然聲音飽滿圓潤，勁味充足中仍不失纖雅細膩，是一把令自己十分得意的好琴。

臨到要將琴送走時，才知道捨不得的滋味。琴安詳地躺在燈光下，純潔完美如初生的嬰兒；那是他注入了多少的情感和心力才孕育雕琢出來的。它早已成為他生命裡的一

部份，成為他生活中的一份子。琴面和琴弦在燈光下透著亮滑的光，像是在和他話別。

不知經過多久，他才用一塊粗絨布把它包覆起來。抱出門後，却又折了回來，打開布，再一次詳細審視。但他一直告訴自己，她終究是要離開的。

### ●高亢呢抑或是淡漠

據說，甲先生的繪畫也是風格獨具的，尤其是素描。但他一向不肯輕易示人，從未開過畫展，也不願出售。他說，作畫純是個人的興趣，意在自娛，世人的識與不識，賣不賣錢，全都無關緊要。就像彈琴一樣，畫作也是難以和他人分享的。

或許，就是因為諸如此類的原因吧，一些認識他的人大都說他是個奇人。這「奇」字可能有褒有貶。從好的方面來說，它可意指一位獨力排拒著形式的行為規範、和抗斥著物化了的現代生活的勇士，一位在日常生活中仍保有主動和自我的人。但在壞的方面說，它又可能意



「這鑿子挖起木頭很費勁，不小心，手一滑，割破你的手時倒是快的很。」

### 獨行在時代的外面

一般人以為無用而任意拋棄的東西，經甲先生檢來加以組合或變造之後，竟忽然有了這麼豐富而深刻的情韻；他從別人視為醜陋的事物中發現真正的美，一種反庸俗的美，這不就是莊子所說的「無用之用」的道理嗎？在一般大眾幾近瘋狂地追求著時尚的消費社會裡，當「流行就是吸引力」的字眼到處充斥的時候，甲先生和他所檢拾來的這些老舊東西，是超乎通識的價值判斷之上的。他的節制也反而顯露出他在精神層面的自由與豐盈。

慈林教育基金會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太古遺音」——林立正的古琴師父孫毓芹教授家中懸掛的字畫。

味著一位獨善而淡漠消極的神秘主義者或厭世者了。

有一次，我很晚才要過河回家，他送我走下緩緩下斜的小路。風吹動竹葉，耳邊沙沙作響。我放慢腳步。他拿著竹杖，遠遠地走向前頭。夜霧從兩旁的竹林裡輕輕蒸散出來，在路燈的光暈下飄移。我從後面望著他走路的身姿，猛然覺得他像是中國山水畫裡的人物，遙遠夢境裡的人物，在這個熾熱的人間裡，是不存在的。

## 二、來自大海的古琴「叛徒」： 工友林立正

林立正先生卻幾乎完全不同於他的同門師兄——無論在造琴的態度和生活的樣貌上，都是如此。

目前，林先生是藝術學院音樂系的工友，做的是一些系內的雜務，並照顧和清掃晚上十點才關門的琴房。他之會擔任這份工作，是由於該系系主任馬水龍的愛才。馬先生在一次琴樂雅集中認識了他，並向他買過一張古琴，曉得他在古琴製造上的才華和用心。提供這個機會

純是希望他能有個較安穩的生活，有時間進一步研究造琴技術，並兼為學生修琴。

### ● 往返在「取聲」與「匱聲」之間

現年四十二歲的林立正先生，今天會一頭栽進古琴的製造裡，並且樂此不疲，大概是他以前所不曾料及的吧！

他是在民國六十三年成為孫毓芹先生的門徒的。當時，他是漁船上的船長，所以只能趁著船返台後的空檔時間，點點滴滴的請教。

航海的日子原本是枯燥的，學習造琴後卻忽然變充實了。他常趁漁船停靠外國碼頭的時候，就地搜尋良好的木材，並且在返航中斷造了起來。

七十一年，他下了船，在大有巴士公司當公車司機，並於下班之餘造琴。可是七十三年三月起了把大火，把他的家財燒光了，包括他遠從印度運回的七根製琴良材。「現在想到那些木材，都還很傷心。」他說。去年四月，他來到了藝術學院。

林先生製琴不忘諱他人在旁觀看。他邊工作邊為我解說製琴的程序。他說，琴的構造很簡單，主要是由琴面和琴底的兩片木材黏合起來的，中間挖空，成爲一個共鳴箱。歷代琴人說「琴長三尺六寸」，但他解釋說，這指的是絲絃的長度，若加上絃外的琴首部分，應該約爲四尺（唐朝工部營造尺，亦即台尺）。

製琴最重要的是選定木材，並作乾燥處理。琴面的材料多用桐木，松木或杉木，材質最好能具備重量輕、密度鬆、質地脆、觸覺滑和木理的條達五個條件，這樣可將絃音的消失減至最低，使琴音清亮蒼圓。諸材「取聲」中以桐木最佳。琴底則相反，它的作用在於「匱聲」，將琴面傳下來的聲音予以持續不斷的反彈，其中以梓木最好。

一張琴的斷造，從開始到完成至少需時一年半。這主要是爲了讓琴在製造過程中能有多次長期間的變

形，以免日後成器後還會熱脹冷縮。林先生所要求的變形次數是四次。

所謂好琴，在林先生的心目中，除了要聲音好和外觀雅緻之外，還必須做到堅固耐用。「因爲琴是千百年之器，如不堅固，如何傳世？」他說。

至於斷紋，他認爲，琴的保養和當地的溫差、濕度、漆灰的配方、漆的調配，以及施工方法，都會影響斷紋形成的時間及形狀。因年代久遠（至少一百年至二百年）而自然產生的叫斷紋。如果琴在百年內出現斷紋，那應該叫裂痕，乃琴之大病，必定是漆灰的配方，或施工方法有了錯誤所致。就這兩點而言，他認爲，他和一般製琴者的觀點是不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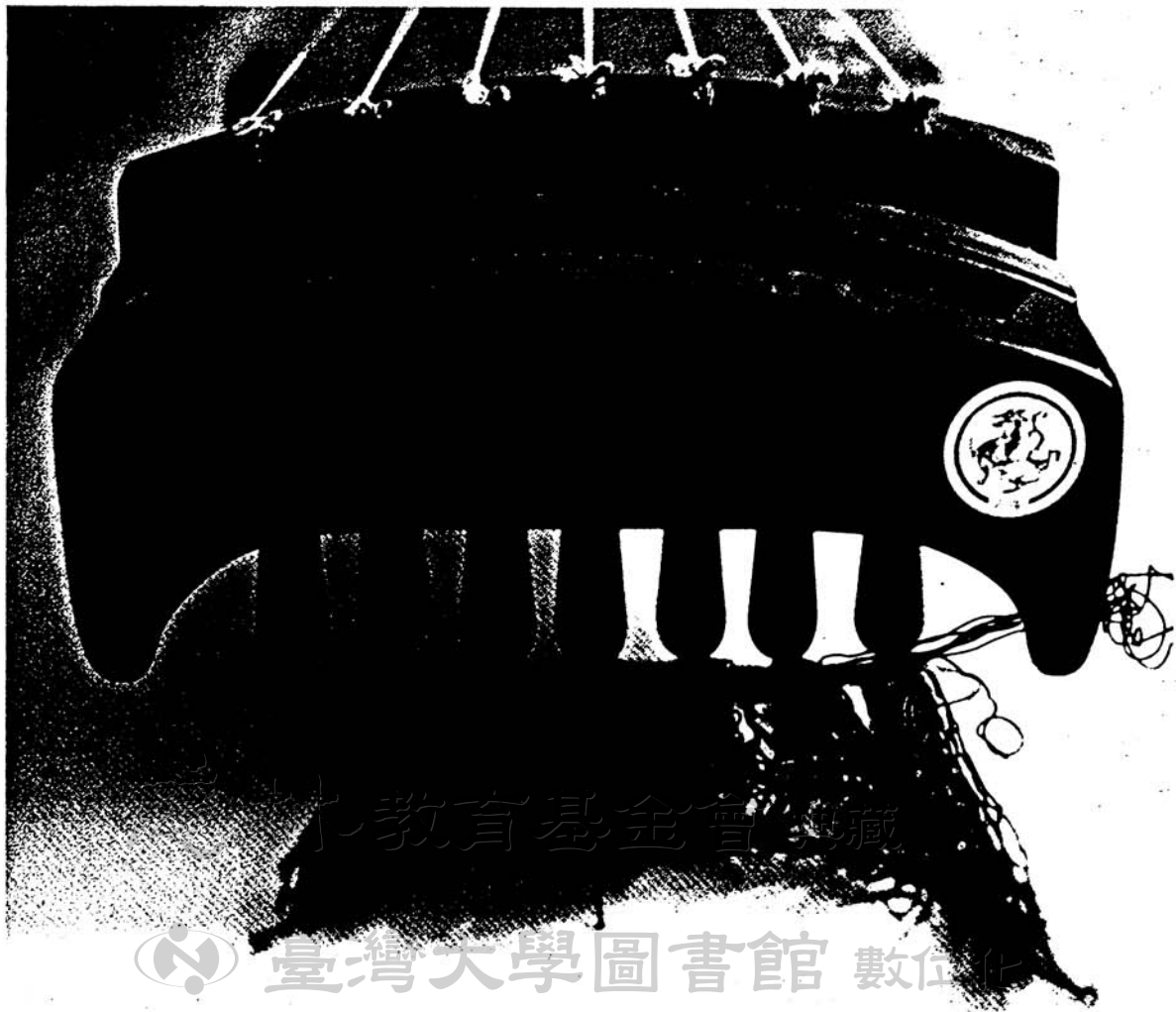
### ● 要讓「琴樂」和大眾握手

古琴向來是一種極爲個人性的樂器。這指的有兩方面：第一、古琴由於聲量小，一般只適於讓個人用來抒發一己的衷情和襟懷，難得見到它當庭廣衆演出，也很少與其他樂器合奏。第二、古代文人和現代琴人總是將古琴當作日常修心養性的工具。這兩者加起來的結果是：琴的人文性因而壓過了它的音樂性，聽衆都只限於三五好友而已，琴樂因而自我封閉起來，逐漸和社會大眾的生活脫節。

「這樣的格局是狹隘的。」林立正先生說。他甚至認爲，琴樂若有所發揚，勢必要讓古琴有與其他樂器同台演奏的能力。因此近年來，他一直致力於數項工作：一是從琴的結構上稍作改變，增強音量；一是注重琴桌的搭配，使它發揮出輔助共鳴的效果；一是探究出古琴的一個標準音高來（古琴的音高偏低），使它能和其他樂器的振動頻率一致，如此才能和後者合作演出。

資料教育基金會典藏

◎ 臺灣大學圖書館數位化



造型清秀典雅的古琴在富裕的台灣已是雅俗共賞樂器。學院訓導處的職員也向林立正訂了一把琴，但是林立正把製琴的收入（平均一把兩、三萬元）統統都花在製作、改良和研究上了。

這些研究，目前都已有了成績。針對音量問題，他在琴首加上一片「魂闕」。內部結構也隨之稍作改變以後的這種古琴，與改良後的琴桌，配合著使用，音量可增至原來的兩倍半到三倍，在三十坪的空間內，不經由擴音器，五十人也可清楚聽見。至於音高，林先生也設計了一種尺寸較小的琴，該琴的振動頻率將可與其他樂器配合。此外，這種琴也便於國中或國小學生輕鬆彈奏，以利琴樂的普及。

此外，由於古琴很難上絃，一般學生，尤其女學生，彈奏時大多必須仰仗師長裝絃。所以他設計一種

鐵心游柱的琴軫，方便調絃。

### ● 陽光下的陰影

林立正先生很清楚，對於他努力追求的這些所謂改良，絕大多數的琴界人士必定難以接受。他說：「或許會有人認為我是叛徒。」

「你難道不擔心？」我問。

「我只是在古琴的音樂性上以我的經驗和智慧做我能做的。任何事情的改變必然有人反對，我只期待大家對這些改變能持理性觀察的態度。」

他望著充滿陽光的窗外；從側面可以看出他嘴角聚集分明的線條，



拉出一條堅定的弧。「古琴終究是一種樂器，而且是中國最古老最優秀的樂器，要有發展啊！畢竟傳統不是死的。」

他表示，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目前可算已告一段落了。接下來的重心則放在琴材的研究上。「其實，」他說，「我一直都很注重琴材的研究。這是我從十多年來四處尋找良材，卻常徒勞而返的經驗中漸漸生起的覺悟。」

前幾年，他常在漁船入港大修的一兩個月期間，獨自深入山中找木材。一個背包、一個帳篷、一條毯子（他從不帶睡袋），一些乾糧，然後就出發了。一去往往是好幾十天。

民國六十五年的七、八月間，他二度深入中央山脈。有一天早上起來，發現紮營處旁邊的溪谷內，有一棵可能被雷劈斷的大香杉樹。他用牙齒咬一咬樹枝，從斷裂聲可以感覺出那是古老的製琴良材，但樹幹卻埋在水底。他只得潛入水中，邊鋸邊探出頭來換氣。總共在水裡鋸了十六天。四十七天後才出山。四年後，他以這木材造了一張琴，孫老師將它命名為：「古澗泉」。

### ●從水煮煙燻到細菌培養

但真正好的老材畢竟是可遇不可求的，因而他想到將來勢必取用新材，再設法使新材具有老材的優良特質，而且最好也能擴大選材的範圍。

多年來，在木材的選用對象上，他試過五十種以上，但他也承認，老祖宗所說的桐木、松木及杉木到底還是最好的。而在乾燥的加速處理方面，他曾試驗過水泡、水煮、煙燻、冷凍，和化學藥物處理等方法。較特殊的是他曾經試驗過以鈷六十核子撞擊，以類似處理槍托木材的方式處理過一片梧桐木。據他說，鈷六十核子撞擊所得的效果比化學藥物處理來得好，但因成本太高，而且難以經常這麼做，所以僅止於純試驗而已。

現在他則分兩方面進行。一是做

木材切片，一是培養專吃及分解木材中樹脂的細菌，以加速木材的乾燥，並進而產生較好的共鳴效果。將木材做切片處理，目的在於記錄木材的纖維結構及細胞組織，然後製成幻燈片，編號予以存檔。琴材成器後，再將聲音錄音，以便日後追蹤、探索出琴材組織與聲音之間的關係。

至於細菌的培養和利用，林先生則已私下摸索六年多了，但他只曉得確有吃樹脂的細菌。但不同的木材各有不同樹脂，化學成分各不相同，對於何種細菌會吃何種樹脂，及如何培養適用的細菌，他並不清楚。他開朗地笑著：「我到底不是細菌專家。」

經由藝術學院一位老師的介紹，最近返國的劉博士，已答應幫忙，而且認為技術上沒問題，他是細菌學專家。

這麼多年來，林先生總共賣出六十多張琴，但因不理想而燒毀的則多達一百多張。賣琴所得的錢，也大都花在琴的改進研究上了。

據說甲先生年輕時候曾有一段纏綿動人的戀情。後來女孩子走了，甲先生從此剃光頭，並且直到現在都未有與別人結婚的想法。林先生則認為，相識是緣，份是歸屬，緣和份是兩回事，但都勉強不得，因緣而聚，無份則緣盡，是很自然的。這麼看來，他們兩人對愛情的處理方式，他們的愛情經驗，似乎也可以為他們的造琴態度和人生懷抱，作一個美麗生動而引人思索的註腳。

### 編者按：

甲先生並不以為名字有多少意義，並且認為「溝通」是一件艱深的事。他甚至放棄了「媒介」的蘊涵；至於「大眾傳播」，當然是更虛浮而不真實的名詞了——這篇訪問，幾經波折，歷時甚久。為了對他的尊重，我們決定把他的名字和形貌隱去。相信讀者對於我們的這種作法，也能有所體諒吧。

# 茫茫天涯路

## 美國新遊民的故事

火光映出14張沉痛的面孔，  
今天是他們的最後一夜了。  
他們一文不名，住在一棟廢棄的廠房內；  
警察限他們在天黑前離去。  
雨水在外面冷冽地滴落……  
該往哪兒走呢？

他們只是美國新遊民裡的一點浮沫罷了。  
加州「蜜蜂報」的記者馬哈利吉和威廉生兩人，  
以數月的時間，橫越美國大陸，  
他們的報導「茫茫天涯路」，  
曾獲得「全美新聞攝影獎」與  
「尼康國際人道攝影獎」。他們的努力，  
不僅戳破了「美國神話」的幸福假面；  
也揭露了貧困流離下的人性荒涼……

撰文 ■ Dale Maharidge  
攝影 ■ Michael Williamson  
譯述 ■ 宋碧雲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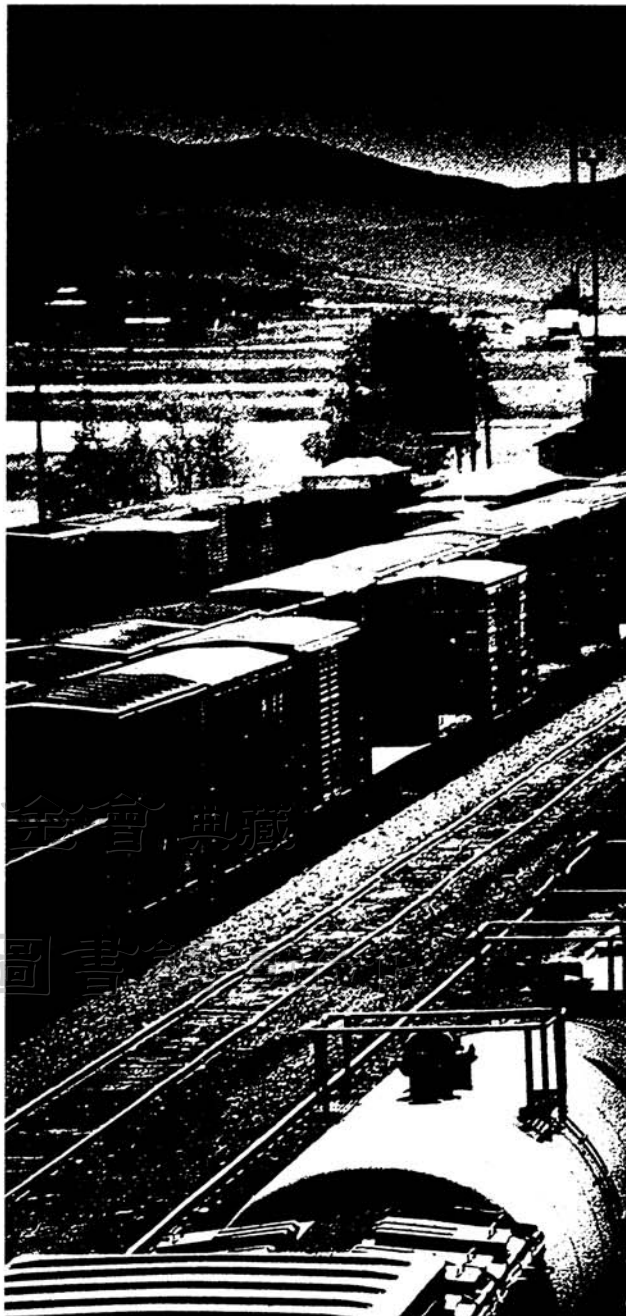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日暮時分一列火車在德州大平原上緩緩駛出。  
佇立在月台上的美國新遊民，  
他們的前途又在哪裏？

世界攝影報導名作選讀



「茫茫天涯路」作者馬哈利吉與威廉生。



他們有的年輕，有的年老，有的精明，有的魯鈍，有好人也有壞人，有商人、鐵工、旅店業主——什麼樣的人都有。他們失業了，不願或無法領到救濟金，遂漸走上飄泊的道路。

經濟蕭條只是他們落難的原因之一。此外，美國許多企業失去競爭的能力，也使就業機會相對的減少了。中老年人、無力接受高科技訓練的文盲或半文盲，和未及進入就業市場的年輕人，這些人可能會長久失業，或者只從事報酬極低的工作。他們成了新的貧民階級。

加州沙加緬度市 (Sacramento) 「蜜蜂報」(Bee) 記者馬哈利吉 (Dale Maharidge) 和攝影家威廉生 (Michael Williamson) 為報導他們的故事，曾以數月的時間橫越大半個美國，用攝影機和忠實的筆觸完成「茫茫天涯路」(Journey to Nowhere) 專刊。

他們以美國東部的工業重鎮陽士敦 (Youngstown) 為起點，與許多失業者結伴西行，漫無目標，隨

緣飄蕩，一路上結識不少遊民朋友，目睹了許多令人感慨的現象。

「鋼谷」的沉淪

陽士敦的鋼鐵工業區位於馬洪寧谷 (Mahoning Valley)，又名「鋼谷」，已有一百八十年的歷史，所產的鋼鐵行銷世界，為陽士敦帶來繁華。許多居民世代在此工作，捷

克裔的馬歇爾家族便是其中之一。

馬丁·馬歇爾 (Martin Marshall) 在經濟大恐慌時期舉家遷到陽士敦，進入一家麵包廠工作。他中風後，十五歲的兒子喬 (Joe) 憑着虛報的年齡進入了鋼廠，擔負起一家的生計；若干年後，其子小喬 (Joe Jr.) 又高中畢業了，他也進入父親的工廠，開始了他們世代相





傳的平凡却還安穩的生涯。

一九七七年以來，鋼廠相繼關門，小小的馬洪寧谷有六萬人失業，陽士敦的黃金時代過去了。

馬歇爾父子於失業三年後，接受「茫茫天涯路」專刊作者和攝影家的訪問，帶他們踏入已成廢墟的工廠。

廢棄了的工廠，死寂得就像一處

墳場，埋葬著一度被全世界稱羨的美國工業。

兒子小喬一再說：「簡直難以置信。我實在不願再看見這個地方。」

父親老喬說：「以前那後面有個開口的熔爐，這邊有六座鼓風爐。一千萬加侖的唧筒在那邊……我曾在這兒度過三十七年的歲月。這是工作的好地方，也是居家的好地方

兩個流浪漢行走在奧勒崗州克拉瑪斯瀑布市(Klamath Falls)的南太平洋鐵路公司集車場中。

## 世界攝影報導名作選讀

。」

在此苦幹過十年的小喬說：「我們的工廠不可能重新開張了。看得出來，未來美國的鋼鐵、汽車和其它工業成品的產銷量，都在一天天的減少着。」

三年來小喬到處找工作，天天寫求職書，無數次在求職的行列中苦等數小時。將近二萬美元的積蓄，也在這些顛沛的日子裏花費一空了；他只得折回鄉里，再度依靠父母度日。最近小喬總算找到了一份兼差性質的工作，在一家雜貨店擔任

武裝安全警衛，每週上班數小時。

以前陽士敦的雜貨店從不雇用警衛，但失業人口增多，有錢人對一文不名的流浪漢漸漸產生畏懼。小喬說：「但我絕不對偷取食物的人開槍。」他常常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他們拿點充飢的食物也就算了。

房價下跌，偷竊和縱火案增加，陽士敦正逐漸步向死亡。儘管電視上天天播出經濟復甦的消息，當地人仍感到絕望，紛紛遠走他鄉。

在各種貸款和分期付款盛行的美

國，失業帶來的衝擊顯得特別迅速，特別明顯。很多人在短期內失去房屋、汽車、家用品，由小康變成貧民。

### 一夜之間變成流浪者

霍瓦斯（Thomas Horvath）是鋼門公司（Steel Door）遣散的一千七百名員工之一。他們夫婦一輩子辛勤度日，從未積欠貸款，三個女兒都已長大成人。他們擁有一棟價值六萬美元的住宅。除了房屋貸款外，銀行並貸放一萬二千元供他



們興建泳池。失業後他們付不起攤還的款項，居住多年的房屋遭到拍賣，但也只賣得四萬餘元而已。償還債務以後，就所剩無幾了。

霍瓦斯先生曾在鋼門公司工作二十四年。他說：「我今年已四十三歲，一切還得從頭開始。」

霍瓦斯太太說：「我們曾在此度過許多好時光……我以為我會老死在這裡。現在我要從豪華住宅搬到拖車上去住。但我並不難過。很多

洛杉磯市東區，大衛正欲搶登加速移動中的火車。這個動作十分危險，如果未能踩穩鐵槓，極易滑入輪底。

人比我們更慘呢。」

### 第一次露宿街頭

隨後，蜜蜂報的兩位記者在聖路易遇到一位名叫唐恩（Don）的青年。

唐恩身穿整齊的便裝，腋下夾著網球袋，蹲在紀念廣場的一家店舖門口躲雨。不知是天氣的寒冷還是心緒的激動，他一直瑟縮著發著抖。

他不知道該怎麼辦。昨夜他第一次露宿街頭：他曾到一家教會招待所去求援，却吃了閉門羹；睡在公車站的地板上，又被警察趕了出來。他兩度自殺未遂，心中仍有尋死的念頭。

以前他是人人羨慕的對象，大學畢業，二十八歲就擁有一家小清潔公司、一棟住宅和三個子女，各方面都足可做視同儕。

然而變化來得太快，一切都令人難以置信。在經濟長期蕭條之下，唐恩的小公司突然宣告破產了。他失去房屋，妻兒也離他而去。他回到伊利諾州的父母家裡，天天排隊找工作，九個月毫無結果。上星期

他受不了屈辱和壓力，買了一張單程車票到聖路易，住進廉價的旅館，希望在這個大都會中求得一個活口的職業。兩天後，僅有的一點錢也用光了。

那天晚上，「茫茫天涯路」的作者、攝影家和唐恩一起進入小教堂。禮拜儀式結束後，他們奉准住進教會招待所。

唐恩長期找不到說話的對象，好不容易遇到了這兩位關切他的人，打開話匣子，盡情傾述著他的苦痛與辛酸……

「昨晚我第一次露宿，簡直像置身於落後的孟加拉國。你我生長在五十和六十年代，從小樣樣不缺。我以為窮人都是不肯工作的。我們經歷了越戰、種族暴亂和尼克森的統治，現在又碰上這個。大家對百分之十五的失業率已經習慣了！真可怕。從小貧窮是一回事，身為中產階級再沉淪又是另一回事。」

「我曾排隊五小時，等著申請一份薪水很低的工作。回到家，人人都問我表現如何。他們說我是了不起的人，經驗豐富，應該會被錄用



霍瓦斯夫婦在離開已被拍賣的寓所時，坐在台階前的最後一刻。



德州哀爾帕索市(El Paso)  
一家教會收容所附近。

臺灣大學圖書館

。其實對方只跟我談了兩分鐘。」  
「我曾服藥自殺，被救起來。第二天我在報上看到景氣復甦的消息。難道人人都成功，只有我不行？今天我去賣血，他們說我高血壓。我還要再試。賣一次血可以得到七塊錢。（景氣好的時候，血漿的價格比現在高一倍。如今賣血的失業者太多，供過於求，價格慘跌）。」  
「今天我曾想偷東西吃，想想又覺得害怕。我曾在大學裡討論過貧民問題，猜測自己貧困時會做出什麼事。飢餓使人別無選擇。人餓了，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今天有人勸我搭乘火車去譚巴（Tempa），但我想去丹佛（Denver），聽說那邊有很多工作機會。搭別人的便車不好。人家知道你是亡命之徒，會害怕的。我寧願

像一隻獨自游上沙灘的鯨魚。我不願讓人看見我的悲哀。」  
唐恩用毯子蓋住腦袋，翻來覆去，整夜睡不着。清晨五點，他們就被吵醒了，匆匆的走進夜色中。

流亡圖

他們冒險跳上疾駛的貨車廂，一行三人準備前往堪薩斯市（Kansas City.），再輾轉換車到丹佛。  
跳上車的時候，遠遠還聽到鐵路工人的叫聲：「當心！鐵路警察抓到你們，會把你們送進監牢！」  
六十三層高的蓋特威拱門（Gateway Arch）在火車後面慢慢消逝，唐恩揮拳吼道：「別了，聖路易！我樂得離開這裡。我毫不後悔……在這邊只有等死。」  
搭乘貨車並不愉快。車上髒兮兮



德州聖安東尼奧市(San Antonio)  
一個無家可歸的人，  
睡在別人公寓的樓梯下。





在休士頓市區裡，  
兩個流浪漢自他們  
陸橋下的「公寓」中  
醒來。

的，唐恩身上很快就沾滿油污，甚至滲到毛孔裡。冷風像冰刀，未曾準備睡袋禦寒的新遊民很容易凍死在車上。

除了躲避警察，他們還得當心「為殺人而殺人」的狂徒。奧洛維爾（Oroville）、鹽湖市（Salt La-

ke City）、尤馬（Yuma）等地都發生過貨車廂上的遊民在熟睡中被刺殺、槍殺或推下火車的案件。這本專輯的作者和攝影者，也曾在奧洛維爾和丹佛受到暴徒的攻擊，險些被電線勒死。

清晨三點，他們抵達堪薩斯市，

小心翼翼地走出調車場。唐恩蜷縮在凍結的溝渠裡等待日出。

當天他們找了一棟廢棄的穀倉棲身，等著次日搭車前往帕布羅（Pueblo）。晚上唐恩半躺在屋內，匆匆吸食一罐賣血換來的羹湯。

次日他們一大早就潛入調車場，





提心吊膽等了大半日，才爬上一節載運汽車的車廂。風雪交加，糧食也吃完了，飢寒交迫的唐恩，躲在一輛福特小貨車裡苦撐十九小時，才到達目地的。

一行人轉到丹佛，只見滿街都是

帶著背包找工作的異鄉人。這裡的求職者比聖路易還多！唐恩的希望頓成泡影。記者和攝影者傾囊為唐恩租了一個廉價的房間，給他一個月的時間慢慢找工作。

在這個廉價的小旅店中，唐恩拿

出三個小孩的照片：「為了奪回他們，我不惜到鹽坑底做苦工。」

記者和攝影者離去時，心中充滿疑慮：唐恩能成功嗎？他會不會從新遊民變成萬劫不復的老遊民，甚至「路倒」而死呢？他們幫助了唐



一個老婦向往來的路人乞討銅板。

恩，對成千上萬像唐恩一樣的遊民却感到無能為力。

### 失落了的人性

失業率居高不下，許多城市怕外來者搶走工作機會，對遊民非常仇

視。他們關閉帳篷區，立法禁止人睡在橋下，禁止人在路邊公園過夜，甚至在垃圾箱內噴灑殺蟲劑，使遊民沒有食物可撿，斷絕他們的生路。

失業的恐懼使人變得自私、殘忍

這個失業的人，正在收集空鋁罐，一天可以換取七至五分美金。

、褊狹、不講理，連最起碼的人道精神也失去了。

有一位婦人就會說：「海上難民應該被送回他們自己的國家。我看過他們在拉斯維加斯的旅館工作。你可曾見過他們流落街頭？沒有，他們都找得到工作。」「我們願意洗地板，我們願意洗馬桶。我們的要求不多，只求有地方容身，就是沒有人雇用我們。」

仇外的情緒遍及美國。底特律曾發生一位中國青年被失業者活活打死的案件。兇手一面揮棒一面大吼：「混蛋，就是因為你，我們才找不到工作！」

遊民之間也常為生存而發生慘烈的爭鬭。



等待工作機會的隊伍。

### 何處是歸程

嚴冬到了，稍有餘錢的新流浪者住進廉價旅社：房間濕漉漉、床鋪沾著幾十年的汗垢，老人咳個不停，大廳的地板吱吱嘎嘎響，樓下放著「謝絕訪客」的標幟。

一文不名的人只能在橋下，在廢棄的廠房之類的地方躲避刺骨的寒風和雨雪。

五十七歲的瑪麗摸黑走到火堆前。她丈夫泰德和另外十幾個遊民也陸續醒來。他們住在一棟廢棄的廠房內。火光映出十四張沉痛的面孔。今天是他們在此的最後一天了。加州警察跟他們在日落前離去。

瑪麗說：「我們住在這裡又礙著誰了？除了老鼠，誰要這種破廠房呢？」

三個農場穀倉的臨時工人，在悶熱的工寮內進食晚餐。

自從去年泰德被一家鋸木廠遣散後，他們便備嘗艱辛：夫婦兩個人帶著炊具和衣物，乘公車往西走，找不到工作，錢却用光了；雨季裡找到這個地方，住了一個月，如今連這棟破廠房也不容他們棲身。人家說這兒有工作。狗屎！工作連買都買不到！有錢人愈來愈有錢，窮人愈來愈窮。」

瑪麗蹣跚地走來走去，留意着窗

外——他們要在警察露面前離開。該走啦。

他們像鼯鼠般鑽出牆洞，站在雨中，一一背上他們僅有的財物。有人要跳上貨車廂，轉往別的地方；有人要找別的廢宅居住。泰德和瑪麗目送他們消失在遠方。

雨水濕透了瑪麗的外套，泰德的臉上也滿是雨水。他咳嗽了。瑪麗伸手摟住他，在他耳邊輕輕說：「



來自芝加哥的機械操作員佛瑞德·被公司遣散之後·流浪到加州·一直找不到工作。



情況會好轉的。讓我們讚美上帝吧。情況會好轉的。」一對老夫婦就這樣相依相偎站在雨地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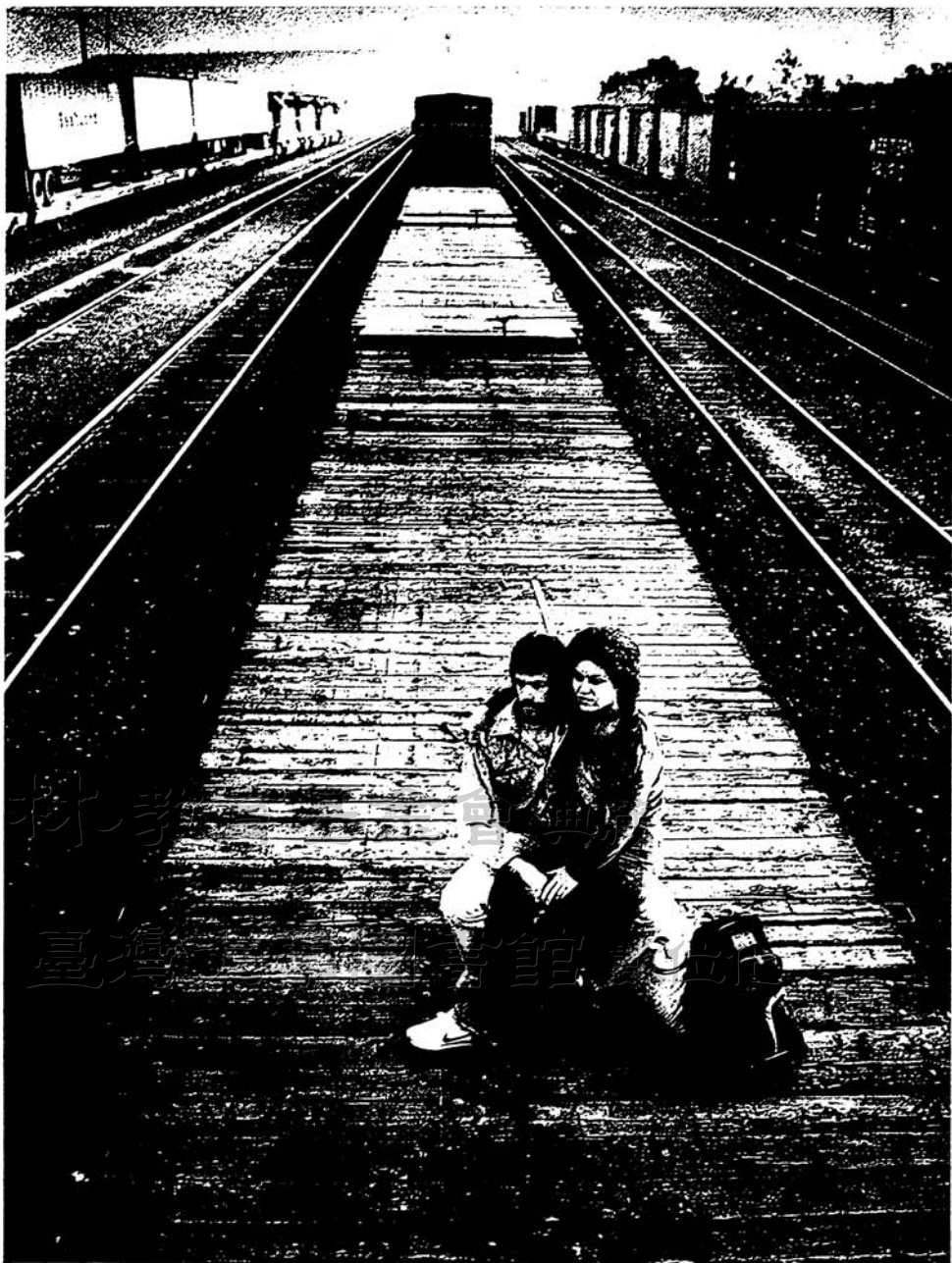
吉的文字和威廉生的報導攝影，透過這本「茫茫天涯路」的專輯，立刻凝聚了美國國內的關切，同情和讚譽的聲音交湧而至。探討、分析和救援的步驟，却仍然是紙面的文章。在飄泊的路上，這些新游民

的前途，依舊茫茫。

這使我們想起了1933年，美國經濟大恐慌的時代，失業的人們搭乘着貨車漫無目標的四處尋找着工作；50年後，歷史彷彿又走了回來，癱瘓的經濟情況重新上演了這段歷

美國新遊民的故事，透過馬哈利





加州奧洛維爾市  
的一對年輕夫婦  
·在尋找工作途  
中·等待前往北  
部的火車。

史。

新的流浪族生存在一個扭曲變形的世界，他們拚命爭取的，只不過是藉以裹腹的食物與一塊遮風避雨的屋頂而已。但是，在這個充滿了疑懼挫折的環境裡，他們還得小心翼翼地，隨時提防着持有木棍或槍械等凶器的亡命之徒。

美國的國力遠遠超過了30年代，但是，新遊民的處境，却愈益艱難

了。

「美國新遊民」系列的報導攝影作品，曾得到1983年的全美新聞攝影「評審特別獎」與「尼康國際人道攝影獎」。他們的工作，為美國的社會福利和現實景況，提出了一個新的視野與反省；也為那些沉淪在現實壓力下的人們，給出了一份可能的注目和關懷。

誠如攝影者威廉生所說的：「我

做這篇報導的動機十分簡單，只是希望人們經由這些照片，了解到遍佈在真實世界裡的流浪漢，他們的境遇會有多糟。無論是控制着民衆荷包的政客也好，或是有能力伸出援手、付出更多關愛的一般人民也罷，都應該認識一個事實，那就是：有許多人正陷溺在困厄苦難之中。」